

1930年

第

卷

第

4-5

期

小學校高級用

新時代國語教授書

第五四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正在成熟的世界經濟危機，羣衆失業與

## 罷工行動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擴大會議根據馬奴夷尼斯基同志的報告通過的決議）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估計國際經濟狀況，特別指出資本主義戰後發展的第三時期的根本特質是帝國主義內外根本矛盾的急劇尖銳化，現時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速度的加快，國際工人運動的革命浪潮的深入和擴大，與殖民地國家中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成熟，是這些矛盾急劇尖銳化的具體表現。十次全會決議說：「一切都顯明地宣告美國資產階級所高唱的特異繁榮的口號的破產」。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及殖民地的長期衰頹的狀況之下，三個月以前在美國開始了的經濟危機，使國際資本主義的各種根本矛盾尖銳化的速度加快到極點，打消美國「永遠繁榮」的資產階級的神話（胡佛），給予社會民主黨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一個致命的打擊。

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揭露了關於「美國除外主義」的改良主義觀點（羅福斯通，柏爾）的虛偽，揭露了「市場價格，競爭 危機的各種問題，在國內已經代之以組織的

問題，而日益成爲國際經濟的問題」（布哈林）的可憐的理論不能成立，證實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及執委第十次全會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的正確。

## 一 危機，失業增長與資本主義矛盾尖銳化

一，美國生產過剩的危機的意義的加倍嚴重，是由於牠恰是在生產力增長與銷售市場的縮小之間的矛盾特別急劇尖銳化的條件之下生長出來的，在這時期：慢性病似的衰頹時期的延長深刻地成爲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傾向，世界經濟許多主要部門（煤，紡織，造船等等），在幾年過程中都不能脫出危機，在許多另外工業主要部門（橡皮，煤油，有色金屬，銀等等）正進入危機之中，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感受着深刻的農業危機，有些國家的原料及鄉村經濟生產品過剩（美國，坎拿大，澳洲，阿根廷），而另有些國家——主要的是殖民地國家（印度，中國）的食品又非常缺乏。

美國經濟危機正使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很大的部份陷於沉重的經濟衰頹的境遇。在東歐及中歐許多國家（波蘭，波羅的海國家，奧國，巴爾幹半島國家），因爲廣大羣衆空前貧困之結果，又因爲戰後的分割，封建殘餘的存在，世界帝國主義的控制，遂使延長的經濟衰落與危機日益加劇，更加造成了普遍的政治危機的前提。殖民地的經濟危機是由於財力資本憑藉土著封建制度而施行的掠奪之發展，由於普遍的種植單純爲市場而生產的農產品，使殖民地（印度，埃及等國）在經濟上完全受帝國主義國家變動不居

的行情控制；更由於殖民地生原料的價格比一切製造品及其他農產品的價格跌落得特別厲害。在純粹殖民地國家中，因為帝國主義，土著地主與資產階級對勞苦羣衆之無情的榨壓，與工農之空前的窮困，這一危機更特別厲害。

二、從資本主義制度一般危機的基礎之上生長起來的美國危機，日益增加其國際的性質：（一）因為美國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地位中佔有支配的作用（美又多佔百分之五十的世界出產，現金儲蓄最多）；（二）因國際托拉斯，新狄加的組織，資本輸出的發展，國際借款制度的盛行，使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形成縱橫錯雜的密切聯繫，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捲進經濟危機；（三）因國內市場的縮小，推動美國資本加緊在國際銷售市場上的進攻，同時就使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縮小；（四）因美國資本爭奪市場的鬥爭，將影響到國際價格的低落，使弱小的競爭者破產；（五）因美國生產的縮小，使輸出原料和半製品到美國的國家（日本之絲，安南之橡皮，巴西之咖啡）連帶着發生危機。這就使看到處價格低落，股票跌價，紙幣流通縮小，已經開始了的許多殖民地國家的金融恐慌，破產增加，生產低落，以及工資低落與失業到處增加，等等現象表現出來的美國危機，開始波及到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去。

同時，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各國的危機現象的形式，程度和性質的不一致。在有些國家中（如加拿大，澳洲）美國危機的影響直接引起他們的危機形式；

在另些國家中（東歐，殖民地，中國與印度，南美各國，日本）佔有廣大領土的正在開始的經濟衰頹；在第三種國家中（德國）——一般經濟危機正在增長；在第四種國家中（英國）許多最主要工業部門的慢性衰頹加劇，在第五種國家中（法國）——危機現象的最初徵候已經發生：生產開始降低，裁減工人，股票跌價。

經濟危機加深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危機，使其內外各種矛盾尖銳化，使動搖的資本主義穩定崩潰，使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革命浪潮速度加快。

三、危機給予工人階級以不可數計的困苦，其中最痛苦的是廣大的羣衆失業，這種羣衆失業與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銳減和加緊資本主義合理化是緊相關聯的。

在美國，便是在最近幾年生產增加的過程中，因為異常加緊剝削工人之故，在業工人的數量還是減少的。失業數目日益增長，已達到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在紐約省的失業人數已達到自一九一四年來所未曾有的最高度。雖然失業數量是這樣巨大的增長，世界上最富的美國資產階級，直到現在還未實行對於失業的國家保險制度。

在經濟危機不過才開始的德國，失業數量已超過三，五〇〇，〇〇〇人。  
在還未正式走進危機情態的英國，失業者已由一，五〇〇，〇〇〇增到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在日本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失業。

在工資低降得可怕和工作時間延長的法西斯蒂的意大利，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工人失業。

在波蘭，每三個工人中，有一人是失業者，——共有失業三〇〇，〇〇〇人。在奧國和捷克斯拉夫有四〇〇，〇〇〇人失業。

在工業無產階級數量比較很少的南美洲，失業人數亦達到一，五〇〇，〇〇〇。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失業總數已達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連他們的家庭計算起來共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陷於赤貧的困境。此外，如幾百萬工人每週不能完全找到工作，而且時時感受到失業危險的威脅，更使失業大批的增加。失業羣衆的境遇真是不堪忍受，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他們或者是得不到國家方面任何的幫助，或者是得到極細微的津貼。

慢性失業更佔着極大的可怕的範圍，因農業危機而破產的最貧的農民羣衆，走上勞動市場上成爲勞動後備軍。資本家利用他們來更加大大地減降工資。在地主，農場主，農業資本家之下過着奴隸生活的鄉村無產階級，尤其特別痛苦。在殖民地，資本主義合理化簡直是無情的毀滅勞動力，在工業和鄉村經濟中不可數計的失業，使幾百萬的勞動者白白地餓死。同時，資本家以延長工作時間的政策代替縮短工作時間的辦法，使在業工人所受的剝削也達到非常緊張的程度。

資本家的壟斷組合及其國家毫不留情地步步加緊進攻工人階級，加強對工人的壓迫，實行開快車，使工人更加筋疲力竭，裁減已經很低微的工資，使廣大羣衆的生活條件惡化到極點。

四、世界危機的發生恰當蘇聯經濟強大的發展的時候，在這一發展的相形之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就愈加嚴重。所以這一危機對於資本主義更加有致命的打擊。社會主義經濟在不斷地堅決減少失業和不斷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文化程度的基礎之上得

到人類歷史上空前所未有的速度的發展。無產階級在發展自我批評和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基礎之上，增長了無產階級的積極與創造性（社會主義競賽，衝鋒隊，在所有各間及各個工廠作坊中）。農民對於蘇維埃政權及聯共政策的信仰鞏固，——保證了工業強大的發展，保證了鄉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加快，並且保證了千百萬農民羣衆走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小規模的個人的農民經濟大批的過渡到大規模的集體化的經濟，便是這一轉變的實現。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的實行，對於一切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陰謀的無情的鎮壓，盡力廣大實行七小時工作和轉變到四日工作週，五年計劃加速在四年內完成——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勝利。毫無疑義的，這一切就改變了兩種世界經濟制度的力量的對比，而且有利於國際社會主義，這一切使蘇聯現在更加成爲加深資本主義危機和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般被剝削羣衆更革命化的有力因素，共產國際指明



蘇聯經濟的強大發展與工人階級的正在勃發的熱情，正戰勝在自己程途上發現的困難與進行對一切仇視無產階級份子的反抗。責成所有的各國支部在工人羣衆及一切勞苦羣衆中普遍地進行闡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的解釋工作，以便把勞苦羣衆團結在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旗幟之下。

五、經濟危機的發展使各資本家的壟斷組合及其國家相互間爲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極端尖銳化，使保護主義政策極度的厲行，使資本主義世界走近新的帝國主義戰爭。英美爲世界霸權而鬥爭，英美之間瘋狂似的軍事競爭，一方面，美國向英國的領域和保護國施行劇烈的進攻，另一方面，英國爲保持其原有地位——特別在南美洲的地位，拚命的鬥爭，——這種隱藏在軍事政治力量的重新結合與虛偽的裁軍會議（如倫敦海軍會議）的各種戲法之下的鬥爭，海軍在最新技術基礎之上的重新武裝，與美國資本及其歐洲競爭者在國際市場上及在歐洲本身的衝突增長是緊相配合的。

在這些條件之下，楊格計劃（戰勝國資產階級在美國財政資本的領導之下和得到德國財政寡頭政府同意的綱領）的意義：一，是加緊剝削和降低生活水平而奴役德國無產階級的計劃，二，是加強戰勝國財政資本威力的計劃（從德國榨取幾百萬萬）。——因此，也即是資本家降低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對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的進攻的計劃；三，是對蘇聯財政封鎖（賠款銀行）和軍事進攻的計劃；最後，四，楊格計劃使帝國主

義國家間因分贖問題起着尖銳的鬥爭。

因此，共產國際主席團號召共產國際各支部，特別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共產黨，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尤其是德國無產階級，反對楊格計劃，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爲工人階級的革命專政的勝利的鬥爭加以積極的援助。

帝國主義列強企圖把經濟危機的致命結果轉移到經濟上和政治上被人奴役的國家身上去，增加對於附屬國的壓迫，加強在殖民地的壓榨和財政剝削，擴大暴力行動，軍事佔領和公開搶奪窮困農民的土地的辦法。

因帝國主義國家爲重新瓜分世界的殘酷鬥爭的開展，因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的緊張，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的發展，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尤其是武裝進攻蘇聯的戰爭的危險正在增長着。蘇聯鄉村經濟的集體化，消滅富農政策的實行，取消了在干涉戰爭中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最後的內應者，不能不引起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線的積極加緊和擴大，不能不引起受全世界社會民主黨積極贊助和發起的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新挑釁行動。（美法對於中東路問題的干涉，墨西哥與蘇聯絕交，英法德的擁護反革命教徒的反蘇聯運動，以及羅馬教皇領導一切宗教反動勢力反對蘇聯）。

擁護蘇聯和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威脅，成爲共產國際一切支部的主要任務，現在比任何時期都更爲迫切。

## 二 第一二國際當權的政黨

在危機開展的狀況之下，社會民主黨的作用表現得特別顯明，他是惡化工人階級經濟地位及變國家機關為公開的法西斯蒂專政的武器，同時也是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及進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政策的積極前驅。

在德國，社會法西斯主義一年半主政的成績，指明了牠是在聯合政府的名義之下執行德國資本家意志，幫助他們實行加緊壓迫工人階級及準備新戰爭的政策。

社會法西斯主義口頭上高唱保障和平和減輕凡爾塞和約及道威斯計劃所加於德國勞苦羣衆的負擔，實際上實行接受戰勝國資本更進一步地奴役德國工人階級的楊格計劃的政策，以及擴張海陸軍備，把德國捲入反蘇聯戰線的政策（宣告偽造蘇聯貨幣的白黨無罪，與波蘭訂立反蘇聯的條約……等等）。

社會法西主義口頭上高唱保障政治上的德謨克拉西，實際上實行對工人階級加以與日俱增的壓迫的政策：禁止在資產階級政府之下公開存在的紅色先鋒隊。成立反對共產黨及反對一切革命無產階級組織之「共和國保護」法，處罰共產黨出版物，不僅禁止工人示威，而且社會法西斯蒂的警察公開槍殺示威羣衆。

社會民主黨口頭上大喊「經濟民主主義」和擴大社會立法，實際上其政策給予德國工人的是：財政資本公開專政的鞏固，驅使成千累萬工人失業的資本主義合理化進一步

的實行，失業保險法的惡化與直接取消工人社會救濟的威脅，完全加在工人階級肩上的地方稅捐的增加，實際工資的降低，法西斯蒂化了的社會民主黨的工會機關用工賊的方法反對職工運動中的革命反對派及罷工工人，從職工會中大批開除革命工人。

七、在英國，與德國同樣的各種趨勢就決定了工黨政府的政策。工黨在選舉時宣傳的是：總撤廢軍備，改善與蘇聯間的關係，在殖民地的（首先是在印度）民主改良，改善工人階級地位，減輕失業，而事實上做出來的是：不僅繼續執行保守黨政策，而且進一步地惡化工人階級地位及壓迫殖民地（實行資本主義合理化，減低紡織工人工資，流血手段壓迫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噤裡說裁軍的和平主義詞句，手裡做海陸軍備的增長事情。「工人政府」表面上說改善與蘇聯間的關係，實際上用更狡猾的方法繼續保守黨反蘇聯的政策（亨德遜在關於舊俄債務和「宣傳」問題上的態度，干涉中東路問題幫助南京政府強盜，亨德遜最近擁護反蘇聯的反革命教徒的言論等等）。

在殖民地的民主改良的實際是：在印度的恐怖壓迫的加強，在南非洲流血鎮壓黑人運動，在巴力斯坦組織阿拉伯人的屠殺，與埃及訂奴役性的條約。

改善工人階級地位的實際是：降低工人（紡織工人，鐵路工人）的工資，公開破壞恢復礦工工人七小時工作日的成約，頒佈惡化失業工人地位的新法令。

這就是第二國際兩個主要黨在歐洲最大資本主義國家當權的實際。

在不當政的國家，社會民主黨對於最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的反對工人階級和共產黨  
的各種辦法經常是直接最積極的參加，公開的與白俄携手領導瘋狂似地反蘇聯的運動（  
法國）；積極贊助資產階級政黨實行法西斯蒂的憲法（奧國）；動員自己所有力量幫助  
法西斯蒂反對共產黨員與革命工人的恐怖手段（波蘭）。

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越尖銳，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分子變成財政資本寡頭統治的警察  
附屬品也越快，社會民主黨在保護資本主義制度，鎮壓工人階級與殖民地革命以及準備  
進攻蘇聯的戰爭等問題上的作用也越積極越直接。

「左派」社會法西斯蒂與整個社會民主黨一樣地繼續着完成這種劊子手的作用，不  
過採用着更隱晦更狡猾的方法，因此，他們就成爲工人階級最危險的仇敵。

## 六 罷工鬥爭，失業工人運動，示威運動——共產黨的任務

九 經濟危機加速了資本集中的過程與中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增加了農民羣衆（特  
別是在殖民地）的窮困，資本主義合理化的結果又加強了空前未有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方式，就帶着絕大的力量來加深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矛盾。

因此，階級鬥爭便尖銳化起來：在資產階級的營壘裡，法西斯蒂主義的傾向增長，  
在危機的影響之下，一切更加採取恐怖手段去鎮壓羣衆（格殺罷工工人，解散工人階級  
的各種革命組織，逮捕工人階級的先進戰士，從企業中把共產黨員及一切革命工人驅逐

出去……等），在另一種營壘裡，——革命浪潮日益生長，無產階級鬥爭的戰線日益擴大，殖民地及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羣衆日益捲入一般革命的潮流。

十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已指出工人運動已經從前此一時期的相當消沉現象，進入工人階級日益左傾的時期。共產國際執委十次全會特別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新革命高潮的生長，許多地方反攻資本進攻的羣衆經濟罷工的發展（魯爾，洛茲，法國紡織工人，美國南部及印度孟買罷工），許多示威（法國的示威，五一在柏林與波蘭的示威），都是這一發展的表現。然而無產階級的這些行動還是帶着孤立的性質，而且只包括幾個無產階級的中心區。

共產國際執委十次全會後的工人運動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在正在成熟的世界危機及羣衆失業的狀況之下，革命高漲更加進步的發展。

在爲無產階級經濟要求而鬥爭的基礎之上，在全世界範圍內正在開展的罷工運動特點是：牠一天一天地脫離和反對執行工賊作用的改良主義工會，無組織的工人日益積極的參加，罷工的領導機關在鬥爭過程中已普遍的由羣衆自己建立。

在各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罷工運動顯然地向前增長。在法國，一九二九年的罷工人數比一九二八年增多一倍，在一九三〇年初罷工運動即表現更向前發展；在英國，一九二九年的罷工數量比一九二八年增多幾倍，在德國，雖在過去一年中經濟罷工的

數量減少了，但經濟罷工都帶着更酷烈更頑梗的性質，同時，在許多國家中，罷工通常是伴着羣衆示威，示威的結果工人與資產階級國家武力機關起流血衝突，也是常見的事實（美國，澳洲）。

或爲增加工資，或爲反對減少工資而發生的經濟罷工，最大多數通常是帶有政治性質，轉變成同盟罷工（法國所有罷工的百分之十六），轉變成擁護被資本家開除和處罰的工人的罷工（德國），以及轉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組織的罷工（羅馬尼亞）。就是在最殘酷無恥的法西斯蒂恐怖統治的國家中，罷工運動還是衝破了法西斯蒂專政的藩籬（意大利）。

十一 在已經走進危機狀況的國家中，革命浪潮正繼續生長着。雖然有時候經濟罷工的數量減少，但罷工的情形都更尖銳化，還有許多其他的鬥爭形式也可以表現無產階級羣衆的積極性。

失業運動廣泛地與罷工運動並駕而來，失業運動化作飢民隊，化作工人階級向政府和國會要求給予失業者麵包和工作，要求社會保險和由國家與資本家救濟失業工人的政治示威，化作被資產階級與社會法西斯蒂聯合力量殘酷壓迫的羣衆示威，這一運動逐漸捲入更廣大的失業與在業工人羣衆，在各地建立起失業委員會和失業代表會，摧毀資產階級的法律，在街道上實現工人羣衆的權利，並且動員廣大工人羣衆團結在共產黨的政

治口號的周圍（德國，波蘭，羅馬尼亞的最近許多示威）羣衆的政治罷工的口號，已是今日的議事日程。

十二 危機的發展和深入並不僅惡化了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危機殘酷地加害於農民羣衆，首先便是其最貧的階層，在這樣基礎上革命的農民運動便開始活躍起來（意大利，波蘭，希臘，羅馬尼亞），在有些殖民地國家中，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及民族革命運動匯合起來，發達到最大的範圍。中國反革命統一的破產與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的鬥爭尖銳化，革命的農民運動新浪潮便與牠們相伴而來（游擊隊與農民軍）。在印度，在深刻經濟危機與恐怖統治加緊的基礎之上，與大罷工（加爾克答，大印度鐵路）及政治示威同時並存的，有農民羣衆的革命騷動（彭加布），在安南，現在正發展着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一點，就是雖然革命浪潮在階級鬥爭的形式及其尖銳化的程度上都表現不平衡的發展，革命浪潮確是繼續生長，使工人階級走近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最主要的任務。

十三 在共產國際十次全會以後，在各國共產黨中，都發生在六次大會的路線基礎之上進一步的思想上的團結和鞏固的過程，與不正確的傾向（首先就是右派與調和派）作堅決的鬥爭，把腐朽了的和半社會民主主義的成份清洗出共產黨去，第十次全會，估



計右傾機會主義不能存身於共產國際中，估計調和派事實上是轉到右派的地位上去，這都完全證實了。

十次全會前，即被共產國際開除了的德國捷克斯拉夫，美國右派叛徒，對於工人階級的一切根本政策和策略問題已走到與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一致的地步，在十次全會後形成和已被共產國際開除的瑞典右傾機會主義反對派（齊尼布孟），以及法國黨內的在左派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分子，也都形成這同樣的變化。（在所謂擁護工會大同盟的虛偽旗幟之下的叛徒大聯合，所謂工農黨的廣告式的宣傳）。

右派的叛徒們與社會民主黨一樣的站在繼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觀點上，否認革命浪潮增長與戰爭危險增高的事實，提出與社會民主黨一樣的理由反對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獨立策略，企圖以社會法西斯蒂的工會機關的紀律來束縛在改良主義工會中工作的共產黨員，擁護共產黨員與社會法西斯蒂的統一戰線，積極參加社會法西斯蒂對於共產黨及蘇維埃的襲擊，並且供給襲擊的材料。

以托洛斯基為首領的托洛斯基主義的小殘渣實際上也是走這條道路。可以斷定托洛斯基主義叛徒們與右派叛徒們對一切策略與政策的根本問題的觀點，完全一致。托洛斯基主義與各國右派完全一致的公開的締結反共產黨的同盟（漢堡與中國），他們所做的都是為社會民主黨作直接走狗和企圖破壞各國共產黨的工作。

共產黨反社會民主黨與奪取羣衆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堅決鬥爭，需要盡量揭露打着共產主義旗幟的社會民主黨的走狗——右派與托洛斯基主義叛徒們的假面具，繼續清洗企圖在共產黨內起這一作用的所有成分，戰勝共產黨隊伍中一切機會主義的傾向，右派是主要的危險，「左派」也要克服。

十四、在危機開展，階級鬥爭向前尖銳化和革命浪潮成長的狀況之下，各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奪取無產階級的基本羣衆，是動員廣大勞苦羣衆（農民，破產了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壓迫民族），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及其領導之下，是保證黨在一切羣衆運動中的領導，是引導這些運動（罷工，失業運動，示威）——很多時候帶着自發的性質——走到有組織的政治鬥爭的道路上去。特別是引導牠們走到使工人階級走近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的政治罷工的形式上去。

爲實現這一階段上的這些主要的和有決定性的任務，根據十次全會決議，必須

- 1 鞏固黨的組織，尤其是生產支部與工會黨團，擴大吸收革命的工人羣衆到黨的組織中來，因此，進行徵收新黨員的運動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運動雖然進行的程度很不够，但在德國及美國最近幾月已有成績了。

- 2 在盡力加強宣傳鼓動工作的條件之下，必須保證共產黨工作方法與方式的改造能適應於領導無產階級，僱農和最貧農階層的羣衆運動（無產階級的罷工，失業運動，

示威，以及本國的和殖民地的僱農，最貧農民的羣衆運動）的任務，實行這些羣衆運動實際上應有的準備。在英國這一工作方法與方式的改造任務特別銳厲，在這一點上共產黨已出版的日報，應當盡其偉大的作用。

3 爲實現基本任務——奪取羣衆的任務，在目前世界危機正在成熟的條件之下，羣衆左傾化的過程一定加緊的——在改良主義的工會中工作，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一工作是在實行把工人羣衆從改良主義叛徒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的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基礎上。此外同時需要共產黨加緊在革命工會中（法國，捷克斯拉夫克，美國）的工作，加緊吸收工人羣衆加入這些工會，保證共產黨在一切由下層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羣衆鬥爭的機關中（工廠作坊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失業委員會等等）的領導作用，在這種基礎上鞏固在改良主義工會中的革命工會反對派以便牠將來正式在組織上形成獨立組織。據上述一切，在德國的任務是鞏固革命工會運動的隊伍和這一運動的組織中心。

4 正在開展的罷工鬥爭，在許多國家是與工人階級的其他政治鬥爭方式（羣衆示威，同盟罷工等等）緊相混合着。羣衆政治罷工的口號廣大通俗化就成爲共產黨的當前任務，而在黨的本身工作上需要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方法並用起來。這樣在波蘭準備工人階級在正在成熟的一般政治危機中起領導作用，是黨的迫切任務。

5 殖民地與附屬國的共產黨的中心工作，應當是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以

及保證其階級獨立性，這是奪取無產階級在城鄉勞苦羣衆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作用的根本條件。在中國的任務是鞏固共產黨與赤色工會，以及奪取在國民黨工會中的羣衆和保證工人階級對於革命的農民羣衆的領導權。在印度，第一個任務便是建立無產階級真正領袖的共產黨。在南洋羣島與安南的共產黨員面前，也擺着同樣的任務。

#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

立三

現時革命鬥爭的發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提出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嚴重的任務擺在我們前面。如果對於這些問題不能找到正確的列寧主義的解答，我們將會犯到可怕的嚴重的錯誤，甚至斷送革命。我在最近幾期的紅旗上面寫了一些短篇的論文來解答這些嚴重的問題。雖然是零碎的篇章，却還可以找出系統的貫串。又因迫於實際工作不能再作長篇論文，所以把他彙集起來重行在布報登載，暫給這些問題以初步的原則的解答。

## 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

一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最大的商品和資本市場與原料的供給地。因此中國是整個帝國主義的經濟組織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帝國主義的統治失掉了中國，便是帝國主義——首先是世界三主要帝國主義日，英，美，滅亡的到來。所以中國革命成爲世界革命主要柱石之一。

中國革命最主要最嚴重的敵人是帝國主義，所以中國革命的勝負不只是一定要決定於國

內的無產階級廣大工農勞苦羣衆的鬥爭力量，而且要決定於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力量。同時中國革命的勝負也必然要決定世界革命的勝負；中國革命的勝利必然緊接着世界革命的勝利；沒有世界革命的勝利，也決不能保障中國革命勝利的持續。這是半殖民地

的中國，與蘇聯不同的條件得出來的必然的結論。

中國革命的開始，不只是要遇到殘酷的國內戰爭，而且馬上要遇到更殘酷的國際戰爭——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革命的戰爭。這一戰爭只有，而且必然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與中國革命及全世界殖民地工農勞苦羣衆站在一邊（無疑的社會主義的蘇聯是這一戰線的領導者）全世界帝國主義與全世界殖民地的封建地主資產階級站在一邊；作決定各自壽命的最後的搏戰。中國革命要在這一最後的搏戰中取得勝利，同時世界無產階級也會在這一最後搏戰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完成社會主義的世界。

如果有人拿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國民黨政府可以用外交政策來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來比擬將來的形勢，那麼，他是完全沒有瞭解中國革命的階級關係的轉變——那時帝國主義還可以採用引誘中國資產階級叛變的方法來消滅中國革命——與整個國際形勢的截然不同，無疑的這樣忽視對帝國主義的殘酷鬥爭是極危險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只有在與帝國主義作決死鬥，取得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強大的援助與共同鬥爭的條件之下，才能保障最後的勝利。所以更加鞏固與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聯繫，特別

加強世界無產階級對中國無產階級的信念，加強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以取得他們對中國革命的強大的援助與及時的一致的行動，這是準備中國革命勝利的主要的條件，這是中國指導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而且是國際與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嚴重的任務。

## 二

依據中國這樣的客觀條件，取消派的人們便得出了他最無恥的結論，「中國革命高潮，只有在世界革命或者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才有再來的可能，並且才有勝利的可能」。這樣等待世界革命與帝國主義戰爭再來革命的觀點，這不只是沒有進一步的去瞭解國際與中國的客觀條件，而且沒有瞭解極粗淺的革命的各部分的力量互相推進的作用。這形成了他「睡在李樹下等候李子落到口裏來」的最無恥的懶漢的觀點。

帝國主義是中國主要的統治者，固然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不能保障中國革命的勝利；沒有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決難有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勝利；可是就帝國主義統治的整個世界來看，中國是帝國主義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是最尖銳最嚴重的地方，這就是說帝國主義束縛世界的鎖鍊中，中國是最薄弱的一環，就是革命最易爆發的地方。所以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國爆發的可能，而且這一爆發以後，必要引起整個世界革命的興起。

中國是世界之主要帝國主義——英日美衝突最厲害的地方，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與社會主義的蘇聯直接接觸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最嚴重的地方，同時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最易為尖銳化的地方——譬如現在每次工人的經濟鬥爭，都迅速的轉變為嚴重的政治鬥爭以至武裝衝突。這樣一切帝國主義的根本矛盾都集中到在中國，這造成中國無可挽救的經濟政治的危機，造成不斷的軍閥混戰，造成統治階級無法穩定而日趨崩潰的基礎，造成工人階級與廣大勞苦羣衆只有日益走上革命來找自己解放的出路。這就是中國革命最易為爆發的主要原因。

假如中國革命要首先爆發，自然要遇到極殘酷的鬥爭，極嚴重的犧牲，然而這是歷史付與的偉大的使命。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有最大的決心準備最大的力量來完成這樣偉大的歷史使命。誰想逃避這樣的使命為這樣空前的殘酷鬥爭所嚇怕，他就必然成爲取消主義者，客觀上就是帝國主義統治的支持者。

## 三

目前革命形勢無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據中國的經濟政治的條件，在全國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黨的任務是在準備全國革命高潮之下最嚴重注意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條件。

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是全國革命政權的建立，是全國革命勝利的開始。根據



上面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的分析，更可知道一省與幾省的政權的奪取，是有的他嚴重的國際意義。他不只是馬上要遇到殘酷的國內戰爭而且馬上要遇到殘酷的國際戰爭。所以在我們準備這一勝利的條件的時候，必須嚴重注意這樣偉大的殘酷的鬥爭，決不容許我們有絲毫的兒戲。

我們要特別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要準備各種革命勢力的平衡發展，要準備全國的配合，而且要特別加強與世界革命的鬥爭聯繫，這都是準備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世界革命浪潮的正在發展，無疑的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可是世界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注意——雖然有共產國際的指導與號召，還是不夠，所以我們在準備偉大的革命鬥爭的時候，要嚴重注意與國際無產階級的聯繫，而且我們應當要求國際動員全世界無產階級注意中國革命問題，準備擁護中國革命偉大的鬥爭。

## 論革命高潮

### 一 革命形勢決定黨的戰略

黨的主要戰略，是要依當時的客觀形勢來決定；我們要正確的精密的去估量客觀形勢就是爲着要確定我們的戰略，與戰略的轉變。在有革命形勢與沒有革命形勢時，以

及在一般的革命形勢和革命高潮時，無產階級列寧黨的戰略是完全不同的。

六次大會正確的指出：「現時沒有廣泛羣衆的革命高潮，……：武裝暴動只是宣傳的口號」，「將來新的高潮時，便應把武裝暴動從宣傳的口號變成直接實際行動的口號。……」

所以我們提出革命高潮問題是有嚴重的戰略轉變的意義：如果離開黨的戰略而斤斤於現時是否是革命高潮的爭論，或者說「黨的戰略並沒有甚麼不夠」，而對革命形勢又估量是「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名詞的爭論。這是十足的書生式的清談，完全不是列寧主義者提出問題的方式。

## 二 革命高潮的標誌

現時形勢，無疑的是革命復興，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勢。可是在全國範圍內的確還沒有表現出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主要的標誌。

對的，現時土地革命是有空前的發展與深入，生長了很多的蘇維埃區域，特別是紅軍的擴大與鞏固。工人鬥爭與罷工運動也在繼續不斷的興起，兵士羣衆也在日益革命化。然而這些只能說是革命高潮將要到來的形勢，還不能說是革命高潮已經到來。

革命高潮的主要的標誌，一定要注意革命勢力中先進階級——工人階級的鬥爭形勢。只有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湧現了工人鬥爭的高潮，廣泛的甚至落後的工人羣衆都表

現出對政治鬥爭的積極，才是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標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動搖統治階級的根本，才能領導各種革命勢力匯合起來，進行奪取全國政權的武裝暴動。現在工人鬥爭的形勢，的確比以前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已經漸次從國民黨黃色工會領導之下脫離出來，走向反國民黨反黃色工會的鬥爭；從和平合法的鬥爭方式之下解放出來走向直接鬥爭。這樣的不同的，的確有嚴重的政治意義，證明工人階級已經得到很多的政治經驗，已經有了更高的政治覺悟，成為革命高潮將要到来的主要徵兆。可是另一方面的確表現出還停留在一廠一業的鬥爭，還沒有匯合成為偉大的爭鬥，還表現出時起時伏的散亂的形勢，特別是還留有不少的對國民黨黃色工會幻想的殘餘，以及最主要的產業工人——鐵路，海員，兵工廠，市政工人，還沒有普遍的積極起來，這些現象就可說現在還不是廣泛羣衆的革命鬥爭的高潮。自然在現在軍閥混戰日益擴大，統治階級統治的力量日益削弱的形勢，經濟與政治的恐慌更加嚴重的形勢，特別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形勢，革命高潮的到來決不會是很慢的。而且在這樣客觀條件日益成熟之中，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有爆發革命高潮的可能，這是要我們嚴重的注意，決不可絲毫忽視的。但是即令明天就爆發革命高潮，今天這樣的估量，仍然不免是錯誤的。

就一般的說決不是每一個工人羣衆的總罷工都可以發展成爲革命高潮，而必須有其他各種必要的條件的配合。在現在中國的形勢，有了農村暴動的廣泛的發展，有了工

農紅軍的迅速擴大，有了兵士的動搖與自覺的轉變的事實的增加，有了統治階級這樣嚴重的危機，的確只要是在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爭鬥，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這更是我們應當特別嚴重注意的。因此取消派在估計客觀形勢的時候，完全把農民暴動的發展除外，現在更進一步的與國民黨同盟的言紅軍爲土匪，這除掉幫助統治階級欺騙羣衆來消滅革命以外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

三 目前主要的危險仍然是對革命形勢估量不足的右傾觀念

我們對於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左傾幼稚的觀念固然應當避免；可是目前主要的危險，仍然是對革命形勢估量不足的右傾錯誤。在現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之下，左傾的觀念，只要還沒有犯到過早暴動的策略上的嚴重錯誤的時候（當然，如果我們不及量不足的右傾錯誤，不要說連到策略問題，就是這種觀念本身已足灰懶羣衆鬥爭的勇氣與決心，已經是幫助統治階級鬆懈革命陣線緩和革命鬥爭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們應當嚴厲的指斥這種觀念的錯誤！

我不願意多來批評取消派的「現在絲毫沒有革命高潮的象徵，只是統治階級穩定，革命低落時期」的說法，因爲這不過是幫統治階級宣傳的無恥的勾當。經濟的事實已

經回答他：嚴重的工業恐慌與軍閥戰爭所造出來飢荒與破產都是表示出革命的形勢。政治的事實也已經回答了它：反動統治的恐慌，戰爭的擴大與延長特別是工人鬥爭的尖銳化，農村暴動的普遍發展，紅軍的擴大與兵士的革命化。這難道還不夠說明革命形勢的存在與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嗎？如果否認這些事實，那麼，他若不是瞎子便無疑的是在無恥的替國民黨蔣介石作宣傳。我要勸動搖於取消派的人們（聲明一句決不是勸陳獨秀彭述之劉仁靜梁幹慈……等純粹的取消派，因為他們已經是自覺的階級叛徒，列寧主義的叛徒），去拿列寧著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資基第七章甚麼是國際主義中論到當時歐洲革命形勢的一段細讀二遍，便瞭然於這樣的真理，便可知陳獨秀彭述之們現在幹的甚麼勾當！

現在要特別批評的就是黨內現存的一種對工人鬥爭的悲觀觀念，他並不否認革命形勢的發展，他覺得現在工人鬥爭沒有如農村鬥爭一樣的高漲的形勢，也還是對的。可是他因此便懷疑到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他覺得工人鬥爭很難有很快的高漲，這就是極危險的右傾錯誤。在他這一分析上，缺乏一點非常重要的認識。他只機械的看到了現在羣衆的組織力量還是很薄弱，黨的組織是更加不夠，便結論到革命高潮不會很快的到來。他却不知道在經濟政治的恐慌日益嚴重，廣大羣衆失業破產飢餓死亡沒有出路，這些革命客觀條件日益成熟的時候，再加以統治階級改良欺騙日益破產和羣衆鬥

爭已在發展的條件，那麼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有爆發革命高潮的可能；而且在革命高潮到來的形勢之下，羣衆組織可以飛速的從極小的組織發展到幾十萬人甚至幾百萬人的偉大的組織，同樣，黨的組織也可以在幾星期甚至幾日以內變成廣泛的羣衆的黨。這是在革命的歷史上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證。如果在黨決定策略的時候不抓住這樣的客觀形勢，無疑的要犯到嚴重的右傾錯誤，而且無疑的將會成爲革命發展的尾巴，甚至阻礙革命，那就已經是十足的機會主義了。

自然這樣的認識決不會使我們鬆懈對於加強城市工作的特別注意。因爲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尤其要特別加強黨在工人羣衆中工作，極力擴大羣衆的組織與黨的組織，加強羣衆的鬥爭力量與黨的政治影響；然後才能樹立強固的基礎促進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領導革命的徹底勝利。否則革命高潮的爆發，將使我們措手不及，而又受到嚴重的失敗（不管這一失敗是如何暫時的，都是嚴重的罪過）。所以特別注意工人運動的工作，加強赤色工會的組織，組織政治罷工與同盟罷工是目前黨的最主要的任務。

## 準備建立革命的政權

目前全國範圍內還不是革命的高潮，但顯然的是逐漸接近於這種革命高潮的形勢。因爲如此，所以準備建立革命政權的問題，在目前便應該使廣大羣衆的嚴重注意，因爲

他造成了最近鬥爭的目標，他已經有了實際的策略意義。

就全國範圍內看來，革命的羣衆鬥爭，工人，農民，士兵，紅軍，確是一個普遍發展的形勢。從哈爾濱，唐山，天津以至武漢，上海，廈門，廣州，香港，都是平衡的向前發展。在目前這一統治階級大破裂的客觀形勢之下，使着無產階級的先鋒——共產黨，必須顯明的認清最近革命發展的前途。革命高潮的客觀條件已經無疑義的正在成熟，我們只是不能預料其爆發的時日，只是要盡量準備着這一爆發，只是要用最大的主觀的努力，以配合與促進這一客觀形勢的發展。

在這樣形勢之下，怎樣去建立革命政權將要成爲策略路線的中心問題。我們黨第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案上說：

「反動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

這個原則在目前接近革命高潮的客觀形勢之下，他有嚴重的策略上的意義。他告訴我們，當全國範圍內已經到了革命高潮的時候，但革命政權或許不能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

因爲中國在經濟上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集中的組織，還沒有壟斷全國經濟之唯一的中心。上海是長江流域的統治中心，但還不能說是全國的唯一中心。南方的經濟中

心是香港。北方的經濟中心是天津，滿州的中心是大連與哈爾濱，他們固然都受上海的影響，但上海並不能絕對的支配。這種形勢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使全國政治上有許多封建軍閥的勢力，將中國分裂成一種顯然割據的局面。這不僅對統治階級有嚴重的影響，他同樣也影響於革命發展的前途。柏林的暴動，可以——並且必然——使整個德國起來響應，巴黎的勝利便是在整個法國勝利，但中國確沒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這樣的作用。上海是中國第一個產業中心，這裏若發生了暴動，自然對全國以至對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但他並不能馬上使全國反動勢力都完全死滅，一九二七年的三次暴動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其他的城市，自然比上海的領導作用還要小。在這一種形勢之下，革命勢力在某一省或某幾省得着勝利之後，反動統治還不免可以在其他省區內保持一個相當時期的最後掙扎。我們的任務是要力爭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前途，建立全國的革命政權。來完成我們全國革命的勝利。

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雖然還不是全國範圍內的革命勝利，但他必已經是有全全國範圍內之革命高潮。這種政權雖然建立於一省和幾省，但他的基礎一定不只是依靠於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勢力，而必然要依靠於全國範圍之廣大的革命高潮。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一省或幾省的政權，不但不是一個和平割據的前途，並且比現在各省蘇維埃區域還要更激烈的爭鬥，極力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經過一省或幾省的政權，過渡到



全國範圍內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

## 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的條件

六次大會指示我們：

「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與幾省重要省區首先勝利」。

最近政治事變與革命形勢的發展，已顯示出全國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可是另一方面雖然全國的統治階級無疑的都在日趨於崩潰，然而各省軍閥維持他的統治的力量上已有明顯的強弱的不同；因此全國的革命鬥爭雖是同樣的日益尖銳，而發展的速度與各種革命勢力配合，也就表現在某幾省區更加成熟的形勢。這完全證明六次大會指示的正確。因此在準備全國革命的勝利的任務之下加緊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已成爲黨的目前的總的戰略。

第一，首先要瞭解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是與全國革命高潮不可分離。「沒有革命高潮的條件之下，這種勝利沒有可能實現」（六次大會）。因此要取得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首先要注意全國的配合，沒有全國的配合，決沒有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現在軍閥混戰的擴大與加深，無疑的是更便利於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條件；可

是只要革命已經或者將要在一省幾省勝利的時候，反動勢力的各派、各省軍閥，尤其是各帝國主義，馬上要拋棄他們相互的矛盾聯合一致的來壓迫革命。以前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政府可以割據廣東一年來準備自己的力量形勢，在現在蘇維埃革命的階段是絕對不會有的事。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以後必然是緊接着殘酷的戰爭，不僅是消滅反動勢力的內戰，而且是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際戰爭。如果不是有全國革命的高潮，如果不能調動全國無數千萬工農兵士勞苦羣衆，一致堅決的與反動勢力作拼死的決戰（並且還要加上全世界無產階級尤其是蘇聯的有力的援助，一致的鬥爭），決不能克服反動勢力爭取全國的勝利。所以一省與幾省政權，必須是緊接着全國革命的勝利，決不能有甚麼「割據」，「偏安」的局面。所以在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時候，如果只注意在某幾省區的狹隘的範圍而忽視了全國工作同時加緊的配合，便是絕對的錯誤觀念。

第二，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無產階級的偉大門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中心城市，產業區域，特別鐵路海員兵工廠工人羣衆的罷工高潮，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想「以鄉村來包圍城市」，「軍憑紅軍來奪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種幻想，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所以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的條件，特別要加緊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產業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組織政治罷工，擴大到總同盟罷工，加緊工

人武裝的組織與訓練，以創造武裝暴動的勝利的基礎，是準備一省與幾省政權奪取的最主要的策略。還要特別認識，在統治階級日趨崩潰，鄉村的統治日益失敗的時候，必然要緊抓着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作決死的掙扎，因此城市的爭鬥必然要比鄉村還要殘酷十倍。所以在城市尤其重要產業工人中，樹立起摧毀不壞的基礎，喚起着廣大羣衆拚死鬥爭的決心，是目前最嚴重的工作，是戰略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第三，在中國客觀經濟政治條件之下，單只無產階級鬥爭的高潮，而沒有農民的暴動，兵士的譁變，紅軍的有力的進攻，各種革命勢力的配合，同樣是絕對不會有革命的勝利。而且在這四種革命勢力中，缺乏任何一種，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輕視農民，不要紅軍的思想，無疑的是企圖消除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消滅革命的戰鬥力的反動思想。同樣，認現在城市的工人的鬥爭尚未高漲起來，要現在農村中採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紅軍的發展的等待觀念也是極端錯誤的。農民在革命中作用的偉大，比以前俄國革命的情形，還要嚴重得多；在土地革命中產生出偉大的紅軍力量，更是中國特有的條件，這是托洛斯基主義取消派所絕對不能瞭解的，所以托洛斯基主義的危害革命，在中國尤爲嚴重。現在的形勢，工人鬥爭固然還沒有進到革命的高潮，農民暴動與紅軍發展也還是表現着不夠。我們應嚴重注意加強工人的鬥爭力量，決不應過慮農民與紅軍的發展超過城市超過工人。因爲即令農民與紅軍的發展超過城市，超過工人，決不會

有害於城市工作有害於工人鬥爭，而且還可以幫助工人鬥爭更便利發展的條件。所以我們的策略，不是停止農民與紅軍的發展，而是要特別着重工人鬥爭力量的加強。所以我們對於農民與紅軍，同樣要採取積極發展，擴大與進攻的策略。

四月二日

## 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

現在革命的發展，無疑的是日益接近着新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這一形勢的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把廣泛的落後的羣衆——無論在城市與鄉村都是一樣，都捲入到政治鬥爭的漩渦。因此加緊準備武裝暴動，準備並促進這一新的高潮的到來，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革命政權，成爲黨的目的的中心任務。

按照中國客觀的經濟政治的條件，這一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將要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決不能與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分離，尤其是要爭取這一勝利，必須是工人，農民，兵士，紅軍鬥爭力量的總的匯合，特別是工人階級的領導。沒有極廣泛的罷工運動，沒有中心城市的政治的總罷工，決不能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

因此無疑的，紅軍是主要革命力量之一，可是想單憑着紅軍的力量，來奪取一省與幾省的政權，建立全國革命的政權，便是一種異常錯誤的觀念；因爲不只是不可能的幻

想，尤其是這樣的觀念，便會在策略上忽視着我們最主要的工作：組織工人的爭鬥，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工人的武裝隊。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們的頭腦與心臟，軍只斬斷了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制他的最後的致命。這一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的殘酷的爭鬥，主要是靠工人階級的最後的激烈爭鬥——武裝暴動。所以忽視準備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不只是策略上的嚴重的錯誤，而且會成爲不可饒恕的罪過。

這一偏向的來源由於不信任現在工人階級的力量，工人鬥爭的悲觀觀念。他覺得「現在革命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鄉村的發展，特別是紅軍的擴大遠超城市，遠超過工人的鬥爭。」因此便形成單憑紅軍的力量可以奪取政權的觀念。而在策略的結論上便必然走上忽視應特別注意加強組織工人鬥爭的偏向。

自然從這樣對工人鬥爭悲觀的觀念出發，而走到這一策略的偏向，還是比較積極的較好的一方面，更壞的一方面必然會走到取消紅軍，取消農民暴動，取消革命的取消主義派傾向上去。

就現在的鬥爭形勢看，鄉村已有極廣泛的農民暴動，蘇維埃區域普遍的發展，而城市工人階級的鬥爭，只是一廠一業的罷工而沒有形成偉大的政治鬥爭，的確是表現不平衡。不過這僅僅是表面的，今天的形勢。至於階級鬥爭的實質與廣大羣衆的政治覺

悟，無論城市與鄉村的確是同樣的異常的尖銳。無論在南方與北方，在任何一個城市中的工人鬥爭，每一個很小的經濟鬥爭都很快的轉變為嚴重的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政治鬥爭，轉變為殘酷的武裝鬥爭；而且激烈的反黃色工會反國民黨的鬥爭，已經普遍的在工人中發展，在上海，天津，青島，武漢，都爆發了政治罷工與示威運動，這就充分表現出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其所以還沒有匯合成為偉大的總的政治鬥爭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統治階級白色恐怖的鎮壓，統治階級鎮壓革命的力量還超過工人鬥爭的力量。無疑的現在統治階級是日趨崩潰的末日，可是正因為他在日益恐慌，特別是在鄉村已表現失敗的時候，他必然要儘他的力量在城市中作頑強的掙扎。這樣就造成城市工人鬥爭，更殘酷的更嚴重的條件，這樣就造成今日城市工人鬥爭還沒有總的爆發的形勢。如果統治階級在城市，也如在鄉村一樣毫無統治的力量了，那麼，便已經到了他上斷頭台的最後的末日。

因此，城市的鬥爭，既然更加嚴重，更加殘酷，所以更需要偉大的強固的革命的主觀力量，才能衝破白色恐怖的鎮壓，戰勝統治階級，促進他的死亡，就現在主觀力量的估計，的確，無論在黨與羣衆的方面都還是異常不夠。因此特別注意工人羣衆中的工作，加強黨與羣衆的力量，組織政治罷工與同盟罷工，以匯合現在還在散亂的鬥爭形勢，成為偉大的革命高潮，這是黨準備建立革命政權任務的最中心的策略。

可是還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要認識現在軍閥戰爭的繼續擴大，無可解決的經濟政治危機迅速的加深，無疑的要使到統治階級統治的力量繼續削弱，更促進工人鬥爭力量的飛速發展，而造成革命高潮的更成熟的條件。這就是說現在統治階級這樣的鎮壓，僅僅是企圖維持自己壽命的掙扎，不只是不能由這一掙扎重復走到「穩定」的途程，而且一掙扎只是加速他的崩潰。因為統治階級無辦法緩和根本的政治經濟的危機，自然最後掙扎的白色恐怖，只是更促進廣大羣衆的憤慨與鬥爭的決心，使最落後的羣衆都會漸次認識除掉推翻現在的統治，毫無生路。所以我們目前特別注意加強工人鬥爭的力量，是有很便利的客觀條件。雖然這一鬥爭是異常殘酷的，可是，確有很快發展的可能。並且在這樣客觀條件更加成熟的時候，將會在一瞬間，爆發出偉大的爭鬥，這就是說從現在到工人革命的高潮；決沒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因此如果只看見現在工人的總的爭鬥尚未形成便主張停止紅軍的發展以等候工人爭鬥，是異常錯誤的觀念。

所以特別注意發展工人鬥爭的力量，組織政治罷工與同盟罷工以加強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力量，這是現在黨準備新的革命高潮，首先奪取一省與數省政權，建立革命政權的中心策略。單想憑藉紅軍的力量以奪取政權自然是錯誤的觀念；如果企圖停止紅軍的發展以等候工人鬥爭的高潮，甚至主張取消紅軍，那就走到了與取消派的觀念毫無根本的區別了。

## 建立革命政權與革命轉變

現時全國革命鬥爭無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勢。因此準備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建立革命政權的問題，已經提到黨的任務的前面。緊隨着這一問題要同時，而且必然同時提出的就是革命轉變——從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

目前革命鬥爭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是消滅封建勢力的土地革命，所以無疑義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取消派認為現在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終了，是使我們放鬆民主革命的任務，放鬆動員廣大羣衆的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的民主思想。可是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份，因此民主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同時也必須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澈底勝利與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可分離，而且必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鞏固與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勝利。這就決定民主革命的勝利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勝利。

革命已經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時候，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必然要用盡一切力量來反對革命，經濟怠工，組織反革命的暴動與武裝進攻等。這一殘酷的戰爭是對帝國主義買辦地主階級的戰爭，同時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戰爭。這時革命政府爲着力爭全國革命的勝利，不只是要沒收土地，沒收帝國主義的銀行企業工廠，



使民主革命幹到澈底而且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以剷除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武器；並且爲着對付嚴重的經濟封鎖必然要實行組織生產，管理生產。同時在政治上，爲着對付這樣頑強的反革命的進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獨裁的政權，這就必然需要從工農專政進到無產階級的專政。政治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沒收資本家的工廠企業和銀行，由革命政府來組織生產管理生產，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了。所以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中間決不會有絲毫的間隔。

如果以爲革命一定要在全國勝利以後，才能開始革命的轉變，這是嚴重的錯誤。因爲這時革命政府如果不堅決執行階級的政策沒收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和銀行以剷除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武器，不只是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會障礙着力爭全國革命的勝利，這就是革命的自殺政策。所以革命轉變的階段論，無疑的是極端危險的右傾觀念。另一方面如果以爲「革命勝利的前夜，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開始勝利後，革命政權一開始建立便是純粹社會主義的政權」，也是錯誤的。這就忽視了革命轉變的過程（不管這一過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是一必然經過的），忽視了這時反帝國主義反豪紳資產階級的殘酷戰爭，還需要民主革命的口號和政策以動員千萬，萬萬羣衆來克服這一反革命的進攻。所以這一錯誤的觀念，也是很危險的。

革命勝利的開始，必然就是更殘酷的階級戰爭，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除掉極力進

行反革命武裝的進攻外，必然還要用盡一切方法來引誘尚留在革命戰線的小資產階級（鄉村殘留的富農與中農，城市中的小商人……等）來反對革命。所以在革命轉變的過程中不可免還要發生新的動搖與叛變。所以我們決不應幻想革命的和平轉變，而要從現在起運用我們正確的策略，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建立僱農的獨立組織並鞏固與貧農的聯合，肅清富農的影響，穩定中農的動搖，以減少將來革命轉變的困難。這樣正確的堅決的策略，的確有決定將來革命轉變，比較順利的嚴重意義，不容我們絲毫忽視的。

決定這一革命以及革命轉變勝利的另一重要的條件，就是已經勝利的蘇聯無產階級的有力的幫助，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興起。依據中國半殖民地的條件，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與世界革命的勝利將是不可分離。中國革命對帝國主義的空前猛烈的爭鬥，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就目前世界革命浪潮正在高漲的條件來說）同時沒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高潮，決不能保障中國革命勝利的持續。所以特別加強中國革命在國際無產階級中的宣傳，特別是加強鬥爭的聯繫，實在是目前嚴重的任務，是準備革命勝利與革命轉變的主要條件之一。

# 論國民黨改組派

瞿秋白

「中國裡面，應當是：或者中國的莫索里尼，像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的人，得勝，隨後再被土地革命的浪潮推翻，或者武漢。蔣介石和他的黨徒，企圖站住在這兩個營壘的中間，一定應當倒下去，和張作霖張宗昌的命運相同」。——（斯達林）

現在的情形，早已證明蔣介石的「中國基瑪爾主義」的完全破產。蔣介石從所謂「中間營壘」，滾到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營壘」裡去。張作霖雖然死了，張宗昌雖然失敗了，他們的軍隊或者僅僅保存在滿洲，或者大部分崩潰了，可是，他的社會基礎——封建勢力，仍舊在全中國占着統治的地位，不但在經濟上，並且在政治上還是占着統治地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企圖「改良」中國到「民族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嘗試，正確些說，改造中國到「以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半殖民地」，來代替從前「以封建勢力為基礎的半殖民地」的嘗試，顯然是破產的了（很相對的比較：「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時期，俄國的農奴制度的專制政體，向着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方面進了一步——」。中國，却連這樣的一步，也沒有做到）。「北伐勝利」後幾個月內的資產階級的幻想（財政會議，經濟會議等），「中國基瑪爾主義」——「嚇壞了的資產階級的迷夢」（統一裁兵，關稅自主），很快的都驚醒了，對於資產階級自己都明白

了。固然，南京政府比較起北京政府不同，中國現在的南京政府已經不是純粹的地主買辦的政府，但是，他亦沒有能够最終的形成地主和全體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中國資產階級留在國民黨現存政權之內的成份，只是買辦鉅商銀行界和極大的所謂工業家的大資產階級。蔣介石喪失了他在三月二十，四月十二政變前後的社會基礎，（民族資產階級）之後，方才能夠在豪紳地主領導的政府裡面，保存自己的參加，蔣介石已經代表大資產階級。至於民族資產階級的中等階層，却又落到了所謂「中間營壘」，他們對於豪紳地主買辦及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得不立在一「在野黨」的地位。這樣，既然是蔣介石移轉他的社會基礎到大資產階級，投降封建地主，而和他們組成統治的聯盟，那末，在一般的來說，始終還是一「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的人」得勝了；——並不是國民黨消滅了北京政府，這就算當時「企圖站在兩個營壘中間的」那個蔣介石得着了勝利。並且，因為一則在這聯盟之內，封建軍閥占着指揮一切的地位；二則「在中國沒有這樣的政治派別，或者政府，能够實行甚麼斯託柳賓式的改良」（斯達林「論反對派」第六百三十四頁）——連這樣封建地主階級的改良，也不能實行；三則統治着中國的列強帝國主義亦沒有能力實行對於中國的「民族改良」，他們內部的衝突矛盾，更加使他們的所謂「讓步」，所謂「幫助」，只是支配着中國軍閥混戰，進行準備太平洋大戰的步驟，他們只在更加鞏固封建地主的立場，而並不能夠把那中國式的「農奴制度的專

制政體」(「帝國主義皇帝」根據封建地主的掠奪統治)，向着變成中國式的「資階產級的立憲君主政體」，(「帝國主義皇帝」之下根據資產階級的「立憲統治」)的方面，推進一步，——換句話說，就是比較有些和斯託柳賓改良相同意義的一步，他們也不能夠完全做到；所以，雖然中國的封建統治是在瓦解腐敗，雖然帝國主義對華的強盜統治是在發展着內部的矛盾，而有崩潰的危險，然而他們却不能夠找着甚麼新的道路：一方面可以保持帝國主義封建地主的政權和收入，別方面又能稍稍解除中國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的道路，而只有繼續舊的道路：就是利用軍閥割據和混戰，經過買辦地主加緊剝削，同時，發展自己內部的衝突，經過這些「小戰爭」，而向着「大戰爭」的方面前進。

這樣，中國現在的反革命營壘，分裂着兩個政治集團。第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集團，在這個集團之中，有經常不斷的日益發展的內部衝突和鬥爭，他們沒有能力實行甚麼「地主階級的帝國主義的改良」，「可以用來做統治階級的避電針和懸命湯」(Зронуомбог и ерэдсйбс ор на necku)，而變成純粹依靠恐怖政策的統治。

蔣介石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的「稍穩起來」，經過一九二七年四月叛變，到一九二九年七八月的上海經濟會議，用着許多方法，企圖完成「中間營壘」的統治，得到「資產階級的勝利」——當然不是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的勝利

，而祇是保存着地主階級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保存帝國主義對華的統治，自己想得到真正的參加政權，更多份的取得對於中國羣衆的剝削成份。——在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剝削之下，形成新式的買辦國家（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和「中國的國際發展」），這些企圖，都完全破產。比那「地主封建的改良」，自然更加沒有實現的前途。如果蔣介石留在南京政府裡面，那麼，這並不是說「民族資產階級」不但參加政府，而且是國民黨政黨的領袖階級。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之中，那些沒有佔領國內經濟命脈的中等資產階級，並沒有取得政權。他們這個「中間營壘」始終是失敗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第一次的嘗試——蔣介石的國民黨完全變成豪紳地主大資產階級獨佔的國民黨，便幫助汪精衛變成「蔣介石第二」，「三月二十的蔣介石第二」，國民黨裡再發生「第二號的國民黨」（改組派），這是「中間營壘」找着新的表示，新的政治形成，這就是汪精衛的國民黨改組運動，亦可以稱爲中國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嘗試。武漢時代，汪精衛曾經代表所謂「激進的資產階級」動搖的店東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界；這種上層小資產階級在武漢時代害怕土地革命和封建地主的兩面夾攻，受着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而離開革命；武漢的失敗，是「革命喪失了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界」（斯達林「論反對派」第六百二十四頁）。那時，汪精衛就急急乎召集長江流域的商民會議，特別勇敢的起來擁護「工商業者」的利益，站在所謂「反動勢力和共產黨兩面夾攻的地位」

，轉向自由派的資產階級，「反對赤白帝國主義，反對共產和反動」。從此，在一般的發展過程之中，所謂「國民黨的改組運動」就成爲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代表。

上層小資產階級，當然附屬在這種集團裡面。這些階層，在中國劇烈的一般政治經濟的危機裡，日夜處於破產失業的危險前面，同時，很厲害的恐懼工農革命的發展，他們亦都和封建式的土地制度聯繫着，他們並且認爲工人罷工農民抗租的運動是他們破產的主要原因，而工農革命的勝利，更是他們不可挽回的滅亡，他們痛恨帝國主義和軍閥，不是爲着要革命，却爲着帝國主義和軍閥惹起革命的發展。他們絕無疑義的是反革命的力量。他們如果是南京政府的反對派，那麼，正是因爲南京的反革命中心已經沒有力量維持反革命的統治，因爲他們企圖救濟中國的反革命，中國國民黨的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他們的運動，事實上也正是維持這種階級統治的運動，竭力去保持國民黨對於羣衆的影響；現在黃色工會的運動，鄉村自治的運動，青年軍官的運動裡，都可以看見改組派的影響。這就是「第二號國民黨」的意義。中國自由派的資產階級決不能用「民族的民權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制度對抗。恰好相反，中國工農革命運動暫時失敗之後，現時中國資產階級，一般的都和帝國主義混合生長着，或者竭力求得這種混合生長，並且和土地的封建關係密切的聯繫着，這在汪精衛改組派的政綱裡，也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他們必然和第一集團的某些派別結合起來，去反對其

他的派別。中國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和矛盾，例如蔣介石和汪精衛的矛盾，結算起來，亦是附屬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封建地主各派之間的矛盾，結算起來，

這樣，中國反革命營壘的第二個集團，就是自由派資產階級。

「尾巴」、上層的小資產階級，可是領導的階級却無疑的是資產階級；他們是處於「在野黨」的地位，來積極的維持帝國主義封建豪紳統治的反革命力量；他們是用資產階級的政綱蒙蔽羣衆，努力阻止羣衆的革命化，並且要利用羣衆達到自己「分贖」的目的，引導羣衆離開推翻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整個統治的鬥爭。

「中國只有「北京」勝利，或者「武漢」勝利。這個所謂「武漢」現在早已改名爲「廣州公社」了。「廣州公社」是暫時受着失敗了。但是，最近工人運動之中羣衆罷工鬥爭的發展，經濟鬥爭的常常轉變到政治鬥爭；農民騷動的不斷發展，游擊戰爭的擴大和進展，決不是一「退兵時的戰鬥」，兵士羣衆裡的開始騷動，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軍閥的羣衆示威……凡此一切，都明顯的表示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是在生長起來，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營壘，是在「招兵買馬」準備自己的隊伍，收集自己的力量，向着「變軍閥戰爭爲反對軍閥的戰爭」，向着對於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總攻擊的方向進行。

「中國工農革命運動暫時失敗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他的經濟利益和列強帝國主



義的財政資本，已經密切的混合生長着（美，英，日），他聯合着封建的反動派，在保持中國獨立的問題上，已經完全破產，而且走到反對中國獨立的帝國主義的營壘裡去。

現在中國三派軍閥之間的內部戰爭裡，這三派都是各國帝國主義政府的工具，這種戰爭很明顯的指示：中國統治者的各派利益，根本上和中國民族統一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中國的統一以及中國的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和土地革命及一切封建餘孽的肅清，是不可分割的聯結在一起。然而，解決這些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主要任務，却只有在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工農革命新高潮的基礎之下，方才能够實現。這個新高潮的條件，無疑的是在成熟起來，他不能不引導到建立蘇維埃，用來做工農的革命的民權獨裁機關」。〔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體會議議決案〕。

○ ○ ○

中國贊助帝國主義的統治營壘，必須分別下列的兩個集團：一、封建地主大資產階級，二、自由派資產階級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爲什麼？因爲，否則就有兩個錯誤的傾向：（一）是和武漢時代相比，認爲籠統的小資產階級還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認爲汪精衛的改組派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因此，不但忽視反對改組派的鬥爭，甚至於有聯合汪陳派的提議。這種錯誤的觀點，是不看見小資產階級內部的階層之中，城市貧民是在革命的營壘裡，而汪精衛派決不能代表他；這是不看見上層小資產階級現在

不能有甚麼獨立的政治路線，他只是汪精衛派所代表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附庸；再則，這亦是默認整個資產階級已經參加南京政府的國民黨的政權，不合再是「在野黨」，如果是「在野黨」，那一定是籠統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這並且是「暗中」承認國民黨的政權已經是資產階級的政權，承認南京政府的社會基礎，不是縮小，却在擴大。這是像連機會主義估量的私貨。（二）是認爲資產階級既然是絕對的反革命力量（這當然是完全正確的），因此，資產階級和地主沒有分別，買辦及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所謂「左派」亦沒有分別，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地主資產階級亦沒有分別，因此中國只有兩個營壘：一是國民黨，二是共產黨，絕對沒有「中間營壘」，（這兩個「因此」就不正確了）。這種觀點，亦是非常錯誤的，亦是引導到忽視反對改組派以及第三黨的鬥爭，引導到忽視爭取羣衆的任務：引導到黃色工會裡工作的不積極，農民原始組織裡的羣衆工作完全不注意，而且發生農村中的「和平發展」主義，兵士羣衆運動的工作遲緩，而放任那些自由派的青年軍官抓住兵士羣衆裡的相當的影響。爲什麼？因爲想着：反正除共產黨以外，一切都是一模一樣的反動派，反正他們是沒有羣衆的，不能取得羣衆的，羣衆天生是在共產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彰述之在資產階級還有相當革命作用的時候，否認中國有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改良主義的存在，那已經是極有害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現在，資產階級絕對的反革命了，他更確定的用自己的在野黨態度來欺

騙民衆，用所謂「民族改良主義的左派」的名義來引導羣衆走到青天白日主義的道路上去，這樣的擁護反革命統治，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否認民族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特別危險，把他們和封建地主完全混淆一起：蔣介石和李濟琛一樣，汪精衛和蔣介石一樣，一樣的不能影響羣衆，——這就是完全忽視爭取羣衆的任務，引導到很有害的機會主義的消極。

○ ○ ○

封建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內部，是受着列強帝國主義的支配，而在發展着中國的軍閥混戰——各省區的地主軍閥，是在互爭市場和剝削工農的政權機關。資產階級在這混戰之中決不是「希望和平，不願戰爭」。改組派當初的和平主義宣傳，事實上是準備新的軍閥戰爭，以便隨後自己供獻「資產階級政綱的旗幟」給作戰的某些軍閥，而希望參加分贖。現在張發奎果然拿着汪精衛的旗幟對蔣介石宣戰了。照第一種錯誤見解的觀察：應當是「以前蔣桂戰爭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地主的戰爭，李濟琛被捕了，封建勢力也被捕了」——幼稚的中國共產黨員可以做這樣的結論；現在汪蔣戰爭，又是「小資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了，那麼，小資產階級拿着武器和資產階級及地主宣戰，我們無產階級要贊助他」，——又可以做這樣的結論。照第二種錯誤見解觀察下來；應當說：「汪精衛蔣介石李濟琛都是一樣，反正他們的戰爭是軍閥混戰罷了，羣衆自然

而然的會反對軍閥戰爭，無需無產階級的政黨去堅決的獨立的領導」；這就完全忽視自由派資產階級企圖蒙蔽羣衆，贊助某些軍閥去反對別些軍閥，發展青天白日主義的謬誤。

最近對於「變軍閥混戰爲反對軍閥的戰爭」口號的某種猶豫，認爲沒有提出的必要，——這就是那種根本忽視反對軍閥戰爭的任務，將要從忽視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影響裡面產生出來的表徵。

至於反過來說：汪陳派既然代表資產階級，那就在那裡爲着民權主義，爲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文明道路，而和封建地主買辦宣戰，並且能夠經過這樣的戰爭統一中國；說：這種戰爭就等於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機的表現；——那麼，這是根本否認農民戰爭的革命作用，而承認資產階級能夠獨立的實行革命戰爭。這亦是把現在時期和武漢時期的錯誤的比擬。這種論調，簡直是百分之一百的機會主義。這種論調的公開的結論應當是「贊助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爭」！

黨的主要路線，却在於格外努力反對改組派的鬥爭，肅清青天白日主義的影響，獨立領導正在興起的羣衆鬥爭，明顯的指出工農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整個統治，反對整個的反革命營壘；反對一切軍閥的方針。

十月五日

# 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勢

問友

## 一 世界形勢與中國政局的關係

中國目前的政治局勢與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有非常密切聯繫的。世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市場問題的緊張，使資本主義世界所包涵的一切矛盾，都日益尖銳而難得收拾。帝國主義使國民黨進攻蘇聯的計劃，無論在政治上與軍事上都受着可恥的失敗。加緊壓迫工人及各國的共產黨；又遇着了各國工人運動之強有力的發展，到處發生羣衆罷工，示威，以及武裝衝突與巷戰。即是在過去比較軟弱而貴族化的美國工人，現在已經非常迅速的左傾起來。對於各殖民地勞苦羣衆的剝奪，已經引起了歷史上之空前的殖民地解放高潮。最後，帝國主義企圖建立全世界反蘇聯之武裝聯合戰線，企圖表面上造出一些欺騙羣衆的和平空氣，因此而舉行的一切裁兵會議以及最近在倫敦的海軍會議，他們又得了最可慘的結果。這些客觀的事實充分的證明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的正確，他說：

「目前是大戰後的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增長起來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日加劇烈的時期，此時期的矛盾將要達到帝國主義新的戰爭，將要達到偉大的階級衝突，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

## 國主義的大革命。」

我們看見全世界資本主義是在一個嚴重危機的狀態，我們看見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的日益發展，看見廣大殖民地的革命高潮，看見帝國主義矛盾之日益尖銳，最後，看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偉大的勝利，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處於全世界歷史之大轉變的前夜，應當知道由目前形勢走到全世界直接革命的高潮其中絕不會經過一個長期的階段，因此，現在是全世界革命暴動的時期。

這一種國際形勢對於中國政治形勢必然產生兩個結果，這兩個結果都與中國政治及整個中國革命前途有密切的聯繫。

第一，帝國主義在國際既然發生着嚴重的經濟危機，則他們中間必定要更加緊的爭奪銷售商品的市場。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既然發生了激烈的革命鬥爭，則他們對殖民地的壓迫必定更要加緊，一切甘地式的非武力反抗，國民黨式的外交手腕的哀求，絕對不會使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有任何讓步。正因為如此，所以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的競爭與矛盾，必然更加激烈起來。中國是世界上之唯一的最大的半殖民地，在這裡並不只是某一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所以這裏必然成爲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矛盾衝突的焦點。這種條件便必然在中國政治上產生兩種現象，一個是整個帝國主義的勢力必然向中國加緊進攻，而不致發生任何讓步。另一個現象便是各帝國主義必然各自收買一部分官僚

地主軍閥及資產階級，造成永遠不斷的軍閥戰爭。這兩種現象都必然使中國統治階級無論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都日益走向嚴重的危機。這就是目前國際形勢對於中國所必然產生的第一個結果。

由這第一個結果，再加以整個世界革命浪潮的發展，便必然產生第二個結果，就是造成了中國革命發展之比較順利的條件。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客觀上有一個不利的條件便是西歐沒有強大的工人運動的發展，西歐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沒有比較有力的精神上或實力上的援助。帝國主義反而相當的結成一個暫時妥協的局面，一致的壓迫中國革命。目前國際上雖然還不是直接暴動的局，雖然我們依然要遇着強大帝國主義之有力的壓迫，但無論如何，現在已經是全世界資本主義普遍危機的時期，已經是世界革命迅速發展的時期，無疑義的是造成了中國革命發展之比較有利的條件。

十月革命之前，列寧認為俄國是世界資本主義鎖鍊比較薄弱的地方，因為在俄國充滿了一切尖銳的矛盾。現在一切世界資本主義所有的矛盾，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與羣聯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再加以中國內地之廣大農民羣衆之反對封建地主的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這些都集中到中國來了。我們具有一切理由可以斷定：國際形勢是有利於中國革命發展的，說不定要以中國革命的爆發，來引起全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動。

## 二 國民黨統治與軍閥戰爭

我們現在也不必詳細研究國民黨各派的社會基礎，也不必去分析軍閥戰爭中之各派的策略，這些我們久已說過了。現在只需要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的統治已經顯然走向進一步的崩潰，軍閥戰爭的局面還正在無限的延長。

國民黨兩年來的統治，事實上已經自己揭破了對廣大羣衆的欺騙。任何人都不會相信國民黨之「全國統一」，「訓政開始」的欺騙了。除了最落後的取消派陳獨秀們，他還寫着「資產階級政權相當穩定」以外，大概沒有任何人相信國民黨的統治可以「穩定」的。

帝國主義經濟的危機與市場問題的緊張，必然要用各種方法來加緊剝奪以及擴大他們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帝國主義不會對中國有任何政治或經濟上之讓步的，相反的，他們還是繼續向中國進攻，使中國工業逐漸受着顯明的嚴重危機。絲業，棉業，烟草業，麵粉業，火柴業，航業，都受着帝國主義之極大的壓迫，接連不斷的破產，倒閉，或縮小營業，是整個中國民族工業中所普遍的現象。交通的破壞，簡直到了不可形容的地步。北方的饑荒，一天一天的繼續擴大。金融恐慌，米價高漲，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實，這都是整個中國經濟危機之具體的表現。

不僅就國際上看，這種經濟危機沒有緩和縮小的希望，即使就國內政治上，這種



危機同樣沒有任何解決的前提。帝國主義在中國相互的矛盾，中國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中國軍閥制度爭地盤的矛盾，都必然日益尖銳發展。使着中國軍閥混戰的形勢是不能消滅或縮小的。

就目前蔣閻對峙的形勢看，我們很可以預測最近將來之全國軍閥混戰愈加擴大的形勢。北方軍閥所以形成反蔣聯合的，顯然是因為日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努力。日本是在利用北方軍閥的團結，一方鞏固日本在北方的統治，另一方面又藉此以向南京政府威嚇，對整個中國作更大的進攻。關稅協定的成立，無擔保借款之承認整理，這是日帝國主義已經取得的第一步的勝利。在這種條件之下，無論蔣閻戰爭的前途如何，縱然蔣介石可以戰勝閻錫山，而日帝國主義必然要扶持新的勢力以與蔣系對抗，日本絕不允許蔣介石統治北方，因為蔣介石終是代表着美帝國主義的勢力。

若是蔣介石戰敗，閻錫山依然不能建立強固的中央政府，即使閻錫山只想統治長江，或奪取南京，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為美及英帝國主義，絕不允許日帝國主義有這樣大的發展，同時南方地主豪紳資產階級，也同樣不會允許北方軍閥這樣發展的。

改組派目前是在與閻錫山馮玉祥合作的形勢，這一反革命的聯盟其中當然不會鞏固的。一方面因為改組派在目前是依靠着英帝國主義的力量，他不會與日本保持長期的聯合戰線，另一方面，改組派的軍閥領袖終是些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他與北方軍閥

當然不能有鞏固的聯合。譬如關於國民黨的問題，汪閻無論如何是不會一致的。改組派與閻馮自然有合作的可能，但這種合作只是反蔣的合作，為進行軍閥戰爭的合作，他絕不能減少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即使這種聯合得着反蔣的勝利，他必然又開始一新的「軍閥混戰的局面」。

改組派若與閻錫山破裂，若轉過頭來實現了蔣汪合作的計劃，這當然也是一種可能的事。這一種形勢也許是蔣汪共同領導南京政府，而將廣東或其他某省地盤交給張發奎等，共同進行反閻的戰爭。這依然是軍閥混戰的局面。若改組派既不與閻錫山合作，又不與蔣介石合作，則前途自然更是大規模的破裂與混戰。

所以目前的問題，無論任何一派軍閥勝利或失敗，無論統治階級內部進行何種的妥協與合作，國民黨終是一個軍閥混戰的局面，國民黨的統治必然是遇着日益擴大的經濟危機，日益混亂的政治破裂。

### 三 羣衆鬥爭的發展

目前全國的羣衆鬥爭，自然是顯然的日趨發展的形勢。最近三四月以來，北方鐵路工人鬥爭的發展，黃色工會的破產，唐山赤色工會的擴大，部分罷工的實現，總同盟罷工的醞釀，天津，大沽，火柴，麵粉工人的鬥爭，津浦鐵路工人的鬥爭，青島紗廠煙廠的罷工，武漢福源，一紗，宸寰各紗廠工人的鬥爭，人力車夫，煤炭工人的鬥爭，上

傳播連不斷的鬥爭，罷工，示威，武裝衝突，南方海員，造船廠，廣九鐵路，廣州店員，等等，到處都發生着不斷的鬥爭。在農村中，武裝暴動及紅軍游擊隊的擴大，成了非常顯著的事實。全國紅軍的發展，從前多在鄉僻小縣中，現在已經普遍到重要交通區域，不斷的消滅政府的軍隊，佔據城市。江西湖北的反動政府，幾乎僅能維持其在城市的地盤。農民暴動的省區有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四川，河南，最近已經到山東，河北，雖然統治階級不斷的「清」，「剿」，但終是如火上加油一般，使一切暴動區域，蘇維埃，紅軍，游擊隊，都一天一天的繼續不斷的擴大與發展。反動軍隊中的士兵，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所從來沒有的廣大的兵變，特別是在農民運動及紅軍發展的區域，到處都發生過兵變及投降紅軍。

這一種廣大羣衆鬥爭的發展，階級鬥爭的尖銳，只有統治階級認爲是「少數共黨搗亂」，只有完全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纔將他看成一個「偶然的」現象，只有機會主義的取消派，纔認爲這是一「革命高潮的餘波」，或「革命高潮的反面」。馬克斯主義者列寧主義者是認識得很顯明的，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危機所引出來的產物，這是中國統治階級之加速的走向崩潰的表現，這是中國廣大羣衆鍛鍊自己的鬥爭力量而走向革命高潮的一種形勢。

我們自然不否認在目前羣衆鬥爭發展中還有許多弱點，但這些弱點絕不是在目前這

和形勢中所不能戰勝的事。相反的，現在我們已經看見了，羣衆鬥爭中的弱點是正在削弱與減少的。第一個弱點是羣衆鬥爭中的發展還欠有組織性，還沒有匯合成爲大門爭。但現在羣衆組織是正在發展的，赤色工會是正在擴大的，鬥爭是逐漸尖銳的，一個小的經濟鬥爭都時常變成武裝屠殺，大門爭的客觀條件是正在成熟。第二個弱點是黃色工會與改良主義在羣衆中還有相當的影響，但最近這些影響是迅速崩潰的（唐山工人封閉黃色工會，北平路工人打死黃色領袖，上海工人反黃色工會，打取消派等），改組派的假面具，在羣衆面前已經扯破了。第三個弱點是羣衆中尚餘着一些恐懼心理，但這已經是很小的「殘餘之殘餘」了。第四個弱點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薄弱，但這一點仍然不是什麼嚴重問題，因爲目前黨的組織是正在擴大與發展的。

爲什麼這些弱點都可以逐漸戰勝呢？就是因爲客觀的政治與經濟的條件，造成了不可動搖的革命高潮到來的基礎。客觀形勢是正是走向革命的高潮，所以他必然使這些弱點逐漸的消滅。我們無產階級政黨的努力，正是要加緊的去消滅這些弱點，以使革命高潮可以更快的到來。

#### 四 革命高潮問題

經濟的危機是日益擴大，反動的統治是日益動搖，羣衆的革命鬥爭是日益壯大，這就是顯然的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勢。莫洛托夫同志在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上的演講

，曾有這樣一段話：

「我所要說的，就是在這個「第三時期」和直接革命形勢之間，並沒有隔着一道萬里長城，好像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上各時期間沒有隔着一道萬里長城一樣。……實際上我們在「第三時期」中，已經看到新的革命復興的發展，這種復興在適當的時候，一定要發展成爲直接革命的形勢。」

中國目前的形勢正是這樣，革命高潮到來的條件是正在成熟，由目前到革命高潮的形勢，其中並不會有一個萬里長城。尤其是中國是處於不斷的軍閥混戰的局面中，戰爭與革命是有很密切聯繫的。列寧告訴我們，戰爭可以縮短人類發展的歷史，戰爭可以推動歷史的車輪使他們更迅速的前進。全國範圍內的軍閥戰爭，他要更加深一切政治與經濟的危機，更增加人民生活的痛苦與革命鬥爭的發展。所以在目前這種形勢之下，我們便不能預料革命高潮到來的月日，也許革命高潮的到來是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我們爲充分說明革命高潮到來的前途起見，有幾個要點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

第一，革命高潮是政治與經濟上的客觀條件所造成的，他並不是爲少數英雄或某個政黨的政策鬥爭取來的。馬克斯主義者要認識，社會經濟的危機，統治階級的動搖，與羣衆運動的高漲，這必然成爲革命高潮。政黨的作用，僅只是延遲或促進這一革命高潮。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僅只能當着客觀環境已經具備高潮條件的時候，他用主

觀的努力。使革命鬥爭更有組織，使革命高潮可以比較快的到來。若是當着客觀上沒有革命高潮的條件，僅只是某個政黨主觀上企圖造成革命高潮，其結果就必然成爲盲動，是不會成爲革命高潮的。若客觀上已經具有了革命高潮的條件，即使沒有革命的政黨，則革命高潮依然是會發生的，不過這種高潮的結果，往往因爲沒有領導而歸於失敗。因此，我們觀察革命高潮的條件，必須注意於政治經濟與羣衆鬥爭的形勢，並不能拘束於黨的領導。將不斷的羣衆自發鬥爭對於革命高潮象徵之外，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在目前中國的環境中，我們固然要承認我們黨的領導薄弱，但只能使我們更加努力建立黨與羣衆的關係，更加努力的準備革命高潮的到來，絕不能因主觀領導薄弱而否認革命高潮的前途。現在我們已經看見，許多羣衆鬥爭是超乎我們黨領導之外的，假使我們到現在還依然不能認識革命高潮的前途，則將來我們黨必然有不能追隨羣衆的現象，使羣衆完全在黨的前面，則談不上任何革命中的領導。

第二，我們要認識目前羣衆的革命鬥爭，工，農，兵是有適當的平衡，並且，整個說來，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而發展的。我們絕對否認，目前全國農村運動已經超過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我們絕對否認將目前全國的蘇維埃，游擊隊及紅軍，看成簡單的農民力量。這一點在我們估計革命高潮到來的前途上，有很重要的意義。老實說，在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統治了整個中國經濟的時候，在中國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有了相當

發展的時候，假使沒有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會有全國範圍內的革命高潮的。事實上在目前中國的客觀形勢中，我們不僅要承認農民及士兵鬥爭的發展，同樣我們要承認城市無產階級鬥爭的發展，並且要承認城市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是站着領導的地位。關於這一問題，我們不能很表面的去觀察，不能說農村有暴動，但城市則沒有暴動，也沒有大的罷工，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城市的階級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非常尖銳的地步，現在一個簡單的經濟鬥爭都可以轉變為武裝衝突。現在城市中在經濟政治的形勢及羣衆要求上已經具備大鬥爭的客觀條件，僅只因為統治階級是在城市中以強固的白色恐怖來維持其最後的掙扎。我們只要看這樣一個事實，統治階級情願放棄鄉村，但統治階級盡量保持城市。城市雖然「沒有一大鬥爭，但統治階級的大批武裝絕不敢離開城市。明瞭了這種環境的意義，便可知這現在城市工人的鬥爭，決不比農民鬥爭落後。並且在這些蘇維埃區域及紅軍遊擊隊中，無產階級政黨站着絕對領導的地位，因此，更不能將他看成簡單的農民勢力。

## 五 建立革命政權問題

當着客觀形勢順流走向革命高潮的時候，當着我們策略路線應當建築在準備革命高潮的時候，我們黨便必需提出建立革命政權的問題。提出這一個問題，具有很嚴重的策略意義。

革命運動的發展，在全國範圍內看來是比較平衡的。天津所領導的北部，武漢所領導的中部，上海所領導的長江流域，香港廣州所領導的南部，這關內的四個基本區域，他們的革命鬥爭都是向前發展的。但中國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全國還沒有統一的經濟中心，還沒有一個絕對支配全國的中心城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但他對於華南華北的統治還非常薄弱，即對於武漢及長江上游的統治也並不絕對的密切。正因為這一種經濟形勢的反映，所以在政治上造出歷年全國軍閥割據的形勢，在全國範圍內並不是統一，反動統治鞏固的程度並不一致。正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在中國任何一處的革命暴動，他一定不能立刻變成全國革命暴動的勝利。所以在六次大會決議案上便指出中國革命的高潮，有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前途。這一個問題，就應當成爲目前策略行動上的中心問題。

所謂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前途，便是中國開始建立革命政權的過渡形勢。經過這一個政權，纔逐漸的取得全國範圍內的勝利。

我們說在一省或幾省建立革命的政權，這絕不是說我們首先只做一省或幾省的革命。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建立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必然不只是是依靠於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勢力，他同樣必須依靠於全國範圍內的革命高潮。中國的階級鬥爭是非常尖銳的，若是在某一省或幾省建立了革命的政權，則必然馬上引起全國統治階級之嚴



重的進攻。在這時候，若沒有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則必然不能保持一省或幾省的勝利。因此，全國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前途，這是密切而不可分離的。

同時，我們說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絕不是在中國希望這樣一個和平割據的前途。假使組成了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馬上便一定要進行很嚴厲的革命鬥爭，以爭取在全國範圍的革命勝利。所以，一省或幾省的鬥爭政權，他是一個革命過程中的臨時政權，他是一個鬥爭的政權，國內戰爭的政權，領導全國革命勢力向反動勢力最後進攻的政權，他不會和平割據，也沒有和平割據的可能。

這個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我們在那裏去開始建立呢？這是我們不能機械預定的。我們只指出這一個前途，只能指出在反動統治最薄弱而革命鬥爭最開展的地方。在今天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領導的湘，鄂，贛，却有很大的可能。但絕不僅限於武漢有這個可能，因為客觀形勢的變化是非常迫近，我們只能指出革命發展的前途，指出全國革命勝利所必然經過的階段——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

## 六 黨的中心策略

因此，黨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便是爭取在全國範圍內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去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

這一個策略的實際運用，便是使全黨的工作路線堅決的採取一種的進攻形勢，將上

，農，士兵，紅軍，這四種革命力量適當的配合起來，使各種羣衆鬥爭匯合成爲一個偉大的羣衆的政治鬥爭，走向直接武裝暴動的形勢。

在這裡，我們不能指出全盤的具體的工作路線；但我們可以舉出幾個最重要的中心問題。

第一，在職工運動中要堅決的組織政治罷工，因爲現在全國工人羣衆的鬥爭，都是帶着散漫性質，不能匯合成爲一個大的鬥爭。我們若要使無產階級更有強大的階級意識，則必須組織政治罷工，這樣纔能使這些散漫鬥爭有一致的方向。現在的客觀上是具有一切組織政治罷工之條件的，因爲軍閥混戰的擴大，一切集會結社及鬥爭的不自由，雖然很小的經濟鬥爭都可以轉變爲政治鬥爭。要在組織政治罷工這總的策略任務上來擴大赤色工會的組織，擴大糾察隊的組織，加緊對於工人階級的武裝訓練，關於擁護會場，巷戰以及武裝暴動的學習。要加緊在重要產業及交通工人中擴大同盟罷工的鬥爭，要使在業工人與失業工人有一致的團結。

第二，在農村鬥爭中必須改變小的遊擊方式，而盡量配合成爲以城市爲領導的地方暴動。要使農村的武裝鬥爭能以更擴大的發展，適應於新的全國革命的發展，不但不能使他永遠拘束於這些窮鄉僻壤中，並且不能採取所謂「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消極策略。現在的任務乃是要使農村武裝逐漸直接得着城市的領導，加緊在當地城市的工作

而配合成爲地方暴動。過去將發動游擊戰爭看成與城市工作不相關聯的，這是一個不正確的傾向，只有得着了城市領導之後，這種遊擊戰爭纔有更顯明的階級的革命的意義。在游擊戰爭中，必需堅強的建立無產階級的領導，要堅決的肅清富農的影響與發展雇農工會的組織。這纔是在農村工作的中心路線。

第三，在全國長期混戰的時期，在反動軍隊中的中心工作必須是組織兵變，尤其在進攻紅色區域的反動軍隊中。統治階級經濟財政的危機，政治的破產，不斷的戰爭，工農鬥爭的發展，紅軍影響的擴大，這便是組織兵變之最優越的條件。事實上已經有無數次的重要兵變，已經超過了我們黨的領導，使着這些兵變後的士兵並不能完全正確的整個投到革命營壘中來，這是革命發展的一個很大的損失。我們要依靠各地的客觀情形，在軍隊的日常鬥爭以及每日的政治事變上，決定兵變的配合及其發展的方向。

第四，堅決的執行土地革命的政綱，在這一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去擴大蘇維埃區及紅軍。在蘇維埃區域中要堅決的分配土地，消滅地主階級，反對富農的剝奪，并且要建立真正的羣衆代表會議的政權。在擴大蘇維埃區域的政治影響與地方暴動的總策略路線之下，來取得蘇維埃區域的實際擴大。就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來擴大紅軍的發展。農民羣衆武裝，不應該只成爲赤衛隊的組織，他應該組織成正式的紅軍。在中國這一客觀形勢之下，必須有強固的與擴大的正式紅軍，在進攻路線與全國工農士兵的革命

運動有適當的配合，然後纔能更快的促進全國革命運動的高潮。目前全國紅軍確已有了很大的勢力，這裏還需要擴大的發展與統一的指揮。紅軍發展的方向更必要與一省或幾省建立革命政權的問題，有密切的聯系。

將這工人農民主兵紅軍四種主要革命力量配合起來，用反帝國主義擁護蘇聯及反對軍閥戰爭的口號將他們聯系起來。組織全國一致的政治示威，建立全國範圍內的廣大的羣衆組織，將武裝暴動的口號逐漸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這就是我們走向革命高潮的道路。

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堅決的領導着這一全國走向高潮的革命形勢，肅清一切動搖的機會主義的右傾觀念。黨尤其要堅決的取得組織上之擴大的發展，尤其在主要城市及產業工人中。目前六七萬黨員，是非常不夠的，黨必須有數十萬的黨員，更加十餘倍的發展，才能健強這一革命發展中的領導。

我們必要認識，我們現在是處於偉大的歷史事變以前，我們必定要有充分的準備呵！

四月二日

# 一九二九年『五一』以來的工人鬪爭

項英

全國工人階級在反動勢力積極進攻之下，生活的痛苦是日益加深，到了不能維持生活的地位，這必然掀起廣大羣衆起來鬥爭。自去年『五一』以來，全國工人的鬥爭和罷工運動，是不斷的向前發展，日益走向劇烈的形勢；直到今年『五一』，是走到了萬分尖銳化的形勢中，表現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工人階級的鬥爭走到直接革命的道路上。

工人的鬥爭，自去年『五一』以來，不僅是繼續擴大的發展，而且在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普遍發展的現象，上海，天津，唐山，北平，青島，武漢，廈門，香港，無錫，南通，滿州，江西，以至其餘各大小城市，莫不有劇烈的鬥爭發展，罷工運動早已成爲全國一切鬥爭中最主要的鬥爭，同一產業的聯盟罷工和鬥爭，在各地都時常發生，如上海絲廠的聯盟罷工，無錫紗廠的聯盟罷工，麵粉廠的聯盟罷工，唐山五礦的聯盟怠工，北平人力車夫及市政工人的聯盟罷工和騷動，青島日廠聯盟罷工，山東周村絲廠聯盟罷工，江西景德鎮幾萬工人的幾次聯盟罷工，四川自流井鹽井工人二次聯盟罷工，至於各別工廠和職業的罷工，那更是非常之多，就光在上海，從去年五一到十二月底，大小的工人鬥爭，就有一百八十七次之多，江蘇的無錫，南通，海門，常州，蘇州等地同時也

發生了二三十次的鬥爭；天津的電車罷工，電話罷工，店員罷工，地毯工人罷工，提花工人罷工，大沽駁船工人罷工，運輸工人罷工，唐山洋灰廠紗廠工人怠工，安慶店員罷工，江西景德鎮在幾月之間共發生十三次之多的大罷工，武漢最近紗廠大罷工，廈門輕便鐵路工人罷工，公共汽車，碼頭工人，駁船工人等的罷工，杭州人力車夫罷工，廣東寧陽鐵路工人罷工，海員俄國皇后大罷工等，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完全的全國工人鬥爭統計，不然，一定可以得到很多有意義的結論。現在僅就上海來說。

### 從去年五一到去年底的工人鬥爭表：

月	門	參加	方式	領導	關係	結果	原因
5	24	25000	罷工	和平	紗廠一一金屬業	無原	開除五破壞條件一禁組工會
6	28	30000	罷工	赤白	一市政五手工業	無原	一加重工作一待遇惡劣四要
	18		罷工	赤白	四店員三	無原	求改良待遇一一五卅紀念一
	10		罷工	赤白	紗廠六絲廠四煙	無原	開除五關廠三加重工作二姓
	18		罷工	赤白	廠二金屬二市政	無原	扣紅利及儲金三待遇惡劣三
	8		罷工	赤白	五手工業二店員	無原	要求改良條件八改良待遇二
	8		罷工	赤白	五手工業二店員	無原	安插失業工人一

11	10	9	8	7												
31	20	11	12	33												
41300	47700	6600	17000	42000												
21	10	7	9	26												
6	9	3	3	7												
4	1	1														
22	13	8	7	16												
7	5	2	3	7												
2	1	1	2	2												
二印 印刷 二店 員五	二廠 二火 柴一 製一 麻煙	紗廠 一棉 織四 製革 一	業一 一印 刷三 店員	廠二 二市 政二 手工 工煙	紗廠 二四 絲廠 二煙	一 手工 業一	麻二 二市 政一 碼頭	紗廠 四絲 廠二 製	二製 革一 海員 一	麻一 一市 政三 印刷	紗廠 三煙 廠一 製	一役 一製 革一 製片	手一 工四 店員 三公	一市 政九 碼頭 一	廠一 一燭 皂一 製一 麻煙	紗廠 二絲 廠五 煙
19	8	4	5	11												
3	2	3	3	9												
9	10	4	3	3												
分紅 一不 發失 業工 費人 飯金 三不	開除 一關 廠六 增工 時一 待遇	七反 對國 民黨 工賊 一	開除 二關 廠三 拘人 一加 資一	改良 待遇 一反 對廠 規一 要米 貼	開除 五禁 組工 會一 關廠 一姓	扣工 資一 打罵 人一 改訂 條件	二恢 復原 資一 取消 包工 制一	改良 待遇 一	開除 五禁 組工 會一 關廠 一姓	一貼 一按 期發 工資 一要 求撫 卹	開除 三姓 扣工 資一 待遇 惡劣	黨不 准遲 發工 資一 反對 國民	一插 失業 工人 一發 工資 一反 對國 民	加資 一待 遇惡 劣二 打津 貼二 安	資四 待遇 惡劣 二打 人拘 三人	開除 四禁 組工 會二 姓扣 工

年關門爭統計表

廠名	原因	門爭形式	結果
武昌裕源	年關要求	二〇〇〇人包圍	七天工資
第一紗廠	年關要求	布廠八〇代表去交涉，紗廠關車	七天工資
震寰	年關要求	罷工	七天工資
煤業	分花紅加工資	罷工一千餘人	相當勝利
什貨店員	年關門爭	罷工	不詳
米業店員	年關門爭	罷工	不詳
武昌裕源	發工錢	一八〇〇人包圍，與護廠隊衝突	死一人

12	及役二運輸一棉		
28	織四		
27400	紗廠五煙廠三金		
21	屬業二碼頭一手		
5	工業一印刷四店	9	
2	員三棉績五燈泡	4	
22	二建築一舢板一	15	
4			改良待遇一米貼四反對黃領
2			二假期照給工錢一
			開除一禁組工會一關廠一扣
			工資二減工時一紅利五遲發
			工資四加資七打工賊等及稅
			金六



天津 裕大(二月二日)

要求開足暖汽  
反對資本罰工

關車

勝利

寶成

要求花紅

全廠騷動

被黃色工會欺騙失敗

恒源

要求花紅

第一次關車捕去一人  
第二次關車又捕去一人

結果資方允給四萬元，被  
黃色反對，每人僅給四十  
一元工資。

裕大(二月十七日)

要求花紅工資

準備罷工，被工賊破壞，被捕一人

失敗

唐山 京奉路

要花紅發工資

二次包圍打黃色工會及其領袖

勝利後被黃色工會與軍警捕人

唐山本廠

要花紅，反駁班

包圍礦師

被黃色捕去四人，失敗

林礦

反停工，反駁班

三〇〇〇人包圍黃會及礦師

無結果

香港 九龍貨船

要求加薪

八〇〇〇人派代表交涉

代表不去交涉無結果

清潔工人

要求加薪

八〇〇〇人

尚未解決

廣州 汽車

要求加薪

一〇〇〇〇人

相當勝利

人力車夫

減租

數千人

自發的，得到勝利

上海 同興

要求加工資，米貼反對開除工人

一七〇〇〇人罷工二十天

相當勝利

安迪生

成立俱樂部，要求釋放被捕代表

全體一千人，罷工，包圍，武裝衝突

打死一人失敗下去

電汽廠

要求年關加薪

八〇〇人罷工

相當勝利

森大成煤

要求雙薪

罷工

被資會欺騙

英美煙廠

發工錢，反工頭

一七〇人罷工

相當勝利

商務書館

要求加工資

三〇〇〇人

被資會欺騙

培查青工

年關鬥爭

罷工

勝利

花捐業

年關鬥爭

年賞五毫

再附一個統計表，是海員鬥爭統計表：

船名	原	因	鬥爭方式	領導者	結果	果備
俄后	反逮捕工友		直接行動	自發	失敗	開除人
播賣	反欠薪		直接行動	自發	勝利	完全發清欠薪
龍山	反抗黨費		直接行動	自發	未解決	開除人
江門	反抗國民黨會費		消極抵制	海總	未解決	均在醞釀鬥爭
聖亞路兵	反對國民黨組織支部		直接行動	海總	失敗	開除人
上海民船	要求米貼抗捐		罷工	自發	未	

註

詳

廈門海員 反對國民黨會費

罷工 自發

大沽駁船 加薪

罷工

利昌 反對軍費人命

和平交涉 海總 未解決

加拿大 反對頭目破壞劇社

直接行動 海總 第一步勝利 戲箱留船劇社仍在

廣州鹽豐 反對辭人與要求加薪 未詳 未

詳

上面幾個統計表都是殘缺不全的，而且最近二月來的鬥爭，因時間倉卒的關係，沒有能列成統計表，是最可惜的事情，但從這幾個不完全的統計表中，我們已可看出幾個現象和特點：

一、從中國的北方到南方，從東部到西部，沒有一個地方不發生劇烈的鬥爭，沒有一個地方的鬥爭不是日趨尖銳，即使在北方黃色工會有很大的控制能力的，羣衆也一樣劇烈鬥爭起來，證明羣衆的積極性是發展，無論是有組織的或無組織的工人，無論是在黃色工會下或在非黃色工會下的工人，都是一樣的劇烈地鬥爭，鬥爭是一般的發展起來了。

二、鬥爭是日益政治化。從去年五一到年底的統計表中，就可以看出，有很多的鬥爭都是政治的，從年關鬥爭統計表中看出來更加明顯，在海員鬥爭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政治鬥爭佔整個的鬥爭的百分之五十有強；如果我們是拿最近二個月的鬥爭來看（可

情現在沒有製成表，日間當設法製成詳表，另作文詳細分析全國的工人鬥爭，那鬥爭更是政治化了！上海祥昌的鬥爭，唐山南廠的罷工和武裝衝突，中東路和哈爾濱的工人鬥爭，關外北寧路的鬥爭，武漢七個蛋廠的大罷工，南京和記蛋廠的鬥爭，最近上海轟轟烈烈的偉大鬥爭，沒有一個不是政治鬥爭，或者是含有政治的鬥爭。現在的形勢已經到了這一個情形，就是每一個鬥爭一發生就成為政治鬥爭，不是反黃色工會，就是反國民黨反帝國主義，無論大小的鬥爭都是同樣的現象。而且鬥爭一發動就要走上武裝衝突，表現工人鬥爭是走向更高的方式，走向同盟罷工與武裝暴動的方式。所以，在目前的情形，做經濟罷工一定要同時做政治罷工，才能把鬥爭領導起來，才能有廣大羣衆熱烈參加鬥爭。

三、工人階級劇烈地反攻資本進攻。爲說明這一點，最好我再拿一個最簡單的統計表來！

資本進攻與工人反攻對照表（自一九二九年五一到十二月底）：

月份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總計
資本進攻	一二	一七	一五	七	六	六	一八	一〇	九一
工人反攻	一二	一一	一六	三	五	六	八	一八	七九
其他			三	二		八	五		一八

在右表一八八次鬥爭中，資本進攻的佔九十一一次，工人反攻的佔七十九次，可以看見工人階級在無情的資本進攻之下毫無出路之時，是如何的在劇烈地作反攻了！現在一切的資本進攻都要遇到工人階級的罷工反抗。這個鬥爭發展的現象，我們一定要認清，否則便有走到取消路上去的可能！取消派沒有看見工人反攻形勢，只看見資本進攻，因此採取退守政策，主張合法運動，是根本的錯誤了！

四。黃色工會完全是國民黨資本家的工具，而且是日趨法西斯蒂化了。再從去年五一到年底鬥爭統計中，拿領導與結果來看，黃色工會的作用就很明顯可以看出來了。

	勝利	失敗	妥協	無結果	未解決	不明
赤會領導	六五	二四	一二	四	一五	六
黃會領導	〇	一〇	三	四	一	〇
自發	一四	三	二	〇	四	六

在右表裡，黃色工會領導的鬥爭，沒有一個是勝利，說明黃會是用領導鬥爭的方法來消滅鬥爭。而且在目前黃色工會是在每一個鬥爭中來實行壓迫工人了，更加作為國民黨資本家的工具了。

我們再看年關鬥爭的統計，在二十六次的罷工中，沒有一次是黃色工會領導的。其中有十七次的鬥爭得到相當的勝利，其餘的是沒有結果或失敗，都是由於黃色工會的

壓迫或欺騙下去的，充分的表明黃色工會的作用，現在在鬥爭中的一切事實都證明黃會  
是法西斯蒂化，黃會的領導不但大大的縮小，而且羣衆自己起來鬥爭，而且是反黃色工  
會的鬥爭。

五、從五一到年底的鬥爭統計裡，我們檢查鬥爭的原因，開除工人的特別多，有二  
十三次，說明失業是目前的普遍現象，必然的要掀起非常劇烈的鬥爭，一直到武裝暴動  
之前途。

六、以鬥爭方式而論，在五月到十二月的許多鬥爭中，和平交涉或請願等，比較少  
，凡五十九次，反之，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却有一百三十二次之多。中國工人鬥爭已經  
漸漸脫離合法傾向，和平方式，而走向直接鬥爭的正確大道，這是獲得最勝利的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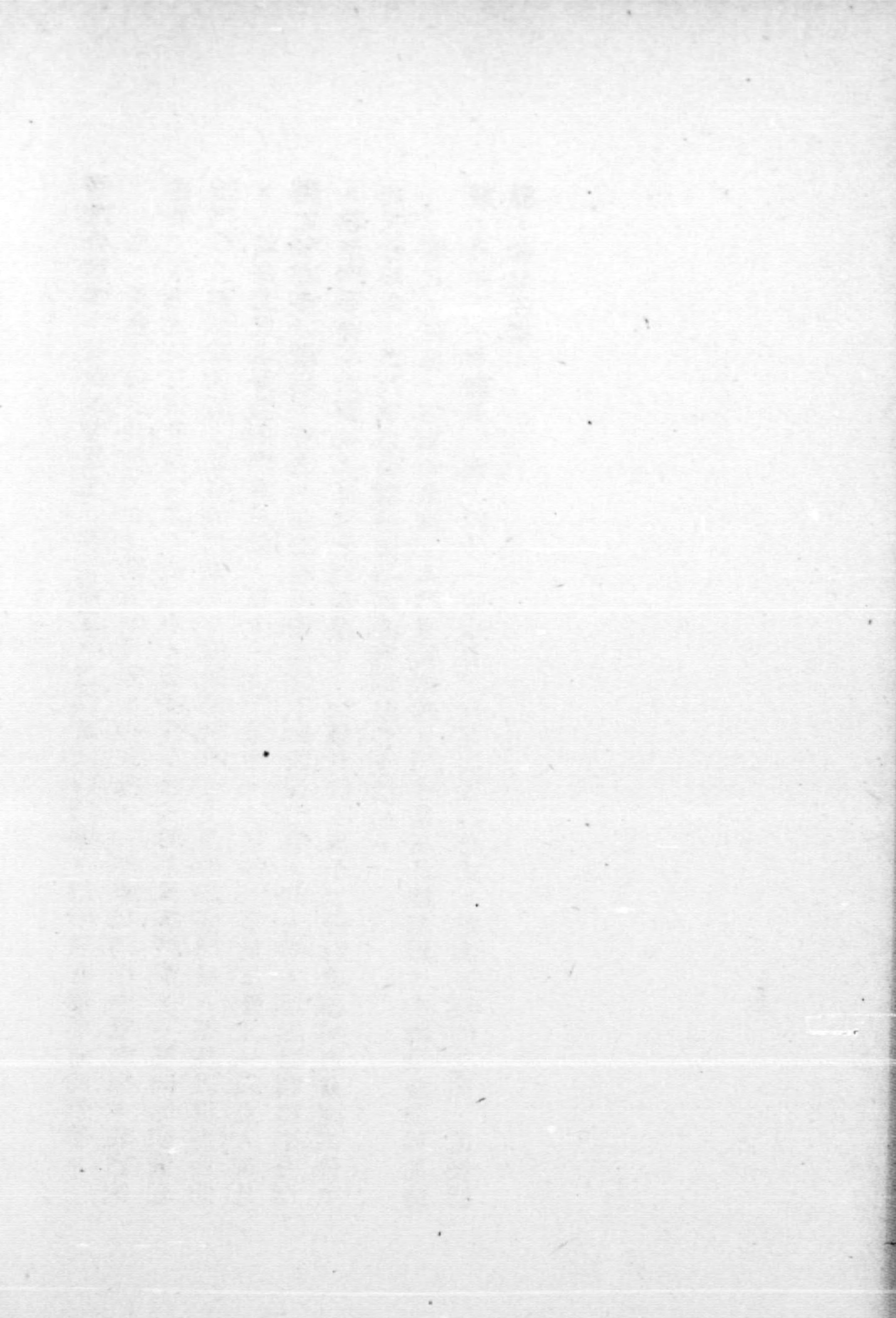
七、赤色工會的領導擴大。羣衆已經充分認識了黃色工會的真面目，一天天的走  
向反對黃色工會，一天天的走向赤色工會之下來。在許多的自發鬥爭中，赤會一參加  
進去，就必然得到領導，羣衆是熱烈歡迎赤色工會的！不過赤色工會實際上還是躲在  
圈子裡，羣衆的鬥爭，因為得不到赤會的領導，時常遭受欺騙與失敗下去，所以，現在  
的問題是要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用公開的羣衆路線來爭取廣大的羣衆，領導羣衆鬥爭。

八、在過去許多的鬥爭中因為我們的領導不夠，至所有的鬥爭成爲此起彼落的現象  
，沒有把鬥爭配合起來，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一定要加強赤色工會的領導，將各廠的鬥

爭配合起來，發動同盟罷工，政治罷工，造成廣大的鬥爭，以爭取直接革命的形勢。

九、黃色傾向是我們工作上最大的危險，但在過去一年來的鬥爭中看起來，我們的各地工作仍然是在黃色傾向之下做工作，仍然採取合法的形式來鬥爭，不堅決的來做直接鬥爭，無形間放棄了許多的鬥爭。 鐵路的鬥爭，上海的許多鬥爭，都是表現得如此。 現在光只拿海員的鬥爭來說，在十一次鬥爭中，自發的鬥爭佔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反之，在海總的領導之下的四個鬥爭，却大半是消極抵制和平交涉，以至鬥爭得不到解決，是充分的錯誤。 如果我們不以十二分的決心糾正肅清工會中的黃色傾向，那鬥爭是很難得領導到勝利的道路上去的。

總之，經過一年來的全國工人鬥爭看起來，鬥爭是在日趨劇烈，走到最後決戰的時期，今年五一中和五一後，鬥爭一定還要走向更尖銳的形式，直到最後的決戰，武裝暴動，奪取政權。





# 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

詔 玉

## 一 軍閥戰爭普遍全中國

馮玉祥回滬開後，西北軍十五萬已沿平漢隴海兩路積極動員企圖首先佔領武漢；閻錫山調動卅萬大兵，先鋒隊已再三進佔山東；蔣介石親坐軍艦視察長江要塞防務，並檢閱各部隊；奉系最近召集最高軍事領袖會議，已公開決定對關內事變不守中立；兩廣戰爭愈演愈烈；福建四川的戰爭愈延長愈混亂；德州，徐州，浦口，鄭州都不斷地爆發着混戰。所謂「討蔣」，「擁蔣」兩方面的舌戰筆爭，挑撥離間，威脅利誘……等等的宣傳組織工作已經結束，大家現在都是秣馬厲兵，擺陣佈防，軍閥混戰的慘禍，立刻要瀰漫全中國。

這次戰爭的積極參加者，不僅國民黨的新舊忠實同志（自汪精衛，蔣介石到張學良），不僅現在握有軍權的蔣，馮，閻，張，桂各系，不僅多少有些槍枝的雜色部隊，即久已銷聲匿跡的安福系，直系，魯系，研究系以及拚命找新舊軍閥和帝國主義賞識的國家主義派，都是「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大家起來拚個你死我活。

這次戰爭的破壞屠殺，要比前此任何軍閥混戰殘毒。蔣介石方面新由美國運來大

批軍用飛機及最新式戰具，由德國方面運來大批的毒瓦斯及各種毒汽彈；閩老西也從德國方面買到大批的最新殺人器械，張小鬍子當然從日本主人那邊可以得到一切殺人最多最快的槍炮炸彈，汪精衛，李宗仁自己和其主人大不列顛帝國主義也絕對不會睜眼吃虧，一定祭起各種殺人的法寶來，小軍閥劉湘都忙着購買飛機毒汽彈，馮大帥等當然更不會不懂「以毒攻毒」的戰略。最近兩廣戰爭中，雙方已經拚命地用飛機炸彈和施放毒氣的戰術；最近這一個大屠殺正式大規模暴發時，更不知要有許多成千成萬的兵士人民死於毒瓦斯，開花彈及普通槍刀之下，多少整縣整鄉整村的生命財產破壞在飛機，毒汽彈，野戰炮之下！

## 二 目前軍閥混戰的特質

此次軍閥戰爭，從地域上看，自長江流域到黃河兩岸，從珠江流域，到關外各省，都直接捲入漩渦；從參加成份看，自北洋軍閥至改組派，自蔣介石到張學良，都直接走上火線；戰爭的決心和佈置，都抱有你死我活誓不並立的態度，這一切一切將怎樣解釋呢？究竟此次軍閥戰爭不過是十八年來軍閥混戰史中簡單順序的一幕，還是自有其特質呢？當然，一般講來，此次軍閥戰爭的直接動力，依然是可以從我們平素對於軍閥制度及軍閥戰爭的理論分析上得到概括的解答。但此次戰爭更有其特質。即此次軍閥混戰是整個世界及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尖銳化的具體表演。蘇聯五年計劃得到

顯著的成功。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東路問題受到可恥的失敗。國際資本主義發生一般的危機，不僅日趨衰落的老不列顛愈益走向絕境，而所謂「例外」繁榮的金元帝國現在都表顯出特別尖銳的恐慌，兩千幾百萬失業工人與在業工人聯合戰線的鬥爭，成爲資本主義制度的緊急致命傷，殖民地半殖民地（印，韓，菲律賓，安南，南美，南非）的解放戰爭，與日俱長的擴大和深入。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根本矛盾及戰後資本主義實行「生產合理化」的一切結果，現在都帶着極深刻尖銳的性質普遍暴發出來，帝國主義及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民主黨）能夠想到和做到的解決危機辦法，只是實行進攻蘇聯，重行瓜分世界及壓迫殖民地革命的世界大戰。處在國際帝國主義半殖民地地位的地大物博的中國，在世界大戰中，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太平洋戰爭毫無疑義地主要的是瓜分中國的戰爭，進攻蘇聯的戰爭不僅同時包含有瓜分中國的意義，而且中國對於這一戰爭命運有很大的決定性。爲要在進攻蘇聯，瓜分中國及一般太平洋大戰中，取得優勢的地位，各帝國主義國家——首先就是英，美，日——都拼命地攫取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優勢，牠們都嗾使，挑撥，組織和發動軍閥戰爭，以便在戰前，戰時和戰後一般的得到許多新的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權利——尤其是直接在牠們各自豢養的走狗勢力圈內，得到許多特殊的新權利。南京蔣系政府，雖然不純是美帝國主義的寵妾，但政府各部都坐着福特，胡佛派的顧問，這些顧問天

天在那裡嚴密計劃使南京政府的一切設施，適合於金元帝國主義以龐大財政資本殖民地化中國的利益，雖然所謂五萬萬元大借款等計劃還因種種原因不能實現，但不僅中美貿易與日俱增成爲昭著的事實，南京政府強拆民房及徵工築路修成許多廣平的汽車道，以便汽車大王汽車生意暢茂全中國，強佔民地（老鼠沙）作爲油池，以便煤油大王煤油交易能夠更便利的在中國發展，訂定中美航空合同使中國大部領空成爲美帝國主義和平時期的交通工具及戰時的空軍根據地……等等，都是彰明較著的事實。美帝國主義者對南京政府也備極體貼懷柔，在關稅問題上首先發『贊成自主原則』的空砲，在領事裁判權問題上公開主張由南京『自動宣佈撤廢』的空文，在南京政府勢力範圍內已成立了幾種或明或暗的借款，在這次戰爭開始準備時便運來六十架軍用飛機。南京政府與金元帝國間這樣濃熱的雨意雲情，使英日以至德法都發生無窮的醋意，英日尤其感覺到大的威脅，雖然大不列顛帝國政府從南京政府手中，也得到退回漢潭租界，賠償鎮江租界英商損失及改成永租地域，成立中英海軍協定使中國海軍實權受『海上王國』的支配等等新權利；日本帝國主義從蔣系政府手中，也得到北洋軍閥政府所不敢承認的『西原借款』的承認，濟案的倒貼殺人手續費，中日互惠關稅及內河航行權等等新權利；但英日帝國主義總深切地感覺到金元帝國主義及南京政府間這些行動，給予英日在中國的既得權利和將來前途莫大的威脅。美國方面不僅對於英日法等在中國劃定的勢力範圍，早以『門戶

開放」一機會均等」口號要求重新劃分；而英國在南中國勢力的恢復，日本公開武裝佔據北中國及東三省等行動，在本國經濟危機加緊的美國看來，更是急待解決的問題。整個國際市場緊縮及爭奪市場戰爭（英美在南美的衝突及英日美在印度非洲各處的衝突等等）緊迫的結果，尤其使英美日都深切地感覺到對中國問題只有加緊進攻的可能。英國工黨政府不僅對於新工具——改組派，進行反蔣戰爭，加以直接同情和援助，也不僅把李宗仁與汪精衛拉攏起來，並且連老走狗吳佩孚，孫傳芳，楊森之流都動員出來，以便在此次軍閥混戰中能够盡量地取得更多的好處，日本帝國主義動員了整個北方軍閥——張，閻，馮以至安福系餘孽都出來衝鋒陷陣，立意要在北方組織新政府。美使詹姆生不久以前特別南下謁蔣，籌議進行戰爭的方策。此外，恢復帝國主義資格了的德意志，不但一年來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表現積極的努力（中德商約改訂，德顧問，德教練幫助蔣政府，中德陸軍協定，中德歐亞航空條約……等），而且積極參加這一次軍閥戰爭的製造（輸送大批軍火於蔣，閻，張各方，派軍事顧問到作戰雙方），法，意帝國主義對於此次軍閥戰爭同樣具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組織作用。這一切都充分證明此次軍閥戰爭是國際帝國主義整個經濟政治危機加緊的反映，尤其是進攻蘇聯和瓜分中國的世界大戰的危機緊迫的反映，特別是美英日爭奪太平洋霸權及中國市場的戰爭危機異常緊迫的反映。此次軍閥戰爭毫無疑義地是英日美直接戰爭的預演和縮

影。除了有意隱蔽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各派軍閥分別勾結以宰割中國廣大勞苦羣衆這一事實的取消派（陳獨秀等）外，誰也不會說「每一個帝國主義利用一派軍閥作工具」的判斷是「笑話」吧！

北洋軍閥十幾年統治的結果，使中國民衆已陷於水深火熱的地步。加上國民黨三年的統治，更使中國整個政治經濟危機走到異常尖銳的程度。國際帝國主義兩年來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奴役力量的迅速增多和加強，是中國經濟總危機益加深刻的主要動力。非常明顯的，因為帝國主義主使國民黨進攻蘇聯的結果，使中國茶失去唯一廣大的市場，因而使整個茶業陷於絕境；因人造絲及日本絲與華絲的競爭，使整個絲業完全衰頹；因歐美麵粉的大批輸入，使整個麵粉業塌台；因日英紗廠的各種優越權利，使許多中國紗廠轉移成外資企業；因為瑞典火柴的大批輸進，使整個火柴業完全倒閉；因英美煙商有許多優越的利權，致使中國最大的煙公司（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都宣告破產；因為外國航輪的增多和不受中國政府影響，致使整個航業崩潰到極難堪的地步（招商局破產）；因種種特殊關係，使重工業中（如煤，鐵礦）的一部份中國資本急劇的非民族化；因農產品價格與種類受國際銀行的操縱與支配，使整個農村經濟的恐慌更趨於絕境；因勵行「生產合理化」的結果，使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降低與一般痛苦加深；因金融市場完全操在外國銀行再加以金貴銀賤的影響，物價高昂，工商業破產更是

隨時隨地的深入和擴大。南京政府及各派軍閥的一切設施，都只是使中國一切更適合於財政資本統治的利益，加緊和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的過程，只是使經濟政治危機更加深入和普遍。軍閥制度不僅未因國民黨的統治而減輕或縮小，反而加深和擴大；北伐的結果，雖然名義上打倒了幾個著名的軍閥領袖——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而他們的武裝力量還依然改編的存在着；同時，加添了許許多多個國民黨忠實同志的新軍閥，增加了成千累萬的新軍隊。

在新舊軍閥之間，舊軍閥內部及新軍閥內部，都隨時隨地的加深和擴大着各種難以調和及不能調和的矛盾，經過幾次「編遣」，「統一」的會議，經過幾次「討逆」和「討蔣」的戰爭，各派及各個軍閥的軍隊的增加，更是愈加迅速和愈加擴大。蔣介石領導下的第一集團軍及所謂直隸中央的各種雜色部隊，號稱四十萬人，馮玉祥的西北軍經韓石兩部倒戈後，還有十五萬多人，閻錫山已經擴充兵額到卅幾萬，張學良更藉着「防俄」名義，大規模擴充海陸空軍，李宗仁張發奎部隊現又擴充到十一萬人，其他各個大小軍閥，都是擁有數千以至數萬的軍隊。如果前三年外人統計中國的所謂正式軍隊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是正確的，現在則起碼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不僅陸軍有大量的擴充，而海軍，空軍都有急劇的建立和增加。至於以各種名義存在着的軍閥武裝部隊——如教導隊，衛戍師，省防軍，保安隊……等等，更有可驚的數目。這樣大量的脫離生

產的羣衆——軍隊，只有靠剝削從事生產的工農羣衆的血汗來養活。以前北洋政府的每年經常收入，最多不過四萬萬元——四萬五千萬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南京政府的去年一年收入總數，便有六萬萬元，其他各派大小軍閥在各區域及各省的收入總計起來，當然更要幾倍於這個數目。南京政府兩年來發行的各種公債庫券款，便值四萬萬餘元，其他各派軍閥在各區域及各省發行的數目，更無明確的統計。南京政府治下的捐稅名目，據顯而易見可以統計的，已有一百七十餘種，其他各派各個軍閥隨時隨地的自立名目所徵的捐稅，更不知有多少花樣，南京政府的收入總額六萬萬元中除去以百分之三一開支作償還所謂「國債」及百分之二支作海關經費外，下餘的款項中有百分之九五·八是完全開支作軍費。據一九二八年五月份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經理處的支付預算書的報告，蔣系軍隊一個月的經常餉糈，便要一千七百多萬元。蔣政府在一九二九年在德日兩國購買軍器的費用，便約合中國銀幣兩萬萬元。購買日本四二年式步槍十二萬枝之多，德國自動鎗一項便有十七萬枝，三十餘種的化學軍用品——毒瓦斯等，一百五十架飛機。至於向英美購買的武器及其他秘密購買的武器，我們還無從詳明的知道。不久以前中國各報都公開登載蔣閥兩方都在德國購買大批的軍火，前幾天革命日報（改組派機關報）又登載蔣張兩方都在德國購來幾船軍器的消息。軍器越多，軍隊越多，軍閥戰爭越來得凶猛和迅速；軍閥戰爭越增



多越廣泛，越要下多械多。去年兩次蔣桂戰爭，兩次蔣馮戰爭，幾次蔣張（發奎），蔣俞（作柏）戰爭，只是最近全國軍閥混戰的導演和預演。各派軍閥的餉糧主要來源，都不外租稅，公債和外債。不僅租稅公債的來源，因整個經濟恐慌而日漸涸竭；就是外債也因可以典當抵押的担保品日漸短絀而所得有限；因此，不僅佔駐陝甘豫災荒遍地的西北軍，是專靠打家劫舍強迫惡勒以爲生，不僅各派雜色軍隊是專幹強盜土匪生活，不僅湘鄂贛的軍隊，困守孤城，專門靠黑夜出城搶掠和燒殺赤色區域以苟延性命，就是號稱十幾年未打仗搜括積壘最豐的閻錫山軍最近也直接在平津一帶實行糧食日用品強迫徵發，佔據最富饒江浙區的蔣家軍，也是殺人綁票搶劫焚擄，無所不爲，關外王也因招兵買馬太多，時刻想到關內來染指。大家都只有用擴充地盤的辦法來解決兵餉困難的問題，大家都拚命地進行互相火併的戰爭，越戰爭人民失業，破產，流離失所的越多，糧餉越沒有來路，當兵當匪的人越多；糧餉越沒有來路，兵匪越多，越要進行戰爭。軍閥制度與軍閥戰爭的本身，簡直找不出新出路！軍閥戰爭不僅使整個農村經濟，完全破產，成千成萬的農民，變成乞丐，流氓，兵匪，盜賊，娼妓；使工人的工作加重，工資不發，受軍事紀律鎮壓，並且公開提取工人的公積金養老金儲蓄金等充作軍費，百物昂貴，捐稅增多，使一般貧民簡直沒有方法生活下去，一般羣衆都在殘酷的白色恐怖——軍事戒嚴的鐵血網內生活着，失去了一切人類最初步最原始的自由；交通破壞，工

商業凋零，以至於使一部份資產階級都發出反對戰爭和捐稅的呼籲。反對軍閥制度與軍閥戰爭的鬥爭浪潮，捲進千百萬億的羣衆；全國主要城市的工人鬥爭，已進走到政治同盟罷工和直接武裝衝突的形式，農民運動在南中國各省表現出顯著的高潮，蘇維埃區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農紅軍迅速在七八省範圍內建立和擴大，兵士成營成團成旅的譁變，很多投到革命羣衆方面去，要飯吃要和平反捐稅的鬥爭，在貧民羣衆中日益普遍和深入，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積極起來進行爭政治自由的鬥爭，並且其中有一部份深切同情於工農革命運動。不僅共產黨和總工會正在號召全國蘇維埃區代表大會，不僅共產黨正在領導，準備和佈置全中國的武裝暴動，不僅共產黨及工農羣衆正在準備在武漢區域開始建立中國蘇維埃政府，即統治階級本身也深切地感覺到「赤化」全中國和紅軍佔領武漢的危險已經迫在目前。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統治階級都一齊在革命怒潮之前發抖！

在這樣經濟政治危機空前緊張的形勢之下，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矛盾衝突，也越加深刻和廣泛。地主，買辦與資產階級間的衝突，地主與地主間的衝突，買辦與買辦間的衝突，各種各派的資產階級相互間的衝突，都帶着更深邃更尖銳的程度暴露出來。各派軍閥都感覺到自己勢力範圍內的經濟政治危機已日趨尖銳，都只能想到擴大自己的剝削壓迫地盤的解決方法，都以為自己鎮壓革命與欺騙羣衆更有手段更有辦法，都

拚命進行火併戰爭企圖找到挽救危亡的相當出路！

這次普遍全國的軍閥戰爭，名義上是「反蔣」與「擁蔣」之戰，實際上是瀕於死亡的各派統治階級企圖找新出路而又不能找到以致完全塌台前的混戰。無論蔣介石「擁護中央」「促成編遣」的號召，無論北洋軍閥「組織軍政府」「反對個人專政」的宣傳，無論改組派「護黨」，「救國」，「改組」的口號，都得不到廣大羣衆的同情，都只是表示他們沒有新出路，都使羣衆更加認識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走狗及羣衆死敵，都使羣衆認識他們之間的戰爭只是分贖戰爭和更增加羣衆的痛苦。所以此次軍閥戰爭是中國整個政治經濟危機尖銳化的具體反映。只有有意替統治階級捧場的取消派，才會高唱「國民黨的統治真是意外的穩定呵！」的開心曲！

### 三 戰爭的結果與前途

在全國大規模混戰還未正式爆發以前，或許再來幾個「大將軍下野」，「總司令出洋」的把戲，但反映整個國際及整個中國政治經濟危機尖銳化的軍閥混戰，絕對不能真正和緩或避免的。戰爭的軍事上的結果，（誰勝誰敗）現在我們還不能確切地斷言；但一般的結果與前途，我們是可以肯定指出的。我們堅決相信：無論誰勝誰負，爆發此次戰爭的動力——國際的和中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尖銳化——絕對得不到絲毫解決辦法，而只有更加尖銳！

在目前這樣緊張的國際政局之下，在爭奪市場（尤其是瓜分中國）的鬥爭這樣緊迫的局面之下，不僅在太平洋上已滿佈了戰雲，在中國境內已佈置了戰備。兩年來英美日法意的兵艦戰艇不斷的來華，陸戰隊，飛機，唐克，毒氣不斷的運入中國，在天上，海上，陸上，已分別佔據軍事根據地，在新加坡，菲律賓，香港，滿洲已實行作戰的佈置。此次軍閥戰爭的結果，不僅一般的使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的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加強奴役的勢力，不僅使勝利的帝國主義隨着其工具勢力發展而得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尤其是有直接引起英日美太平洋大戰的危機。

舊北洋軍閥（閻馮張等）雖然在戰略上策略上還時隱時現地說幾句什麼「護黨」「救國」及反對「偽三大大會」的口頭禪，但實際上已改樹「中華陸軍」，「西北國民軍」的旗幟，並不積極籌備在北平正式組織「軍政府」。改組派以「護黨」「改組」「反蔣」的旗幟，勾結各派各系軍閥做升官發財的捷徑。南京政府一方面高唱「擁護中央」「討伐叛逆」，另一方面請命直（吳佩孚）魯（張宗昌）軍閥，企圖離間和分裂北洋系。舊北洋軍閥雖然打起恢復北洋系統的旗幟，却又還不完全拋棄國民黨的幌子，這表示北洋軍閥本身也感覺到北洋系統的招牌已經早為廣大羣衆所痛恨；國民黨各派雖然把「以黨治國」的口號提得極高，但同時又公開投降北洋系統，這表示國民黨本身也感覺到國民黨的旗幟已經不能作統治階級的形式。這次戰爭把廣大羣衆對於中國任何一派統治階級的

任何幻想（「統一」，「和平」，「幸福」）都更加打破，把形式上成爲中國各派軍閥的年來共同統治形式的國民黨統治方式，正式宣告破產；戰爭的結果，使中國又正式分成幾個政府。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任何一派成立新政府，只有得到太上政府——帝國主義者允許和同意後才有可能。現在的形勢還是表示着英日聯合對美的形勢，如果這一形勢在相當時期內繼續維持，則中國要形成兩個政府（北平一個，南京一個）。如英美日形成三角對壘的形勢，則要成立三個政府（北平一個，南京一個，廣東一個）。各個政府之相互間及各個政府內部的各派各系之間以及各派各系的內部的相互間，依然是矛盾不可調和，依然是進行更複雜的軍閥混戰！所以此次戰爭的結果是使中國過去一切統治方式（自北洋軍閥至國民黨）完全宣告破產，使中國各派統治階級都加速崩潰。

全中國已經有七八千萬奄奄待斃的災民，工人階級不僅將過去大革命中所得到的切政治經濟地位的改善條件完全失去，而且生活痛苦遠超過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兵士很多是八個月至一年以上未曾領到相當餉糈，一般貧民更是處在衣食俱無的境遇，交通已大部破壞，工商業已整個恐慌，金融更紊亂到不可收拾。此次戰爭的結果，將使災荒，失業，減薪，加時，欠餉，加捐，加稅……成爲更普遍更深入的現象。使廣大工農兵貧民羣衆走到更窮困更痛苦更是非革命無出路的地步！

因此，此次軍閥戰爭的前途是：全國國民經濟的總危機愈加尖銳化；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各派統治階級的相互矛盾衝突更加複雜和深刻，統治階級更加難於按照舊的統治方式繼續其統治；工農兵貧民羣衆更加感覺到不能再繼續忍受原有的統治，更加有覺悟，有勇氣，有決心，有辦法起來作推翻現在統治的直接革命鬥爭；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中間成份，更加要明顯確定其政治趨向，以分別參加決死戰鬥的陣線。只有喪心病狂的取消派，才會估計「中國軍閥戰爭是中國各派資產階級相互間的戰爭」，其結果是與「南北美戰爭及日本西南戰爭」一樣使國家達到統一然後和平發展資本主義的前途！

#### 四 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具體內容

中國共產黨早已向工農兵貧民羣衆明白宣言：「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是反對軍閥戰爭唯一有效而且澈底的方法。中國共產黨及廣大的工農兵羣衆都澈底的認識：軍閥戰爭的主要動力是國際帝國主義列強利害的衝突，軍閥制度矛盾及統治階級內部相互間複雜衝突，都是軍閥戰爭爆發的重要因素。我們不是反對戰爭中的某一派軍閥，而是反對整個軍閥；我們不是爲「暫時的和平主義」或「虛偽的人道主義」而反對軍閥戰爭，而是要根本消滅軍閥戰爭；我們不僅要消滅軍閥戰爭，而是要澈底消滅軍閥戰

爭的一切社會政治經濟基礎；我們不是空喊「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國民黨」，而是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根本推翻現存政權而代之以蘇維埃的統治。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真正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企業和銀行，驅逐帝國主義駐華海陸軍，收回一切租界地和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真正徹底實行土地革命消滅一切封建餘孽；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真正統一中國和實行民族自決；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使現在階段革命轉變到另一更高的階段。總而言之，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徹底消滅軍閥戰爭及其發生的基礎。同時，只有工農兵的武裝暴動能夠建立蘇維埃政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英勇的廣州暴動，便是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光榮前例。現在廣西的龍州百色十幾縣，江西的贛州及七十一縣，閩西的十幾縣，湖北湖南的幾十縣，豫皖邊的幾縣，都發展了地方暴動，都成立了蘇維埃。那裏便消滅了軍閥戰爭，那裏便實行消滅軍閥戰爭的基礎，那裏便只有革命羣衆與反革命間的決死戰爭。這一切事實都確切證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具體內容。只有甘心擁護軍閥戰爭及根本反對武裝暴動的取消派，才會屬共產黨在國際革命形勢與中國革命形勢這樣緊張和中國軍閥戰爭這樣普遍深入的條件之下，佈置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行動是「盲動」！

## 五 力爭實現革命首先在主要數省甚至一省勝利的前途

在，革命有首先在主要數省甚至一省勝利的可能。最近中共中央七十號通告，根據目前國際革命形勢與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確定地指出在全國範圍內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口號已日漸成爲行動的口號，而首先在數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前途，日益證明有實現的可能；同時，根據種種客觀條件的關係，指出武漢及鄰近各省有最大的可能。這種可能當然並不是單純的軍閥戰爭的條件所決定，然而軍閥戰爭的確在客觀上要促進和加速這一可能的實現。從目前革命形勢及軍閥戰爭的形勢看來，在武漢及附近各省（湘贛）開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行動，並非什麼很遠的前途。湘鄂贛的統治階級在此次軍閥戰爭中表現出特別加速的崩潰，西北軍由老河口進逼襄樊，沿平漢路襲取武漢；蔣政府爲集中力量，縮短戰線起見，曾有放棄武漢的企圖；雜色軍隊中誰也沒有獨立統治武漢的能力，同時，誰也企圖佔取武漢。游擊戰爭 地方暴動，蘇維埃區域，工農紅軍，一定在軍閥戰爭中得到更大的發展；反帝運動及工人鬥爭，一定在軍閥戰爭中，激起更廣泛更劇烈的勃發；共產黨，共產青年團及其領導下的各種革命組織，在反軍閥戰爭工作加緊中，一定得到更廣大的羣衆的信仰與擁護。因此，力爭革命首先在武漢及其鄰近各省勝利的前途加速實現，即是變軍閥戰爭爲工農兵武裝暴動推翻軍閥統治的戰爭，不僅是武漢及其鄰近各省的工農羣衆的緊迫的任務，而是全中國工農羣衆



的迫切任务。 奪取武漢毫無疑義地是建立全中國蘇維埃政府的開始，牠不僅能使武漢及其鄰近各省脫離軍閥戰爭的慘禍，而且能變全國軍閥混戰為全國革命戰爭。 共產黨領導全國工農兵羣衆為加速奪取武漢而鬥爭，一切工作和鬥爭都應當向着這一中心任務進行，這毫無疑義是必要的。 但絕不是說，除武漢及其鄰近各省（湘贛）外，其他各省——尤其是閩粵桂等省，便沒有開始革命勝利的可能；這種可能不僅一般地存在着，而且在軍閥戰爭的局面下特別有利的存在着。 所以共產黨應當堅決地領導各省工農兵羣衆在軍閥戰爭中盡可能的實行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及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的策略；擊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中國統治鎖鍊中的最脆弱最主要的一環，同時，便動搖以至破碎其他的各環。 在軍閥混戰中，我們堅決地在各派軍閥統治範圍內，實行採取失敗主義的策略，實行進行游擊戰爭，地方暴動，建立蘇維埃區域，組織政治罷工以至總同盟罷工，直到武裝暴動推翻現存政權而代之以蘇維埃政府的統治。 我們絕不能絲毫存在着「反蔣」軍閥統治範圍內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策略，是否幫助了蔣系軍閥統治的勝利或鞏固；或者在蔣系軍閥勢力範圍內實行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的行動，是否幫助了蔣系軍閥的勝利或穩定……等等疑問。 我們應當堅決地認清任何帝國主義及任何軍閥對於廣大工農羣衆的關係和政策是一致的，他們之間雖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但他們對於工農革命運動的態度是一致無二的。 我們在一省以至數省首先進行

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的行動，是變全國軍閥戰爭爲全國革命戰爭的正式大規模地開始；我們首先在一省以至幾省消滅軍閥戰爭，是消滅整個軍閥戰爭的開始；我們在一省以至幾省首先消滅某派某系軍閥的鬥爭，是消滅整個軍閥制度的第一步。誰要藉口必須在全國各派軍閥統治範圍內同時舉行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才有勝利的可能，因而反對力爭革命首先在一省以至幾省的勝利的行動；誰要藉口在某一派軍閥勢力範圍內，首先以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的行動是幫助了另一派軍閥的勝利，因而懷疑以至反對在一省以至幾省盡可能地首先實行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策略；誰便客觀上贊助擁護和延續了軍閥戰爭與軍閥制度的生命，誰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否認了中國革命有首先在幾省甚至一省勝利的可能的前途，實際上是延緩和放棄了全中國革命的勝利！

## 六 加緊反改組派的鬥爭是反軍閥戰爭的勝利的主要前提

我們毫不隱晦地說：我們在不久以前，對於從理論上，實際上，反改組派的鬥爭，有客觀上忽視的缺點。直到最近，我們對於這一鬥爭雖然已加以極大的注意和努力，但實在還沒有做到應有和必須的程度。當此全國革命形勢緊張及軍閥戰爭擴大深入的局面之下，我們反改組派鬥爭的唯一有效方法，當然是深入革命鬥爭，我們以根本打倒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對抗牠的「爲要反對帝國主義，不能不妥協帝國主義，爲要妥

協帝國主義，不能不反對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我們以澈底實行土地革命的理論與實際對抗牠的「二五減租，主佃合作」的理論與實際；我們以階級鬥爭和從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際來對抗牠的「階級調和，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際；以我們的工農兵貧民代表會議的蘇維埃政權的理論與實際來對抗牠的軍閥、買辦、地主，資本家，豪紳分贖會議的國民會議的理論與實際。揭露改組派的理論基礎——孫文的三民主義，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理論；指明南京政府及各派軍閥現在所實行的都是真正道地的根據三民主義的政策，絕不是什麼現在國民黨實行的「假三民主義」，彷彿實行「真正三民主義」恐怕多少要好些；指出國民黨十三「改組」的真正革命意義，只是實行所謂「三大政策」——聯俄，聯共，工農政策——；國民黨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政綱，到現在已經成爲過時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綱領；整個國民黨及其政綱都已成爲公開無恥的反革命的工·具，絕不是什麼「改組」和「恢復二屆中央」可以挽救和改變萬一的！改組派實際上現在不過是反動國民黨的各派別中的最狡猾，最狠毒，最下流，最無恥的一派！這一切當然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尤其緊要的要是在理論上和實際上指出和證明改組派是兩年來軍閥戰爭——尤其是此次軍閥戰爭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最積極的發動者和製造者！「革命評論」時代的改組派的「反對封建勢力」的理論與實際，便是幫助蔣介石進行反對西山會議派與桂系的軍閥戰爭；所謂「國民

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除改組派領袖陳公博，王法勤等黨籍，使改組派失去昇官發財的機會後，「民主」，「民生」等雜誌以及最近的「革命日報」大吹特吹的「肅清封建勢力，建設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際，便是拉攏，拍捧各派各系的軍閥進行「反蔣」，「擁汪」，「擁閻」，「擁馮」，「擁李」，「擁張」的軍閥戰爭；指出和證明改組派是香港總督和工黨內閣的新近寵妾，與其他美日臣僕毒害中國民衆的作用沒有兩樣；指出和證明改組派的「反蔣」，「反南京政府」的實際內容，只是與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爭奪禍國殃民的權利；指出和證明改組派之所以成爲此次軍閥戰爭中各派軍閥——自安福系，直魯系到閻，馮，李，張各系——的共同旗幟，正因爲改組派的一切理論和實際是各派軍閥所共同贊賞和採用的工具，是維護和延續各派帝國主義各派軍閥的統治的應時良劑，同時，即是欺騙和屠毒中國廣大工農羣衆的最毒方策；指出和證明在廣州暴動三天之內屠殺工農兵達五千七百餘人之多的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在理論上實際上實行「殺盡共產黨，殺盡工農革命分子，殺盡革命青年」的主張的改組派，上台之後，絕不會與蔣介石政府有什麼根本區別；改組派現在的「打倒軍閥政治，建立民主政治」，「保護工農利益」，以至於「罷工，罷市，罷課，甚至暴動」的口號，都不外是用來欺騙廣大工農羣衆去作軍閥戰爭及「擁汪上台」的犧牲品！此外，我們更要從事實上暴露改組派現在大捧特捧的「各派武裝忠實同志」的原形；必須指出閻錫山是日帝國

主義的十八年來忠實的走狗，他不僅是以「模範省」的手段，對於山西勞苦羣衆實行「農奴式」的壓迫與剝削（『村里制』，『聯保制』），而且對於他統治下的工農羣衆鬥爭，更施行殘酷的屠殺（屠殺北平人力車夫百數十人，武裝壓迫唐山的礦工等等）；馮玉祥正在拚命找日本做姘頭，同時又正在向英國送秋波，他屠殺甘肅漢回農民一百幾十萬，以大刀隊血洗過陝西河南八十縣反抗苛捐雜稅，反對軍閥戰爭的鄉村；李宗仁是在湖南湖北血洗幾十縣和屠殺八十萬工農革命羣衆的劊子手，是對工農革命分子『寧肯錯殺一千，不要錯放一個』的理論的堅決執行人；張學良是東三省的忠實李完用，他實行屠殺蘇聯和中國的工農比任何人都殘酷，吳佩孚，段祺瑞，孫傳芳這些改組派的忠實同志的罪惡，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如果這些北洋軍閥在過去當權時，還沒有做出像國民黨各派新軍閥所做的賣國殃民的勾當這樣繁多和這樣『偉大』，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某些點上比國民黨各派軍閥政客要好些，而是因為那時候的國際關係與帝國主義各國對於中國關係以及中國國內階級分化和對比的關係，與現時都有程度上和範圍上的不同；他們現在如果要『東山再起』，其一切獻媚帝國主義與屠毒工農羣衆的行動，絕不會絲毫亞於現在當權的任何軍閥。現在『反蔣』與『擁蔣』的各派軍閥之間，都是以『攻俄不力』，『破壞對俄戰爭』，『剿共不力』，『清共不力』等口號作相互攻擊的中心，便是此次軍閥戰爭中各派軍閥——自安福系到改組派——的真實寫照！ 改組派的同盟師

友——西山會議派與國家主義派，是「反俄」，「反共」，「反工農」的最老祖宗，是最公開無恥地擁護軍閥制度，擁護五色國旗的最老「國手」，他們與改組派手携着手積極挑動和參加軍閥戰爭，都是積極找取升官發財的捷徑。至於寂然無聞的第三黨，實際上不過是附改組派「驢尾」的一條小狗。

我們必須堅決明白地向廣大工農宣言和解釋；蔣介石及南京政府已惡貫滿盈，應該立刻的打倒。但一切反蔣反南京政府的各派軍閥及整個國民黨，都應該立刻推翻。在工農羣衆中還在賣「迷藥」的改組派，是妨礙我們消滅軍閥戰爭及整個國民黨的最狡猾，最毒惡的敵人；改組派在羣衆中散佈的各種幻想的影響多一分，我們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工作便困難一分；在反軍閥戰爭的緊張工作中，加緊從理論上實際上肅清改組派及其各種同盟軍在羣衆中散佈的各種幻想與欺騙，是反軍閥戰爭勝利的直接前提！

## 七 加緊反對軍閥制度與軍閥戰爭的忠誠擁護者——取

消派，是實行反軍閥戰爭的澈底策略中的主要工作之一

取消派（托洛茨基反對派及中國機會主義的陳獨秀派）的取消主義理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在不可知的將來——的根本特質，是完全取消中國

現在階段的革命及社會主義的革命。從這一根本理論出發去分析中國各種問題的取消派，必不可免的成爲中國軍閥制度及軍閥戰爭的忠誠擁護者。他們根本以爲「帝國主義對中國讓步了」「中國沒有封建餘孽了」「全中國都是資產階級的統治了」，實際上便是否認了中國軍閥制度的主要基礎的存在，當然同時就否認了中國軍閥制度的存在。他們根本以爲「軍閥戰爭只是中國資產階級各派間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是與南北美戰爭及日本西南戰爭一樣」——即國家統一起來「和平」發展資本主義——，實際上便是否認了國際帝國主義在華矛盾，軍閥制度的各種矛盾及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複雜縱橫的矛盾，是軍閥戰爭的各種動力，當然同時就否認了軍閥戰爭的前途是使國民黨各派統治階級的統治更加崩潰，當然同時夢想某一派軍閥可以武力統一中國。可以召集國民會議，使他們這些「進步的民主勢力」，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中國國家中」，與改組派，第三黨等濟濟一堂，「攬進政治舞台」！他們根本以爲現在是「國際資本主義更加穩定」，「中國革命已經完全死亡了」，「現在的鬥爭只是革命高潮的餘波」，「現在沒有羣衆鬥爭」（以上陳獨秀的意見），「現在只有流氓土匪這裡那裡的無組織地非科學革命地蠢動」，「革命高潮只有在中國經濟來個高漲，然後再來個危機之後，才有發生的可能」（劉仁靜）……，實際上便是完全替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硬捧台，比麥克唐納爾·胡佛，蔣介石，汪精衛對於政局還要樂觀些；當然同時要完全否認中國工

農有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必要與可能，當然要咒罵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一切工作是『盲動』！他們根本從各方面破壞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共產青年團，赤色工會，蘇聯，中國蘇維埃區及紅軍，游擊隊等等的威信和信仰，他們根本在城市和鄉村中破壞和出賣工人的罷工，破壞和分裂革命的營壘，實際上便是完全爲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盡忠，同時當然就是破壞和消滅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的偉大工作！他們雖然在表面上也還說些『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以至『反改組派』的『革命』詞句，實際上他們已經成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忠誠擁護人，他們的根本政綱已經與改組派沒有分別，他們在政治上是跟着改組派尾巴後面聞香的一條小狗！他們對於革命及革命羣衆最危險最狡猾的地方，就是他們還打起『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共產黨』這些光榮偉大的旗幟，企圖在這些神聖旗幟之下，去進行最狡猾，最陰險，最下流，最無恥，最蠢笨，最靈巧的各種欺騙反動宣傳，以麻醉工農羣衆的階級覺悟，以和緩工農羣衆的劇烈鬥爭，以延續和擁護統治階級垂死的生命，以掩護和保持軍閥制度與軍閥戰爭。取消派在工農羣衆中散佈的各種欺騙與幻想的影響多一分，我們反對軍閥戰爭與消滅軍閥制度的工作也困難一分。所以在加緊實行反軍閥戰爭的徹底策略時，從理論上實際上在廣大羣衆中加緊反對軍閥制度及軍閥戰爭的忠誠擁護者——取消派，是非常主要的工作之一。



## 八

加緊進行反對各種右傾傾向及對右傾採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是目前黨的最主要任務之一

布爾塞維克毫不隱諱自己的弱點，只有公開的指出和努力補救。現在黨內存在有各種右傾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險。右傾傾向的第一種表現是對於目前國際革命形勢及中國革命形勢的日益完備高潮條件的懷疑與動搖；第二種表現是在羣衆鬥爭中黨的尾巴主義；第三是職工運動中的黃色傾向與對於赤色工會建立的忽視；第四是農村中的富農路線的領導和對於反富農鬥爭的猶豫和不堅決；第五是地方觀念，保守觀念和一般的農民意識；第六是對於士兵運動的忽視與對於兵變的取消傾向；第七是對於爭取公開工作路線的懷疑與不堅決；第八是對於紅軍，游擊隊及蘇維埃區在一般革命運動中的比重成份估計得不夠；第九是對於「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不正確估計和「幻想」，最後，非常危險的是對於黨的本身力量估計得太過分薄弱。非常明顯地，第一種傾向能阻止，妨害，動搖甚至反對黨的目前一切中心策略路線的執行；第二種傾向，能使黨由羣衆的先鋒轉移到羣衆後備，因而減弱甚至喪失黨在廣大羣衆中的領導作用與威信；第三種傾向，能阻止，妨害，動搖正應加緊進行的組織同盟罷工，政治罷工以實現總同盟罷工的任務；第四，能使土地革命停留在「抗捐，抗稅，抗租」的半途上，不實行沒收地主土地，不實行分配土地，不能夠團結和組織廣大貧雇農作鄉村中

革命力量的基礎，不能使中農羣衆得到土地，結果使貧農僱農對於革命懷疑，公開提出：「我們爲什麼革命？革命與我們有什麼好處？」以及「你們沒收土地，分土地，爲什麼不幹？」等等的問題；或者形成「保護革命同志家屬財產」，「保護中小商人利益」，「不提出店員和僱農一樣的要求」，「工人農民都是按同一數量比率選代表到蘇維埃」……等等危及革命發展的現象；第五，使游擊隊，紅軍，蘇維埃區域都拘守一隅，使革命最多也不過以平民式手段徹底完成土地革命，革命轉變的前途淪於幻想；第六，是客觀上放棄摧毀敵人主要力量的工作，是不了解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須要武裝力量來解決，奪取，分化，破壞敵人的武裝勢力的工作是準備和實行武裝暴動的主要工作之一；兵變是軍閥制度加速崩潰和士兵革命化的主要表現之一；第七，使黨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影響拘於祕密工作達到的範圍，使羣衆鬥爭拘於狹隘環境和一般方式之內，而不能迅速的轉變成廣大羣衆範圍及更高鬥爭方式去；第八，不能正確計算到紅軍，游擊隊及蘇維埃區域在推進革命高潮及摧毀反動統治運動中應有的力量和意義，不能正確估計到牠們是中國革命勝利——尤其是開始在一省以及幾省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基本支柱，不能了解牠們已經實行變軍閥戰爭爲革命戰爭的策略；第九，不能堅決地站在保護僱傭勞動的利益上面去發展店員學徒和手工工人的鬥爭，不能動員和團結廣大的城市貧民羣衆；忽視和否認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中因土地革命及一般革命深入而發生動搖，破裂，分化以及

反動的事實，誇大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定下對於他們的不正確策略；第十，「以爲客觀形勢樣樣都齊備，只是我們黨本身太不行」，「黨現在既不能拿到政權，就是拿到政權也沒有辦法」，完全忽視和否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理論上，羣衆工作上的種種力量 and 進步，完全忽視和否認黨在國際革命中及中國大革命中艱苦奪到得來的力量，經驗，威信和同情；完全忽視和否認黨在千百萬勞苦羣衆心目中潛伏着和活動着無限的希望，信仰與尊崇，完全不了解受大革命幾年洗禮了的中國勞苦羣衆的革命覺悟，意識，經驗、勇氣，決心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革命高潮到來之時，黨與廣大羣衆能夠很迅速很敏捷建立相互的正確關係，結果便非常容易走到悲觀、失望、消極、沉悶，沒辦法，無出路……一切失去前途的機會主義與取消主義的道路。這一切傾向都是與黨的目前根本任務不能相容的，都是動搖，妨礙，破壞以至反對黨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策略，都是使黨不能實現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根本戰術。與各種右傾傾向在理論上，組織上，政治上採取各種各色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是掩護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的有力護符，是右傾的實際同情者和贊助人。爲加速地和順利地進行反軍閥戰爭的根本戰術起見，加緊反對各種右傾傾向及對右傾採取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是目前黨的最主要任務之一。

## 九 加緊各種主要工作，爭取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

## 的徹底勝利

一〇六

我們既已知道中國軍閥制度的主要基礎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奧援和封建餘孽的存在；軍閥戰爭的主要動力是國際帝國主義利益的矛盾，加上軍閥制度的根本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縱橫錯雜的矛盾；徹底消滅軍閥戰爭的唯一策略是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這一策略的具體內容是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根據中國各種特殊條件，革命首先有在主要一省以至數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在主要一省以至數省奪取政權是建立全中國蘇維埃政府的正式開始；因此，必須認清當我們實行以武裝暴動在主要一省以至數省首先消滅軍閥戰爭時，一方面固然是全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的開始，是變武裝進攻蘇聯的中國反武裝擁護蘇聯的中國的開始，是變帝國主義大戰屠場的中國為反帝國主義大戰堡壘的中國的開始；但另一方面，也即是中國工農兵羣衆與國際帝國主義武裝戰爭的正式開始，也即是全中國國內階級戰爭大規模地普遍地爆發的開始。英美日法德現在這樣拚命地用飛機，戰船，大炮，機關鎗，毒汽，軍用化學品武裝中國各派軍閥，兩年來那樣瘋狂地加派軍艦，陸軍，航空隊，唐克的來華，最近日本開十六隻魚雷艦到長江沿岸。英國武裝商船，上海租界及各地租界街頭巷尾的軍事佈置與炮台建築；各派軍閥及各省軍閥共同「討赤」，共同「剿共」的宣傳和佈置，都把革命與反革命武裝肉搏的時期迫切的問題顯明地提在我們的面前。無論各帝國主義相互間及中國各派相互間的內外矛盾何等深刻

，何等尖銳，何等不可調和，但他們實在有暫時聯合一致共同壓迫革命的可能。這一點不僅有國際帝國主義在過去和現在武裝進攻蘇聯的行動作為充分的證明，即過去廣州暴動和最近龍州事變都給了我們寶貴的教訓和警號。所以我們在實行準備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以蘇維埃中國代替國民黨中國的時候，必須有必需和應有的一切實際準備工作，——尤其是針對着革命的特別需要和現有缺點的工作。我們現在應當特別加緊進行的主要工作是：

(一) 廣大地和深入地實行各種方式的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必須把時刻準備着與國際帝國主義武裝作戰這一覺悟，決心與勇氣，佈滿千百萬工農兵貧民羣衆的心目中。必須把武裝擁護蘇聯，反帝國主義大戰及各國革命鬥爭（工人運動與殖民地革命）與中國革命更親密地聯合呼應起來，以保障中國革命對於國際帝國主義最後勝利。過去對於反帝運動做得極不夠，這是目前運動中最大的危險！

(二) 不僅在政治上，宣傳上，一般組織工作上加緊準備武裝暴動的工作，而且要在軍事組織上，軍事技術上，軍事工作上加緊佈置武裝暴動的工作，武裝工農（糾察隊的武裝訓練與游擊隊的武裝戰爭），黨團員軍事化，都成爲目前日常工作的中心，盡力擴大紅軍，發展地方暴動，發展游擊戰爭，加緊對於在華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各派軍閥的武裝組織中的破壞，分化和奪取的工作，加緊奪取羣衆中的武裝的和半武裝的組織（紅

會，大刀會，小刀會等）的領導，是非常切要的日常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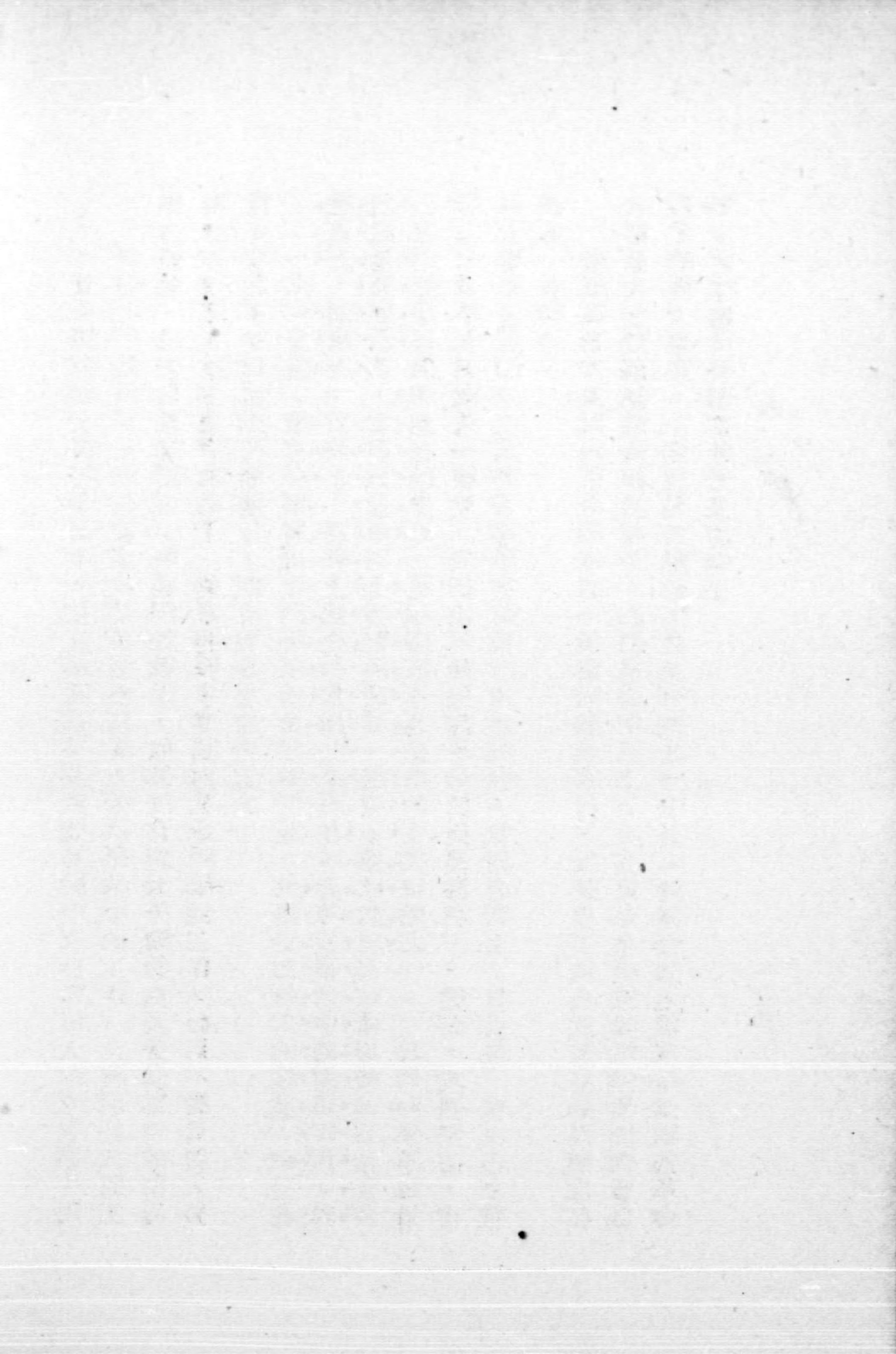
（三）加緊配合工農兵運動發展的平衡，盡可能地配合各地方各省份各區域的革命運動，使之更加平衡發展，加強工人階級對於農民兵士貧民運動的領導，加強中心城市的領導作用和工作，加緊組織主要城市的政治罷工，同盟罷工，以至總同盟罷工，建立和加強工人階級的戰鬥中心組織——赤色工會。

（四）提出國內各民族一律有自決權的總口號，提出各民族的特殊要求，以便把八千萬回民，幾千萬蒙，藏，苗，僮，侗，高麗……等民族，捲進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的巨潮，使他們不僅不致受國際帝國主義及中國統治階級的欺騙蒙蔽而反對整個的中國革命運動，並且積極參加和擁護這一運動。馮玉祥在甘肅的回漢大戰爭，日帝國主義與張學良拚命對於內蒙王公的拉攏，南京政府及閻錫山的卑躬折節歡迎班禪，南京政府的設立蒙藏院及蒙藏學校，英國的積極武裝西藏的王公喇嘛，浙江畬民暴動反對南京政府，四川苗僮能耐堅苦的戰爭……這一切一切都指明從政治上，組織上奪取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廣大勞苦羣衆到統一的解放戰爭的旗幟之下來，成爲非常緊迫的任務。我們敢堅決斷言：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迅速地奪取這些民族之內的廣大勞苦羣衆到工農解放的一般鬥爭上來，則中國革命在國內革命戰爭時將要遭受到極嚴重的威脅與危險！過去我們異常忽視這一工作的錯誤，應該立時完全糾正過來！

(五)勞動婦女與勞動青年，在反軍閥戰爭及武裝暴動中有非常偉大的意義與作用。我們必須嚴厲糾正忽視甚至放棄在這兩部廣大勞苦羣衆中的工作——特別是武裝工作的傾向，我們敢確切斷言：中國解放戰爭，如果沒有廣大勞動婦女及勞動青年的積極參加和擁護，是不會勝利的！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工作，如果不動員廣大勞動婦女和青年都起來積極進行，則沒有成功的希望的！

(六)最後，還有一個有決定命運的問題，值得更加特別的注意，就是在政治上，理論上，組織上，軍事上健全和鞏固共產黨在廣大勞苦羣衆中的領導作用，我們應當公開承認，主觀力量跟不上客觀的發展，黨還不能成爲現有革命形勢和革命發展程度中的足夠的和應有的中心，是現時革命運動中的主要缺點之一。我們如果不加倍努力來戰勝和補救這一缺點，我們便不能保證革命的最後勝利！然而，我們堅信，在偉大事變發展和千百萬勞苦羣衆英勇戰鬥的過程中，我們有辦法，有勇氣，有決心來戰勝這一缺點的。

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這一策略的澈底實行，便是以工農兵武裝暴動推翻現存政權而代之以蘇維埃政權的統治，我們堅信中國工農兵貧民羣衆變軍閥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的偉大事業，一定能夠與蘇聯工農兵羣衆在「十月」時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革命戰爭同樣地得到預期的光榮勝利！





# 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

秋白

中國革命的樞紐，是農民的土地革命。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裡，無產階級必須取得對於農民羣衆的領導權，必須站到土地革命的領袖地位，方才能夠真正徹底的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這是中國革命裡無產階級策略的中心問題。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不但證明：革命動力的變更過程明顯的指示出，不肅清中國封建式的土地關係，便決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且暴露了：中國無產階級政黨裡的機會主義，大部分和中國土地革命問題相關聯着。機會主義策略的基礎，便是寧可聯合妥協的資產階級，而拋棄革命的農民羣衆；「隨後，事實證明了」：中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式土地關係，密切的聯繫着，因而堅決的起來反對土地革命，同時，亦就投降帝國主義，成爲絕對的反革命力量；那時，機會主義又暴露於「寧可聯合富農而拋棄鄉村無產階級和貧農羣衆」的公式。中國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使農民運動的策略裡，表現許多次極嚴重的動搖；這些動搖的根本意義，其實，就是拒絕資產階級民權性的反帝國主義革命裡的無產階級領導權。

中國革命的初期，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對於農民土地問題，就絕對沒有注意——沒有

農民問題的政綱。雖然一九二三年冬天，已經有同志提起土地革命的問題，但是，當時絕對沒有人注意到。當時的注意在什麼地方呢？——在「反帝國主義運動」！當時資產階級對於一切種種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示威遊行抵貨等），還是「表同情的」——還是想利用的。共產黨的目光，「很奇怪」，也只注意到這個問題：怎樣進行所謂「反帝國主義運動」，而得到「社會的同情」。至於農民運動的發展，彷彿是和反帝國主義革命是沒有關係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農民土地革命的發展，是「違背着」黨的意志，「反對着」黨的意志而進行的。因此，最初是反對「農民自動決議減租」，隨後是要求「鄉村的聯合戰線」——聯合正紳反對「土豪劣紳」。武漢時代，因為「國民黨內只有贊成反帝國主義的左派，沒有贊成土地革命的左派」，所以認為兩湖農民運動太危險了，而有發動「第二個五卅」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提議，目的是在保存和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這樣，農民運動策略上的機會主義的第一方式，就是把反帝國主義運動和農民土地革命對立起來。八七會議之後，機會主義派的首領（例如美國的彼彼兒），還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上，企圖說廣州暴動是盲動；斷定中國共產黨只是「關門革命」——領導農民運動，而「忘記了」國外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國內的敵人和國外的敵人，彷彿應當分別對付似的，而且，彷彿首先要緊的是「國外敵人」；爲着反對「國外敵人」，安安逸逸的做反帝國主義「運動」（示威，集會，

叫口號）起見，可以暫時不管農民土地革命運動的指導，只要去要求「鄉村自治」，民權立憲——和「國內敵人」妥協！

當農民羣衆自動的從減租減息，進到抗租抗稅，自動的打倒「四權」（紳權、神權、租權、夫權），——直到沒收地主土地，均分田畝，到了這種時候，國民黨內的資產階級固然堅決起來組織地主豪紳的反革命屠殺政策，小資產階級的領袖也極快的動搖而至於反動。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呢？——逼不得已要承認中國有土地問題了。從前有很久，是否認中國有土地問題的，以爲中國並沒有教科書上所說的封建諸侯，也沒有農奴制度，就不會有土地問題。農民要求分配土地了；然後沒有辦法，要再想法拖延這個問題。於是機會主義者又苦心研究大地主和小地主的問題，——要想定出一個限度叫農民羣衆不要過火，儘在這個大地主的範圍內沒收土地。臨時的對付敵人的策略，固然可以在相當的戰鬥時機，加緊進攻地主的某一部分。但是，機會主義的對共產國際指令的解釋，却是認爲中國地主有嚴格的「大」「小」之分，中國士紳有嚴格的「正」「劣」之分：於是不去領導革命的羣衆前進，却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按照「黨的命令」去阻止羣衆的鬥爭。彷彿小地主既然和外縣中等商業資本家很難分辨，而聯合小資產階級的策略又是「國際的命令」，所以農民土地問題的政綱，從「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變成了「決不沒收小地主」的詞呢。地主的大小問題，所以在黨內費着這許

多精力去研究，正是因為問題的所在，恰好是怎樣保存資產階級在革命戰線之內，——  
『罰呢不沒收小地主，亦許資產階級可以安心了』。農民運動策略上機會主義表現的  
第二方式，就是把小地主和大地主對立起來。

武漢時代終了，農民羣衆不管大小地主，不管二百畝一百畝，到處暴動起來就沒收  
一切地主田地。於是又有一種傾向，認為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均分田  
地，這是再徹底也沒有的了，再激烈也沒有的了。凡是澈底的和激烈的，都是社會主  
義革命，凡是均分財產的，都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  
這就是中國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的邏輯。這是拋棄無產階級的觀念，而和小資  
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完全混淆起來。同時，對於這種劇烈的農民羣衆行動害怕，而  
夢想着安逸的職工運動，於是說這種農民暴動和遊擊戰爭是無政府的運動，中國歷史上  
這類的農民騷擾多得很，不能算做革命勢力，這不是我們真正十二分道地的工業無產階  
級的事情。——無產階級的事情，只是有組織的職工運動。這又是行會主義的表現，用  
『無產階級』的名義，來做拋棄領導農民土地革命的旗幟。漂亮是很漂亮的了，但是  
同列寧主義沒有絲毫的關係！總之，農民運動裡機會主義策略的表現的第三方式，就  
是或者拋棄無產階級的立場，不去領導農民，而做農民的尾巴，或者拋棄農民土地革命  
的領導，而暴露行會性的經濟主義。

最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對於這些機會主義的動搖，加以嚴重的駁斥之後，中國革命正在完全新的條件之下重新收集力量，向着新的高潮進行：鞏固無產階級的基礎，爭取主要的產業和城市，準備去領導那正在醞釀的農民戰爭，正是共產黨的任務；在中國革命的這種新的階段之上，中國共產黨對於農民運動，正需要極堅決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需要更詳細的確定的對於農民裡各階層的策略，需要正確的爭取農民羣衆的策略；可是，我們又發見機會主義的傾向：說——『總的策略任務，是反對地主階級，必須和富農結合聯合戰線，如果故意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那就是不對的』，『黨的總的策略路線是聯合富農，可是並不因此而應當停止貧農反對富農的階級鬥爭』。這樣，因為『了解了』中國革命還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上，所以反對沒收土地的行動弄到富農身上去；因為要反對地主階級，就只看見富農是無產階級的同盟。這樣的了解，根本和列寧主義是不相容的。所以農民運動策略上機會主義表現的第四方式，就是聯合富農，拋棄農民羣衆，以及土地革命的領導權的鬥爭。

## 二

中國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分割成爲許多勢力範圍。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的政策，一般說來，就是互相搶奪這些勢力範圍。中國的國際地位，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表明『重新瓜分已經分過的世界的鬥爭，新的財政資本國家方面，要尋找『晒太陽

的地方」，發狂似的反對舊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舊的帝國主義國家正在拚死命的抓住了已經搶到的東西」。中國何以有勢力範圍劃分的可能呢？中國經濟的特別有兩方面：一是中國無論怎樣落後，但是已經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機體，他已經是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所以每一帝國主義國家，儘可能的抓住中國，把中國歸到他自己的經濟機體裡去。二是中國自身却還並沒有形成全國的市場，而分裂着許多經濟上半獨立的區域，每一個區域各有各的工商業中心，而形成地方市場——其中有許多是直接可以和國外發生商業的財政的關係。所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初步，總是霸佔這些各個的區域，而造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中國的各區域，有着半獨立的地方市場，地方性質的商業資本和錢莊資本，各有各的財政機關和武裝勢力。帝國主義的列強，尤其是英日，早已能夠佔領中國的這種區域，以其「商業中心為出發點，而使整個的區域，歸到英國或日本的經濟機體裏去（例如滿洲和廣東）。這就是造成軍閥制度和軍閥割據的最好基礎。——軍閥制度就在這種區域，找着自己的社會階級的基礎和國外帝國主義勢力的贊助。同時，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在爭取對於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的支配權，——這種中央政府是替帝國主義在「法律上」，在國際公法上，固定他的在華勢力的機關。這種情形之下，封建殘餘和落後的土地關係，完全的保存着，做軍閥統治的根底。「中國鄉村之中，最初積聚式的商業資本和封建的統治地主的統治，混合生長着，而

且商業資本傳受地主方面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式剝削和壓迫方法』（史太林）。中國的商業資本積累起來，極大部分都不能在『民族工業』裏找着自己的出路，或者在多少有些意義的農業之『資本主義化』裡找着出路；而是一方面投資到洋商企業裏去，——這些洋商企業所給的利息，常常比較得多，而且能夠得着更大的政治上的保護，——別方面——就是投資到半封建式的土地私產裏去。中國工業化的前途上，橫着如此之大的障礙；同時，對於農民的剝削，因為市場關係和貨幣關係的發展，都是無限制的日益加重；農業經濟的危機是在極廣大的開展，極長久的綿延：光緒末年直到現在二十多年的水旱災荒，加上國內混戰，使無限量的農民或者餓死，或者完全失業破產。廣大的破產失業的羣衆之存在，和外國資本的壓迫，一方面造成高利資本和租田制度之剝削日益加緊的情形，別方面，不但使城市工人勞動者的勞動條件極端的惡化，而且使兵匪的現象極廣泛的發展，使僱傭軍隊的制度得着良好的基礎。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能夠充分自由的在經濟上經過鉅商買辦，支配着整個地主高利資本的系統，而剝削中國，在政治上經過軍閥官僚支配着整個豪紳胥吏的機器，而統治中國。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正是工農民衆，利用複雜而混亂的『中國統治同盟』內部競爭分崩的過程，起來襲擊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堡壘。『中國統治同盟』不但包含着英日法列強的帝國主義，而且包含着各派各系各地域的買辦豪紳地主階級。中國資產階級的『參加國民革命』，

原本只是要求加入統治同盟的微弱的呼聲，他既然不願意也不敢想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亦不願意並不能夠推翻封建豪紳的統治，——因為中國資產階級自己和封建地主混合生長着，不但商業資本家是如此，就是工業資本家之中也很難找着一個不愛地主的。

誰要打著燈籠去找，我勸他不要枉費力罷。中國幼稚的工業資產階級，只在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初期，是可以參加的。等到革命深入的時候，不但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農民羣衆的土地革命，也立刻使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堅決反對反帝國主義革命鬥爭，而想阻止工農的行動於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範圍之內，替他做向帝國主義講價錢的賣國工具。中國工業資產階級的背叛革命，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和土地革命不共戴天的鮮血寫的證書。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革命失敗，結果是中國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根本沒有絲毫解決；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加入了「統治同盟」，可是他只是依靠封建軍閥的勢力來救自己並且救地主，而不能解決甚麼土地問題；這樣，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勢力，重新鞏固而加強，並且保存着他的社會基礎的主要成份——豪紳地主和商業資本混合生長的地方政權，軍閥制度。

於是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不但繼續存在，並且更加深。一般的說來，軍閥的完全更換青天白日旗，也正是因為國民黨完全走上軍閥的道路！從今以後，國民黨和軍閥這兩件東西，極不容易分別，表面上看來，國民黨軍閥的混戰，對於北京政府之下的軍



鬧混戰，也簡直是直接的繼續。中國的現象，仍舊是農民羣衆的貧窮化，城市貧民生活的惡化，中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日益增長，而且這些現象，比以前更加加倍的厲害；中國仍舊是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局面，各區域的軍閥仍舊是互相搶奪；英日等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反而更加鞏固。美國帝國主義，最近極力的鑽進中國經濟財政的空隙，——英日帝國主義所留下的空隙；——可是，這還並沒有改變中國主要的情形，並不能使「中國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統一，解決土地問題，消滅封建殘餘」，而只是更加加緊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尤其在最初一期，特別先行爆發中國反動營壘之間的矛盾——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各派之間的矛盾，引起「殖民地上的小戰爭」。「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的小戰爭（中國的蔣桂和蔣馮戰爭）背後暗藏着日益增長的英美競爭，這種小戰爭是英美爭奪霸權的大戰的序幕」（第十次執委全會的國際形勢及共產國際的當前任務決議案）。而中國主要的矛盾：工農和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加劇烈起來。

### 三

許多的戰爭和軍閥的統治，幾乎完全毀壞了中國的人工灌溉的一切設備，帝國主義榨取中國的原料而破壞中國茶絲等類的生產。地主的剝削日益加重，高利資本的兼併和壓榨，軍閥官僚的無限制的掠奪……引起空前的大災荒，重複的水旱蝗蟲。一般說來，

農民羣衆簡直不能實行簡單的重複生產。單就前年和去年的災荒來說，據官場消息，災區擴大到十七省，災民總數在五千萬人以上。這樣嚴重的農業危機，使農民羣衆的生活狀況極端的惡化，極廣大的貧民化。中國的反動派沒有能力阻止這種過程，沒有能力減輕農業的危機。中國豪紳地主的封建勢力仍舊處於統治的地位，他們的發展前途，正是加重封建式的剝削，即使和商業資本更多的混合生長，也不是甚麼『文明化』——不是蛻化成爲教科書上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的資產階級，而只是在變態的新形式裡，繼續實行封建的剝削。至於資產階級，在戰爭破壞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情形之下，在外國資本加強壓迫之下，他的發展趨勢，不是獨立的民族工業的形成和擴大，而是民族工業的縮小，民族工業的『非民族化』，而是更多的移轉資本到封建性的土地私產裡去，移轉到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買辦企業裡去，移轉到『政治投機』（內債）裏去，——而做包捐包稅等的勾當。資產階級並不因爲中國革命的失敗，而和封建性的土地關係更疏遠些！他和整個的封建性的剝削系統聯繫着。他在土地問題上，不能和豪紳地主有多大的原則上的不同立場。南京政府既然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盟，自然，他沒有絲毫能力解決甚麼土地問題，並且他用天下最殘酷的白色恐怖，答覆任何一種農民的解決土地問題的企圖。

固然，南京政府之下有一個胡漢民的土地委員會。可是，第一，胡漢民土地委員

會的土地法草案，沒有絲毫實行的意義，這不但不是甚麼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土地改良法案，並且比不上斯托柳賓式的地主階級的土地問題『解決法』。第二，胡漢民的土  
地法草案，只是表面上說『平均地權』，『按照政府所佔地價收買土地』，事實上極端明  
顯的，只有一個整理田稅的用意，就是把半世紀以來事實上所加的田賦（附加稅，銀兩  
折算，陋規等等），加以法律上的承認的企圖。這就是更加增多政府稅源的辦法。  
即使馬克思列甫主義忽然完全破產，南京政府居然會統一中國，中國居然會有所謂法律  
，居然可以按照這草案實行收稅，那麼，這尙且不是斯托柳賓主義的實現，而只是更加  
使農民羣衆的破產，即使地主豪紳階級更加加重對於獨立的小農民的剝削。再則，南  
京政府在農民暴動的危險之下，繼續武漢政府的口頭禪，常常談『二五減租』。但是  
，國民黨的，『二五減租』，完全是欺騙民衆的宣傳。兩湖廣東已經屢次用政府和黨  
部的命令，取消『共產時代』的二五減租的決議。就是浙東幾縣所實行的二五減租，  
現在也已經由省政府公令取消（今年四月二十二日上海新聞報）。江蘇省並且設立專門  
懲辦佃農的監獄。

況且，現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和北京政府時代政權的不同，不但在於：國民黨的  
政權已經不是純粹官僚買辦的政權，而主要的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且這  
種不同，還在於：現在國民黨的政權，是經過羣衆土地革命的襲擊而勉強保持着的政權

。所以這種政權的「土地改良」宣傳，并不足證明中國資產階級真正願意或者能夠實行甚麼改良，去造成整個的一個富農的階層，使他們做國民黨政權在鄉村之中的基礎。「土地改良」的宣傳，反而證明中國鄉村的不能安靜，證明農民暴動的危險，對於國民黨政權，這不是「兒戲」的。

至於事實上，國民黨的「農民政策」是各省各縣國民黨（軍閥）政府，儘在增加無奇不有的苛捐雜稅，加重鹽稅等等……實行實際上的軍事封建式的徭役（拉夫，拉車等）。至於有些省份設立所謂村莊制度，恢復保甲，實行聯保，「用新的豪紳代替舊的豪紳」。這更說不上是國民黨依據富農的政策。這是用新的力量維持舊的統治：英國保守黨和自由黨政權的變更，並沒有變更政權的階級基礎。何況，所謂保甲式的村莊制度，不是甚麼民權主義的鄉村自治，而是更週密的封建統治。如果這些可以稱為「土地改良」，那麼，這種「改良」，只是更加加重一般農民羣衆的壓迫，束縛，饑餓和死亡——加深農業的危機。

日益加深的農業危機和這種背景上日益惡化的農民羣衆的生活，不可避免的要引起農民羣衆反對地主軍閥的鬥爭。極大多數的農民，簡直是絕對沒有出路，而只有拚命的鬥爭。所以，一九二七年以來極端的白色恐怖和清鄉，不能威嚇住羣衆的劇烈鬥爭。中國國民黨和地主，能夠消滅農民的小蘇維埃共和國，能夠消滅農民的游擊隊，但

是他們不能阻止別的農民的小蘇維埃成立起來，不能阻止別的游擊隊又暴動起來。其他農民原始的暴動更是非常之多。一九二七年末更到現在：（一）農民的遊擊戰爭，仍舊陸續的發生，此起彼落的不斷爆發。——朱毛的游擊隊等，在去年六七月間在湖南江西邊界有一時期的發展，今年三四月間在江西福建湖南廣東邊境又有一次的擴大勢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報又記載朱毛佔領好些縣份。并且滿洲的報上有許多通信，說漢口附近新發生五六千的農民軍，四川有將近有一師兵士的譁變和農民聯合……其他如地方農民抗租抗稅的鬥爭，不斷的有許多消息。（二）中國北部紅槍會大刀會小刀會許多種名目的原始農民組織，一年以來也是不斷的『騷擾』；其中的指導的往往在小的豪紳富農手裏——他們的政治理想，不但是根本不提土地問題，并且用迷信宗教式的祕密結社方法，籠絡羣衆，而領導到真命天子的崇拜。固然，劫富濟貧等的原始『共產主義』的旗幟，也往往可以看見，可是，比較是佔少數。只有相當有共產黨影響的地方，這些原始農民組織，能夠轉變他們的『領導者』，或者分裂起來，例如河南有些紅槍會分裂出貧農的光蛋會。此外，豪紳富農，領導羣衆走妥協的道路，去跪香請願，要求減稅的運動，也是時常可以聽見。（三）因爲饑荒特別重大的原故，甘肅回民在一年之中有兩次巨大的暴動，其中有許多回族的農民參加。最近，又有第三次暴動的消息。回民暴動的旗幟，是單純的民族主義，他的指導，雖然還在所謂『回紳』手裡，可以受反

動營量，某些派別利用。  
成問題的。

一二四

但是回民羣衆的革命活動，的確有客觀的前提，這已經是不成問題的。

所有這些運動和鬥爭，都在極端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進行，都在中國革命第一次高級的革命，不能解決中國封建勢力和農民羣衆的矛盾的絲毫，中國的農業危機的激烈和深入是如何的厲害。

#### 四

封建餘孽的土地關係和軍閥制度，還是佔着統治的地位；資產階級對於土地問題，甚至不能有極不徹底的解決和改良；封建豪紳和商業資本的混合體，保持封建性的中世紀的剝削和壓迫。繼續不斷的軍閥混戰，加深農業危機，並且重復產生那種特殊的封建關係；帝國主義方面，一般都是維持鞏固封建性的軍閥統治；——所有這些，新規定了那統治着中國鄉村的現存「秩序」；這種「秩序」就是：農民的絕對沒有政治權利，極端苛刻的租田制度，而且小地主尤其苛刻，田租是日益增高，任意的極端繁重的稅捐，高利貸的盤剝非常厲害，鄉村苦力僱農的勞動條件等於地獄，軍閥的封建式的徭役，地主紳商獨佔農產原料的市場。

「這種「秩序」還統治着的場合和關係裡，這種「秩序」既然是統治着——那麼，農民

的全體都是這種「秩序」的仇敵。對着農奴制度，對着農奴主和地主，對着替地主等服務的國家——農民仍舊繼續着是一個階級，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而是農奴制度社會的階級，就是「等級性的階級」。我們鄉村之中，農奴制度社會受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排擠有多少，那麼，農民亦就有多少不成其為一個階級，而分成農村無產階級和農村資產階級（大的，中等的，小的，最小的）。農奴制度的關係還有多少保存着，農民」也就有多少還是一個階級……」（列寧集第二版第五卷第九十二三頁）。

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裡，「農民」和地主階級的對抗，顯然是在加強而劇烈，這是民權主義革命的中心任務。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提出自己的土地革命政綱，目的正在於推翻軍閥制度和豪紳地主統治的封建秩序，即便利於鄉村裡階級鬥爭的自由發展，因為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上，極複雜的土地關係，自然把一般的民權主義任務提到第一等的地位。而且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够領導那必然要到來的「總的民權主義反帝國主義的襲擊」，——我們是不能拋棄這種領導者的責任的。

所以中國革命裡無產階級的總的戰術路線，非常之明顯。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特別指明：「主要敵人是豪紳地主」，「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不可以混亂」——這都是很正確的。可是，因此說「故意加緊反對富農是不對的」，那就開始混亂的策略問題上的解釋，放開機會主義的道路。從此而「不要反對富農」，

而「聯合富農」，成爲新的口號，成爲總的策略上的方針。列寧對於民權革命裡戰術路線的說明是：「起先同着『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而革命亦就仍舊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隨後，同着貧農，同着半無產階級，同着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列寧集第一版第十五卷，第五百〇八頁）。同時，對於富農，一開始就應當有明確的關係：「這一階層沒有雇農和短工的僱用，他是不能存在的。絕無疑義的；這一階層是仇視農奴制度和地主官僚的，他能够成爲民權主義者；可是，同樣無疑義的：這一階層對於農村無產階級亦是仇視的。一切在土地問題黨綱和策略裡，蒙混和忘記這種階級仇視的企圖，都是有意的無意的拋棄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的任務是——無論甚麼時候，都不要離開階級的觀點，要組織城市和農村無產階級的密切的聯盟」（列寧集第一版第六卷，第一百十四頁）。

## 五

中國農民階層的問題，並且因爲一般的政治經濟狀況和發展趨勢，以及極端複雜的土地關係的緣故，所以更加有特殊的意義。封建餘孽占着統治的地位，再加以外國資本的壓迫，造成更大的障礙，「阻止小資本投到生產裡去，阻止小資本在農業和工業裡的週轉。這個自然的結果，就是資本的最壞最低等的形式，商業資本和高利資本，得



着無限的傳播。少數富農·處於「氣力微小的」農民羣衆之中，而農民羣衆都半餓半飽的生活在極小的土地之上；這些富農，就不可避免的變成最壞的剝削者，放債盤剝貧農，實行冬忙還債的辦法（做工抵債）等等」。富農是最壞的剝削者，必定做高利貸的勾當……這在俄國農奴制度餘孽統治之下，也是這樣。中國的情形，只有更加厲害。

○ 中國和俄國富農的分別，却是由於中國土地關係裡租田制度的特性，土地使農民之中，極少數的人，如果能夠積聚資本，就多份的投資到土地私產裡去，並且出租田地而收受田租，變成小地主或者半地主。中國極大的戰禍災荒和農業危機的環境裡，極嚴重的軍閥封建壓迫和絕對沒有資產階級式的法律保障的條件之下，富農避開自己經營資本主義農家經濟的道路，而用封建式的租田制度實行剝削。利用僱工和新式技術的利益，比租田制度少得多，而且經常的有虧本的危險。利用租田制度，就可以把一切意中的虧耗，轉嫁到佃農身上。況且，一般農業技術的平均程度，都不利於資本主義式農家經濟的發展。所以，中國富農生長成小地主半地主的第一個條件，是租田制度。

第二個條件，就是紳士統治的制度，使富農必然的要取得地方上小紳士的地位，否則他在軍閥官僚的壓榨機器之下，就應當破產而再降落到貧困的地位。少數富農在中國條件之下，可以做得到生長而成小紳士的事，正因為軍閥制度，破毀了舊時代的士大夫世族的統治，即形成了紳商混合的統治：有錢的不但有剝削的能力，並且就有壓迫的權

勢——就有和平民不同的身份。封建關係在中國有許多畸形的重復產生的過程，也正是在這種地方表現出來。

中國極大多數的富農，在高利商業資本的關係上，在農村小資本更加困難投入生產的關係上，比起俄國當初的富農來，尤其要偏重於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所謂最壞的最低等的資本形式；而且，還兼着用完全的封建地主的租田制度的剝削方式，——這更是俄國當初的富農所沒有情形。因此，『中國的富農——大多數是小地主，用更苛刻更殘酷的方式來剝削農民的主要羣衆』。而且小地主的或半地主的富農，往往以鄉村裏的小紳士或小胥吏的資格，和軍閥官僚的政權機關混合生長着，成爲最直接的鄉村統治機關的爪牙（包捐，包稅，保甲，村長等等機關之某種部分）。固然，資本主義關係比較發展的區域，例如江浙廣東，的確有極少數的富農，單是自己經營農場，專用雇工的方法，而不兼着出租田地。但是，這種資本主義的富農，數量非常之少，而且即使有的時候，甚至於是租種地主田地的佃農（爲生產目的而租田的），都多少和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關聯着（農業高利貸或者包捐包稅）。這種極少的資本主義富農，在一般封建關係佔着統治地位的環境之下，他們的發展前途，多份是向着半地主化的方向進行，否則，就是『墮落』下去。於是，在政治方面，他們亦必定要勾結豪紳，利用所謂『經濟之外』的力量。

因此，中國的富農，極少實行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而多份是地主封建剝削系統的代表。中國一切富農，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失敗之後，更加暴露他們但不能爲土地革命而鬥爭，並且不能成爲民權主義者，而一般的公律，只是，『青天白日主義』的信徒。

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聯盟的統治，他保持着鞏固着那軍閥的『封建地主和商業資本混合生長』的政權，擁護着封建性的土地關係。他的社會基礎，決沒有移轉到富農。紳商地主和農民羣衆的對抗，仍舊保存着主要的地位。這是沒有疑義的。列甫，『同着全體農民反對地主封建制度的公式，對於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仍舊是戰術路線的總方針，亦是沒有疑義的。可是，在俄國民權革命階段的時候，富農雖然也並不是不利用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然而主要的還是資本主義關係的代表，『能夠成爲民權主義者』，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前，和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系統，立於對抗的地位，——在這種時候，聯合全體農民的口號，尙且決不能夠解釋成聯合富農的意思。那麼，現在中國的富農，『多份是封建地主剝削系統的代表』和紳商統治的軍閥官僚機關混合生長着，——這種『聯合富農』的結論，尤其是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結論。何況中國革命暫時失敗之後，現在國民黨往往能夠利用富農來鎮壓農民運動，正是利用那種『青天白日主義』，散佈着皇帝（國民黨軍閥）統治之下的合法主義。

總之，外國資本侵略之下，特殊的中國土地關係，紳商混合統治的軍閥制度，破產失業的喪失土地的農民非常之廣大，而工業資本的發展和生產力的增高，受着多方面的阻礙，——農村裏市場關係和貨幣關係發展，所引起的畸形的階級分化，使農民在這資本主義畸形的發展之下，有特殊的形勢，而富農也就帶着特殊的社會性質。農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式的農家經濟的發展，亦帶着畸形的狀態。同時，豪紳地主階級和商業資本的剝削階級之內各種部分的關係，以及富農對於軍閥統治的關係，都有極可注意的特點。

因此，必須在農民問題裏，注意下列的三方面：

第一、極大多數的農民羣衆，自耕農和佃農，都在紳商地主階級極奇酷殘暴的剝削和壓迫之下，都是極大規模的貧民化的材料。貧農不必說，中農的廣大羣衆，都在破產的進程之中。不論是自耕農和佃農，其中都有中農貧農等的分別，都受着地主豪紳的軍閥統治的壓榨。「農民」之中雖然分泌出極端少的成份，變成富農，大多數更是一定變成半地主的富農，並且有許多半地主的富農，是從小地主破產貧因而「墮落」下來的；然而，這並不減弱農民和豪紳對抗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更加加強這種對抗。中國農民羣衆和紳商地主的對抗，很明顯的表現着封建社會性的對抗。小地主，半

地主的富農，甚至資本主義的富農，在這個對抗裏，（尤其是中國最近革命過程之中，——農民羣衆平民式的摧毀封建的土地關係運動之中），事實上是站在豪紳地主階級方面的，是贊助封建式的土地關係的保存的。民權主義的力量，只是農民羣衆的全體，而決不能在富農方面，就算是資本主義富農方面去找。

第二、中國鄉村裏，破產失業的過程既然非常之劇烈，也就不但有經常出賣勞動力

的鄉村無產階級（雇農），並且有極廣大的半無產階級——自己耕田的經濟不能維持生活，而必須兼做雇工的。除農場工作之外，還有一種搬運等類的苦力。雇工的勞動條件，都是惡劣到萬分，工資是極低的。鄉村雇工的僱主，固然大多數是地主商人和官廳。可是富農的對待雇工，只會比地主豪商在計算上更加苛刻。地主官廳等的「僱用條件」，與其說是「僱用」，不如說是強迫的勞役。商人也不是例外；而高利的債主，更是強迫債戶做工還債。南方各省，這種苦力雇農之中，往往有很多農婦和兒童，跟着父親丈夫去做工，而不能領取工資。至於普通雇農之中，長工的勞動條件比較固定些，有住宿和伙食的供給，有每年或每月的工資，然也是很低的；短工的工資看各地情形不同。中農往往亦用雇農，大半都是短工。最近飢荒之中，更有以「以工代賑」的名義，驅使飢民做工，不付工資，而只發極少米糧（一日三合米，陝西）。

中國農村之中僱用勞動的使用，不是不廣泛；可是，有兩點可以注意：（一）農村資

產階級（僱主的富農）和農村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抗，固然也在增長，可是，還大半隱蔽在豪紳役使平民的總形勢裏——大多數的僱主是地主豪商，因此，勞動力市場上的僱用條件，是由他們支配着，富農的不能有幾多事實上的不同。然而「宗法社會的浪漫主義」，恰好是富農利用的工具，說甚麼「親友帮忙」等等，而剝削僱農和短工。（二）農村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大半還是模糊的，一方面是因為都是喪失土地的農民，他們的鬥爭，不能和爭土地的鬥爭分開；別方面，更因為極大多數還保存着自己耕田的小經濟，反對僱用條件上的剝削，不能明顯的感覺到。農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正要脫離「農民的共同利益」的圈套，而爭取政治上的階級獨立。無產階級應當領導農民羣衆的民權鬥爭，獨立的去發動抗稅抗捐等的鬥爭，要認清中國農村半無產階級是土地革命的大力量。同時，主要的，亦要認定封建社會性的對抗之外，還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抗，指出農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任務。當然，如果保存「不加緊反對富農」的口號，就不能有真正組織農村工人的工作，不會加緊他們的鬥爭，提高這些最落後的無產階級意識。至於否認資本主義富農的存在，否認田租高利剝削之外，還有農村中勞資鬥爭的任務，那就不用說了。

第三、中國軍閥統治之下的混戰和豪紳資產階級各派之間的競爭排擠，是如此之劇烈，形成將近二十年的割據局面，互相鬥爭的紊亂狀態。這種情形，不但影響到一般

羣衆的破產失業和生活惡化，而且還加緊每縣每區之內小豪紳地主之間的吞噬：每一縣的豪紳之中往往也分成兩三派，而經常的鬥爭着。鄉村中的小豪紳小地主以至富農，爲着保持和爭奪自己的剝削所得的份數，往往依附着某派軍閥官僚，某派大的豪紳地主反對別一派（青天白日主義）。農民羣衆反對軍閥統治的總鬥爭之中，這些富農小豪紳的「反抗」軍閥，足以造成一般羣衆的幻想，以爲他們亦是革命的，或者以爲他們的爭鬥道路（勾結軍閥，大刀紅鎗的迷信方法），是真正解放的道路。如果半地主的富農，在鬥爭轉到抗租形式的時候，比較容易暴露反動的面目（小豪紳小地主的反動面目，當然，更容易看得出），那麼，資本主義的富農對於羣衆的反動影響，就比較得更加厲害些。所以，否認這種情形，而忽視爭取農民羣衆的任務，尙且必定間接的贊助資產階級和富農，以及其他反動思想對於農民羣衆的影響，何況是聯合富農的口號！

## 六

「聯合富農」的公式，在中國鄉村裏這種階級關係之中，應當有怎樣危險的結果，是很顯明的了。民權革命裏對於農民運動的策略方針，應當服從這裏的總的戰術路線：推翻紳商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摧毀軍閥制度的秩序——實行徹底的平民式的土地革命。策略方針上，因此特別要注意對於農民裏各階層的關係：就是依據在那一階層上，可以最大限度的最徹底的實現土地革命的問題。

第一種答案，認為殖民地革命既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麼，資產階級即使不要土地革命，至少也要反對封建而要求改良農民生活；自然，富農自己，不管是不是半地主，更加要改良生活，所以至少要聯合富農。實際上，這不單是聯合富農，簡直是聯合最小的紳士的策略，這是過去所謂『鄉村聯合戰線』，以反對土豪劣紳策略的變相。

第二種答案，認為中國的特別情形，使富農都變成小地主和半地主，而且會蜕化成爲現成的斯託柳賓政策基礎，開闢改良主義的道路；至於其他一切農民，便都是一片灰色的羣衆，其中沒有階級的分化，自然會跟着無產階級來實行土地革命，不用去和富農爭取羣衆的領導權；同時，還認為革命既然還只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那麼，爲避免那可能的斯託柳賓道路實現起見，彷彿應當使半地主的富農中立，主張罰呢不沒收富農的土地。這雖然不是公開主張聯合資本主義富農而使半地主富農中立的策略，但是否認中國資本主義式富農的存在，否認富農參加客觀上革命的農民鬥爭及其對於羣衆的影響，事實上是投降富農，拋棄和他爭奪羣衆的任務，放任他領導農民運動到妥協反動的道路上去。

第三種答案，是說『國民黨政府是代表城市資產階級鄉村富農而與買辦地主妥協的政府』，所以資產階級民族革命早已完結，封建殘餘已不存在，於是整個的中國農民運



動都成了反對富農的鬥爭。這是表面上左傾的空談，實際上亦是右派的中心政綱：中國革命已經告一階段，走上了資本主義進化的道路（奧國社會民主黨鮑威爾），一切農民游擊戰爭，都成爲無益的無政府主義的胡鬧，最好是要站在「真正道地的工業無產階級」的觀點上，去專門幫助「真正道地的鄉村無產階級」，進行「純潔而真正老牌的」階級鬥爭；這是拋棄反對地主的鬥爭，投降地主，而要實行所謂「鄉村經濟主義」的策略。

所有這些機會主義的答案，實際上都是民族改良主義的影響，企圖屈服無產階級的表現。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方針，應當是：——

推翻豪紳地主階級的統治和軍閥官僚的秩序，實行土地革命的總的戰術路線之下：（一）農村鬥爭的中心任務，是要反對豪紳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反對站着這聯盟背後的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出租田地用高利貸包捐包稅及壟斷農產市場等方法剝削農民羣衆的人，亦就是要反對半地主的富農和反對地主一樣；（二）實行堅決的鬥爭，去爭取對於中農羣衆的領導權，要鞏固和中農的聯盟，堅決依據在貧農的基本力量之上——發動他們反對地主軍閥以及富農的鬥爭；（三）反對一切民族改良主義（從蔣介石到譚平山）的影響，反對一切反動的混亂思想。富農，尤其是資本主義富農，參加反對軍閥和反對稅捐運動的時候，並不應當改變對於富農的總路線，而應當和他們爭取農民羣衆的領

導，不讓富農有利用羣衆以遂其私利的可能」；（四）「獨立的組織僱農——農村無產階級，領導他們的階級鬥爭，反對一切雇主：地主紳商以至於富農，並且特別『解釋：農村工人苦力的利益，和『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互相對立着』；同時要注意領導農村工人反對帝國主義軍閥政權的鬥爭，而且要建立他們在這種運動的領導權，尤其是直接關聯農村的土地革命裏的領導作用，——農村工人是無產階級在鄉村裏的支柱；『不要忘記：僱農是喪失土地的農民，他們是不能夠並且不應當站在全體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對一切封建制度的鬥爭之外的』。

第六次大會議決案之中，勉強分別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富農；以及分別半地主和資本主義的富農，而不是去明顯的提出豪紳地主的統治的地位，却是去定出分別對付：聯合，中立和反對的策略方針；——這都引起機會主義的解釋，例如要說呢不沒收富農土地，以至懷疑土地國有；或者要削弱鄉村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或者看見富農參加反軍閥的鬥爭，便認為他們的作用還要高於汪陳派第三黨一等。共產國際執委，因此指出中國第六次大會決議的模糊和含混，而加以明確的指正：『一般的公律，是中國革命失敗之後，鄉村裏的富農份子，到處公開的起來反對農民羣衆而站在反動方面』；『發動鄉村無產階級運動和團結鄉村貧農的任務，應當不顧富農怎樣，不怕富農『離開革命』的去進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口號，解釋成爲不沒收富農土地，是不對的』；總之『不

應當對富農讓步而束縛自己的積極性」，而應當和他們去爭取羣衆的領導，「使羣衆脫離資產階級和富農的影響」（國際執委論中國農民問題的信）。

## 七

中國農民運動策略的正確的指出，取消聯合富農的口號和其他機會主義的說話，精確的說明對於鄉村裏各社會階層的關係，這並不應當動搖：中國現在的革命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質的定義。「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階段上的主要任務既然沒有解決（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度沒有消滅，外國資本的統治沒有取消，軍閥制度沒有消滅，中國沒有真正統一），那麼，中國將要到來的革命高潮的最初時期，仍舊保存着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性質。同時必須指出：解放鬥爭的階段上，已經要無產階級去團結貧農而鞏固無產階級對於全體農民的領導作用，這種情形，再加上其他的情形，正應當對於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速度的速度，有良好的影響。」

這才是正確的對於農民問題與革命性質問題的正確的答案，而不是托洛斯基式的解釋。史大林同志說：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是政權問題，不能因為革命的失敗或退却，即說切合於政權問題的總的戰術路線就不對了。中國無產階級現在仍舊應當領導「全體農民」去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同時，絲毫不模糊農民內部的階級對抗，尤其要認清一切豪紳地主式的剝削成份，包含着半地主的富農，而且是與「農民」對立的主要

矛盾。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經過了斯托柳賓的製造資本主義富農的政策。直到歐戰期間，革命的性質仍舊還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列寧說：「整個的十年——偉大的一九〇五到十五年，——證明俄國革命有兩條階級路線，而且只有兩條階級的路線。農民的分化加強了農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驚醒了許多政治上睡着的份子，使農村的無產階級接近了城市的無產階級……然而「農民」和馬爾考夫，羅曼諾夫，赫沃斯托夫（地主）之間的對抗，是加強了，增長了，劇烈了。這是這樣明顯的真相，就算托洛斯基在巴黎做的文章，有幾十篇，有幾千句，也『駁』不倒的。托洛斯基事實上贊助俄國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家，他們「否認」農民的作用，就是不願意推動農民起來革命」（列寧集第一版第十三卷，第二百十四頁）。

否認農民的作用而放任農民在資產階級影響之下，和否認農民的作用，而公開主張聯合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或者聯合青天白日主義的富農，都是同樣的機會主義。

## 八

現在中國繼續發展着的農民運動，大半還是政治上不覺悟的運動，可是必然是反對現存秩序的，也就是反對封建豪紳的統治的。中國共產黨任務之一，就是贊助一切革命的反對現存政治社會秩序的羣衆運動：因此，中國共產黨應當竭力去贊助一般農民自發的鬥爭，並且肅清這種農民運動裏的反動性的混合物，而顯明他的革命的民權主義的

內容，從富農小豪紳手裏，爭取這些運動的領導權，發展農民的革命意識，即引導他們的民權要求到底。根據正確的戰術路線和策略方針，黨的具體的任務，應當是：

第一，廣大的工農民衆之中宣傳：中國共產黨認爲自己的任務，是最努力的贊助農民的一切革命運動，改善農民生活狀況的一切行動，直到農民蘇維埃的創立和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官有的寺院的……土地。

第二，揭破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以及汪陳派第三黨的「改良主義」的欺騙宣傳。實行極廣大的反對軍閥混戰的有系統的宣傳運動；提出中心的宣傳性質的口號：「變軍閥戰爭爲民衆反對軍閥的階級戰爭；變各派豪紳資產階級的混戰爲工農反對豪紳資產階級的戰爭」；反對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一切和平主義的欺騙宣傳。農民之中的反帝國主義宣傳，應當要擴大，並有系統的進行，要和土地革命的宣傳聯絡起來。

組織各種各式的農民團體，如俱樂部，體育會等，名稱可以是極不一致的，主要的是農民運動幹部的公開形式，——只要有多少的可能，便要利用多少公開的方式，目的却是一定要團結秘密的小組，做農民委員會的核心。贊助農民運動的一切部分要求，如反對苛捐雜稅，要求減租減稅，取消高利債務，要求發給飢民米糧，要求增加米糧，要求發給衣服等等」。這些運動，都應當是羣衆的行動，而且要隨時在組織上鞏固黨的影響。

第三，對於農民，提出組織農民委員會的必要：提出改組國民黨官辦的農民協會，爲鄉村一般農民羣衆選舉的農民委員會的必要（如果有官辦的或國民黨左派的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應當是下層羣衆鬥爭的直接機關，應當從鬥爭之中，部分要求運動之中產生出來，執行反對國民黨政府軍閥和地主的鬥爭，而成爲集中羣衆革命力量的中心。真正羣衆的游擊戰爭勝利的時候，農民委員會變成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

第四，特別注意農民秘密結社的運動，必參加進去工作；在這種武裝農民之中發展黨的影響，征取羣衆而和反動領袖鬥爭；鞏固其中黨的影響，必須組織無黨農民團結在黨團的周圍，提出正確的口號和政綱，和富農小豪紳的領袖爭取運動的領導權。

第五，真正有羣衆發動的地方，爲着動搖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起見，號召農民和農村無產階級起來實行各種政治示威，同盟抗稅抗租，反對拉夫拉車，反抗政府官廳的命令，一直到組織游擊戰爭；但是，沒有羣衆直接革命鬥爭的時機，或者顯然不利的環境，就不可以組織游擊戰爭。

第六，軍閥混戰的場合理，要發展蘇維埃區域，特別加緊兵士運動，使他和一般農民運動聯絡起來。組織並且儘可能的擴大農軍（小的工農革命軍），運用游擊戰術，避開過於大的敵軍，而襲擊反動武裝的小隊伍。

一切佈置的方針，是要有系統的造成區域政權以及一省幾省蘇維埃政權的條件——

要注意這個雖然比較遙遠的前途。

第七，獨立組織農村的無產階級（僱農工會），吸引農婦兒童加入，力求這種組織和城市無產階級結合起來。僱農工會的代代表參加農民委員會農民代表會議的執行委員會；保證農民委員會或農民代表會議裡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領導農村工人及鄉村手工工人的經濟鬥爭，要求改良勞動條件，增加工資等等。

第八，開始在甘肅，內蒙，新疆等農民牧民之中，尤其是在回族農民之中的工作，除出適合於蒙回各區特殊情形的土地要求之外，特別注意我黨民族問題政綱的廣大宣傳。

第九，爲着密切聯合城市工人運動和鄉村農民運動起見，某一工人組織和某一農民組織發生固定的「兄弟團體」(Ocher)的關係（定期派送代表，幫助工作，特定宣傳，收集材料等），——亦是可以用運用的具體辦法之一。這可以增高農民運動的有組織性，並且提高農民團體的政治覺悟。

○ ○ ○ ○ ○

中國農民的分化，更明顯的並不能夠消滅地主和農民的主要矛盾，而是使貧農半無產階級都更加接近城市的無產階級，不用說鄉村的無產階級了。至於恐怕農民之中，除半地主富農的分化之外，還有資本主義的分化，就會完結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因而完

全否認這一種分化，那更是沒有理由。主要的是要城市無產階級，能夠領導農民推翻豪紳地主的統治，能夠在將要到來的革命的新高潮裡，執行這一「總的民權主義襲擊」的領袖的責任。我們和列寧對於俄國革命一樣，而且更加有權利說：我們利用農民對於紳商地主以及帝國主義的勝利，不是去幫助富農反對農村無產階級的鬥爭，而是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往前向着社會主義革命進行。

一九二九，九，八。

### 富農的爭論

「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論到農民運動的一般問題。關於富農的特殊問題，因為仍舊有許多同志不了解，不明白，所以還可以再說明這個問題裏的爭點。

共產國際執委今年六月間論中國農民問題的信，已經充分明顯的批評「聯合富農」的錯誤策略，並且指出：任何條件之下，列寧「聯合全體農民」口號，都決定不會有聯合富農的解釋。我認爲這對於中國尤其重要的原因，一是在於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的許多文件之中，曾經將「不加緊反對富農鬥爭」提成獨立的口號，而簡直認爲「聯合富農」是總的策略路線；二是在於中國富農有特殊的情形和性質。

第一、中國富農有兩種：一是半地主的富農，二是資本主義的富農——農村資產階級的富農。半地主的富農有兩方面的性質，一方面中國這種富農，和俄國當時的富農同樣是最壞的資本（高利資本和商業資本）的鄉村裏的代表，而且因爲外資的壓迫（中



國的半殖民地地位），這種最壞的資本方式，比較起來，更加厲害；別方面，中國這種富農，往往同時兼做地主——出租田地，而且因為租田制度和豪紳統治的制度，這種半地主，甚至小地主的富農，都成為直接統治到農民羣衆的鄉村豪紳機關的爪牙，這和俄國當時的富農，簡直有根本上的不同。這種半地主的富農，在一般富農之中占着極大多數。至於資本主義的富農——就是以僱用勞動的方法經營自己的農家經濟爲主的富農，數量是很少，「並且多少都和封建式的剝削方法關聯着」。不但如此，這種富農對於僱工的剝削，因爲一般的封建剝削佔着統治地位，所以「只會比地主豪商在計算上更加苛刻」。

因此，「中國的富農——大多數是小地主，用更殘酷更惡劣的方式去剝削中國農民的主要羣衆」。『中國的富農，更少的應用資本主義式的剝削，而多份是地主封建剝削系統的代表』。

總之，中國的半地主的富農，是兼用資本主義剝削方法和封建式的剝削方法的；中國的資本主義富農，亦和封建式的剝削方法相關聯着的（高利貸和勞役式的僱用方法）。資本主義的富農和半地主的富農的分別，只在於他不出租田地。所以如果半地主的富農，顯然的和軍閥的政權機關混合生長着、那麼，資本主義的富農，事實上也是豪紳地主經濟上政治上的附屬。

張聞天硬說我承認資本主義富農是民權主義者而半地主的富農完全是地主，我不知道他怎樣讀我的文章的。我的意思是：（一）俄國革命的初期，「聯合全體農民」的口號之下，尚且要嚴格確定對於富農資產階級的反對策略，嚴格駁斥「聯合富農」的機會主義的解釋，解釋成「聯合富農」。（二）因此，我接着說：至於中國，則更有特殊的意義……中國的富農——大多數是小地主，半地主，和軍閥政府機關混合生長着，不能是民權主義的代表。（三）就是不出租田地的富農，也與封建剝削關聯着。

第二，中國富農的革命作用問題，我認爲「照一般的公律，中國革命失敗之後，鄉村裡的富農份子到處公開的起來反對農民羣衆，而站在反動方面。」這是對於一切富農說的。

何以說「資本主義的富農」，就會等於「革命的富農」！何以這裏的「富農份子」不包括資本主義的富農！

重要的是，要注意富農在反革命裏的作用。半地主的富農，並不是不會參加客觀上革命的運動的。農民運動的大部分「由反動份子所領導……黨應當去爭取這些自發的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對軍閥稅捐的客觀上的革命運動的領導」。這些「反動份子」之中，很明顯的有小豪紳，半地主的富農，亦有資產階級的富農。何以在中國，「反動」和「資本主義的富農」，是不相容的呢！這都是張聞天同志自己的成見。（中

國大刀紅槍的事實，張聞天同志竟完全不知道！）這樣，第一個問題，是半地主的富農在客觀上革命運動之中的作用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資本主義富農在客觀上革命運動之中的作用問題。他們都是除在開公反對農民羣衆革命運動之外，又有另一種方式來破壞革命運動，就是抓住這些運動的領導的方式實現他們的反動作用。但是，半地主的富農比小豪紳的領導，更加危險，而資本主義富農的領導，對於革命比半地主的富農，又要更加危險些。

因此，我說「富農，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富農，參加反對軍閥反對稅捐運動的時候，黨並不應當改變對於富農的總路線，而應當和他們爭取農民羣衆的領導，不讓富農有利用羣衆以遂其私利的可能」。

否認現在農民自發運動之中富農的參加，和他們對於羣衆的反動影響，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可以使黨機械的分割「農民」，以爲凡是參加反軍閥運動，便都不是富農，只有不參加這些客觀上的革命運動的，方才是富農，或者，認爲這些客觀上的革命運動裏一些反動的混合物都沒有。一些反動的領導都沒有。

張聞天同志，說我注重和富農爭取羣衆領導權，就是認爲資本主義富農還是革命的。這是因爲他自己想着：既是資本主義的富農，就是革命的富農，既是參加客觀上的革命運動，就有革命的作用。第一，這種推論完全不對；第二，我不僅說和資本主

貧富農爭領導權，而且說到一般富農；第三，我指出，而且特別指出：資本主義富農也是要領導農民羣衆到妥協反動的道路上去——青天白日主義的道路。

問題應當弄清楚：（一）豪紳地主和「農民」的對抗，是主要的矛盾。（二）戰術的路線是團結貧農而鞏固對於全體農民的領導。——而且必須更詳細的解釋爲——依據貧農爲基本力量，鞏固和中農的聯盟，反對軍閥地主及富農。（三）獨立組織鄉村無產階級，實行堅決的階級鬥爭，反對一切僱主……（四）與富農爭取羣衆的領導。

中國鄉村之中，顯然有着兩種鬥爭：（一）是農民羣衆反對一切剝削壓迫的鬥爭；這一鬥爭的總形勢是軍閥地主和富農（一切富農）在一邊，農民的羣衆在一邊；（二）中國無產階級（共產黨）與資產階級，富農，小豪紳等等爭取農民羣衆之中的政治影響的鬥爭。第一種鬥爭之中，包含着農民反地主的鬥爭（兼地主的富農，不能不同樣是抗租，以至沒收土地的對象），同時還有僱工反對僱主的鬥爭（不出租田地的富農不能不是這一鬥爭的對象，亦和其他僱主一樣）。第二種鬥爭裡，共產黨對於大刀紅槍運動，對於國民黨的官辦農民協會，或者汪陳改組派的農民協會，以及實行農民委員會運動和革命的農民協會組織等問題，應當有明確的方針。這裏論到對於農民無產階級的問題，不得不特別注意富農，尤其是資本主義富農的反動影響。

張聞天說：不要分別半地主的富農和資本主義的富農。這是模糊中國農村裏僱工

和僱主的鬥爭，至少可以得到僱農運動是不重要的結論。而國際執委的信說：『要加強我們對於貧農的影響，而沒有階級上堅決的鬥爭口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這就必須要領導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和鄉村貧農反對地主富農的壓迫和剝削』。此其一。張聞天要說：反對地主和反對半地主是不一樣的。這又是奇怪的理論。佃農方面，怎樣可以分別對付地主與半地主呢？債戶方面怎麼分別對付地主和富農呢？此其二。總之，現在的路線是應當反對一切富農的，勉強分別對付小地主與富農的辦法，或者分別對付半地主與資本主義富農的辦法，都是機會主義；尤其是否認資本主義富農的存在，而忘却鄉村無產階級的特殊的階級任務，——那更是機會主義。

再者，張聞天同志說：『不要反對富農的領導，而與之爭奪羣衆，因為『說富農參加客觀上革命的運動，就是說他還有革命作用』，『特別說要和資本主義富農爭取領導，就是承認資本主義富農還是革命的』。請問，如果說左派社會民主黨尤其危險，並且認清社會民主黨在羣衆之中還有影響，這就是承認他們有革命作用麼？如果說，應當和社會民主黨（社會法西斯黨——左派亦在其內）爭取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是否就是說社會民主黨還是革命的麼？從爭取羣衆的觀點上來看，自然，在中國農民羣衆之中要特別提出反對富農，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富農。如果張聞天同志認地主資產階級和富農對於羣衆的影響是同等的，用不着分辨，用不着提及反對富農領導而與之爭奪羣衆的問

題，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彷彿認爲現在沒有資本主義富農參加運動的事實，而且如果有這種事實，聯合富農便是正當的了，用不着反對他們反動影響的了。

第三，豪紳與農民的對抗和資本主義分化的問題。張聞天說，我說有兩種分化：一是「封建制度的分化」，二是「資本主義的分化」。這簡單是張聞天自己的幻想。我分明寫着「對抗」，他說是「分化」。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封建制度的對抗（豪紳與農民）處於統治的地位。而中國的特殊情形，使大多數富農（小地主及半地主的富農）和農民羣衆之間的矛盾，帶着地主和佃農之間的矛盾性質，同時也會有胥吏和百姓之間的矛盾性質。半地主的富農當然不就等於地主，這和勞工貴族不就等於資產階級一樣。但是，中國的富農在經濟上多份是封建剝削的代表，在政治上有時做軍閥機關的爪牙，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並不因爲富農自己兼管農業而能和地主有原則上的對抗。別一方面，資本主義富農與僱農之間的矛盾，則已經帶着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抗性質。只是豪紳地主軍閥和農民羣衆的主要對抗，籠罩着這種發展不大清楚的資本主義對抗，而且這種富農，對於地主不能用資本主義去對抗，對於僱農，却比地主有更大的剝削，張聞天否認這兩種對抗的並存和關係，以及在中國的特殊意義，這是很大的錯誤。共產黨的任務，是一面要認清富農的大多數是封建剝削系統的代表，是和軍閥地主統治混合生長着的，在這種意義上他們是豪紳地主階級的一組成部分」（這個字眼亦許

是不科學的，然而對於我並不重要）；一面要認清鄉村無產階級和一切僱主對抗，就是除半地主富農之外，農民之中仍舊有階級分化，而且僱農有在一般農民羣衆之外的社會主義利益。所以城市無產階級要和農村無產階級密切聯合不離開階級的觀點而領導一般農民羣衆實行民權革命到底，而進到社會主義的革命。





#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續)

立三

## 三 中國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

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中國資本的發展，還是極幼稚的，只有商業資本獨立優勢的發展，和高利貸資本的活躍。這都是資本主義前期的資本活動的形態，他是與封建剝削互相勾結着來壓榨農民，生長起來（取消派認為以前中國的錢莊就是銀行資本的性質，這是毫無常識的話，錢莊只是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流通作用，與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銀行資本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當時只存在一種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大批的商品運到中國來了，利用洋貨在市場佔着統治地位的時候，商業資本成了洋行的附庸（即是成了帝國主義工業資本的附庸）。不只是城市的大商資本大半買辦化，而且鄉村中極小商業資本，都兼有買辦的作用（夏寶洋貨，收集原料），商業資產階級，大部份變成了買辦階級。後來尤其是歐戰期間，洋貨不能運到中國來，市場的需要，促進了本國工業的發展，工業資本，漸次擴大，長成了民族資產階級。再有第三種，因商業與工業資本的發展而促進了信用制度的發展，這就長成了銀行資產階級。

中國商業資本，因為歷史上長期的發展，與封建剝削發生不可分離的關連；尤其是

因爲中國土地的自由買賣已有長期的存在，於是商業資產階級多兼是鄉村中的地主，兼有對農民的封建剝削，這就已經使商業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要站在反動的方面，擁護封建剝削制度。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商業資產階級大半買辦化，變成了買辦階級，於是他的利益與帝國主義的利益混合起來，於是在民族解放的鬥爭中，他也常常站在反動的方面。所以商業買辦階級，是資產階級最反動的一翼，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開始爆發的時候，他就與封建大地主階級聯合起來反對革命；如廣州商團事變和西山會議派的組成，主要都是這一階級與地主聯合的政治作用。「在歐洲近世史上，商業資產階級和商業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動的，他們和土地貴族，及財政貴族聯合起來，反抗產業資本」（通俗資本論）；在中國因爲加上了買辦化的作用，表現得更加明顯。

中國銀行資本，起初雖然是因爲工商業資本發展的需要而長成，後來因爲種種原因，漸次離開了本來的主要的作用，而變成一種政治投機的資本；替政府發行公債，買賣公債票，經理短期政治借款等。他們與政府發生密切的關連，而且任何一派的政府都必須取得他們的贊助，否則在財政上便要感受極大的困難。過去北京政府，固然常常受他們的影響（他們因爲買賣公債的投機，常常故意製造政潮），現在的南京政府也還是部份的倚靠著他們。投資到銀行資本中去的，主要是一般貴族，官僚，和買辦，他

們在經濟上與封建的剝削不只是沒有矛盾，而且有密切的關連；另一方面，中國銀行雖然常常受着外國銀行的壓迫，然而因為資本弱小，常常要依附到外國銀行之下，假如外國銀行斷絕他的資本流通的關係，簡直無法周轉。所以銀行資產階級也是和商業買辦階級一樣，一開始就是站在反對革命方面的。

中國民族工業，起初發生的時候，主要還是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如交通工業製造原料的工業）；直到歐戰期間，帝國主義的商品不能運到中國來，市場的需要促進工業的發展，於是許多買辦、官僚、地主，商業資本家，以及一般小資產階級都競起投資到工業方面來；所以紡織，麵粉……等輕工業，都有很快的發展，而形成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民族工業相當的發展以後，在市場上與帝國主義的商品發生激烈的競爭，同時也就感覺到帝國主義的侵掠。各種經濟政治特權的壟斷——如在關稅上，原料上，交通上，金融上，都是對於他的莫大的壓迫。歐戰後前兩年，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尙未能完全恢復對中國的貿易，因此當時民族工業最大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抵制日貨，提倡國貨」，成爲當時一般的呼聲，因此促起了有名的五四運動。過後英帝國主義恢復了對中國的貿易，擴大在中國的市場，美帝國主義以及其他各帝國主義的商品，也都積極的侵入到中國市場，遂使中國民族工業受到莫大的打擊，許多工廠都閉門倒閉，興奮一時的工業運動，又因此停滯衰敗下來。這時的工業運動，不只是

在大城市中，建設了許多本國近代式的工廠，而且在閉塞的小城市以至鄉村，都發生了很多的手工工廠；後來衰敗的過程，固然許多大工業失敗了，尤其是這些新起的小工業破產得更快。民族資產階級當然感覺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利害，成爲他的發展上莫大的敵人。同時民族工業相當的發展以後，當然也馬上感覺到封建制度對他的束縛，如軍閥割據，釐金，捐稅，幣制與度量衡的不統一等，也就要打破這樣的封建束縛。所以五四運動，不只是表現着激烈反帝運動，而且反對一切封建制度和思想，特別是軍閥。

當時工人階級，在數量上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還祇是一種「自在的階級」，還沒有明確的階級的「自覺」；廣大的農民羣衆，更是束縛在封建壓迫之下，雖然也表現着反抗的鬥爭，但還是極原始，極零亂的。雖然民族資產階級知道了俄國革命的教訓，知道工人階級的興起，是他們生死的敵人；雖然他們也同樣的兼有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剝削，農民的興起會要求掃盡一切封建剝削，而直接妨害到他們的利益；可是他們感覺到當前的，壓迫最利害的敵人，還是帝國主義，與做帝國主義工具的封建軍閥；這就使他要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運動的發展，在客觀上就要驚醒着工人階級和農民起來鬥爭，同時他們——民族資產階級爲着增加反帝與反軍閥的力量起見，也就企圖利用工人農民的力量。這就是在大革命的初期，民族資產階級其所以參加革命，表現着相當的革命作用的原因。所以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初期的參加

革命，是因爲工人階級的鬥爭與農民運動尙未強大起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又非常利害；到了工農運動一天一天的發展，他便要極力束縛，使工農鬥爭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致超越他的階級的利益。到了工農鬥爭高漲起來，要求澈底的驅逐帝國主義，澈底的肅清封建勢力，以致自動起來收回租界，分配土地，監督生產的時候，這就極明顯的，革命的發展，已經在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之下，不復是他可以控制的了。這時候他便感覺到當前最危險，最嚴重，最利害的敵人，已經不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而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自然要馬上叛變革命投降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聯合一致的來壓迫革命，這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主要原因。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充分表現着他的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特性：尙未完全脫離買辦，地主，貴族，官僚的母體，還兼有半封建半買辦的剝削，這就規定他不能有革命的政綱；而只能有一個改良主義的政綱，起初採用革命的手段，只因這一改良主義的政綱，不能得到帝國主義與封建絲毫的容納。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力量，因爲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工業，更超過他的力量以上，尤其是蘇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影響，階級解放的自覺更堅決起來；同時，農民的特別窮困和痛苦，也就不是些少的改良所可滿足，一走上鬥爭的道路，便要求澈底的土地革命，而成爲無產階級天然的同盟軍，所以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極難控制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逼使他在未能得到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欽賜的讓步以前，便要叛變革命來鎮壓工農

。在他叛變革命以後，便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壓迫工農的同盟者，雖然他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仍然是有衝突，仍然企圖以改良主義的方法來取得資本主義的發展，可是永遠不能——而且不願採取革命的手段了。這就是他看着工農比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還可怕，澈底革命的勝利——澈底肅清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就是直接損害他的利益。

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的改良主義，主要是在消滅工農的革命鬥爭，尤其在客觀上只有消滅工農革命的作用自然是毫無疑問的。可是他其所以在工農羣衆中發生影響，却正因為他在表面上還在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要求些少的讓步，才能使工農羣衆發生幻想，才加重了我們與改良主義堅決鬥爭的任務。事實極明顯的，假如蔣介石連表面上要求關稅自主，取消領事權，修改條約等的假猩猩的欺騙都沒有，而只是一些濟案，軍案，航空，海軍等條約，那麼儘管他們在羣衆中極力宣傳，決難起絲毫的影響的。

中國沒有改良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說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是極明顯的事實。帝國主義生產的發展和市場的枯竭，已是成爲極嚴重的危機，這就使帝國主義無法對殖民地作些少的讓步。有人以爲中國資產階級可在美帝國主義金元幫助之下來發展中國工業，這始終只能成爲資產階級與取消主義者的幻想。首先英日帝國主義決不能絲毫放鬆中國的市場，就假令美帝國主義完全採取以財政資本經過中國資產階級來掠奪中國工農的政策，而且不顧一切的積極進行，但遇到英日的矛盾，不止要受到嚴重的阻礙，

而且很快就要挑起世界大戰。（有人以爲英美可以妥協，美讓英獨霸歐洲，英讓美獨佔中國，這真是莫大的笑話，帝國主義這樣根本不可調和的矛盾，可以在麥克唐納爾與胡佛樽酒笑談之中容易解決，那麼馬克斯的資本論與列寧的帝國主義都只有付之一炬的價值了，而資本主義的世界可以萬歲萬萬歲了，這樣意見的結果必然走到與取消主義一致去）。何況美帝國主義也是不差上下的決不願意讓中國資本主義化，不必多從理論上來說明，祇要看一下現在的南美和呂宋，已經成爲美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統治的地方，何常有大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美帝國主義只是企圖把已有工業控制在他的財政資本統治之下，而繼續的發展，只能在適合美帝國主義的利益範圍以內；（譬如中國是美國有希望的麵粉市場，決不會讓中國的麵粉工業發展），那就這樣的發展將是與現在東三省一樣走上純粹殖民地的道路。並且現在封建勢力不只是依然存在，而且更在極力加緊封建的剝削。如果不將帝國主義驅逐，沒有澈底的土地革命，是無法推翻中國軍閥制度的；中國中小地主佔着優勢的地主階級，些少的改良都無可接受；資產階級想以經濟的侵蝕，漸次克服封建勢力，這是無法做到的。這些條件規定着中國的改良主義決沒有實現的可能，也就是決定了中國終不能有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過正因爲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無法取得絲毫的讓步，於是有時候在會議上，外交上，演講上，還表現着好像在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鬥爭一樣，才更加重了改良主義在工農羣衆中的欺騙的

作用。自然資產階級改良的要求，因為他害怕羣衆比帝國主義還更利害的原故，必然要很快的一步一步的出賣民族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我們不看清這些客觀的事實，到羣衆中去指出改良主義的不能與他的反革命的作用，指出資產階級只有更利害的一步一步的投降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反而高喊着「帝國主義讓步了，封建勢力沒有了」，這不只是不能揭破資產階級的改良欺騙而且是極明顯幫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宣傳，客觀上更是隨着資產階級一塊做帝國主義的奴僕！

小資產階級是一種中間階級，即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過渡階級，他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向兩極分化；一部份漸次發展成爲資產階級，大部份破產失業成爲無產階級。因此小資產階級中有許多的階層，他的上一階層，如手工工廠主，小商人，富農，店東等，他雖然也有時受到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他們在剝削的關係上完全是與資產階級一樣，完全要靠剝削僱傭勞動者來生存發展，所以他是接近於資產階級；他的下一階層，如獨立勞動者，手工業者，苦力等，他們雖然佔有生產工具，可是完全靠自己的勞動而生活，不是利用生產工具來剝削人的，並且他們常常受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和賤視，所以他們很接近於無產階級。

中國上層的小資產階級，不只是有資本的剝削，而且多數兼有封建的剝削，常是鄉村的小地主，其中小商人的部份，也常與買辦資本發生關係；所以這一階層，在政治的



主張上，在對革命的態度上，更易爲接近資產階級，而成爲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最好的助手。過去革命的歷史，代表資產階級的南京派叛變革命以後，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武漢派也就馬上動搖，並且很快的反革命，便是很好的例證。下層的小資產階級因爲受到軍閥，地主，資產階級殘酷的壓迫與剝削，尤其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快的破產失業而墮落到無產階級的行伍，所以也就更易爲接近於無產階級。不只是城市的小資產階級是如是，而且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羣衆（整個的農民都是小資產階級）也是一樣；上層富裕份子（富農）更易爲接近豪紳地主與資產階級，而下層的貧苦農民，很易爲接近鄉村的與城市的無產階級。至於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是更必然要反映着客觀的階級分化而分化，一般教授，員司，工程師，……等，都是倚靠着資產階級的養養，享受着優裕的生活，必然成爲資產階級有力的工具；而大多數的青年學生羣衆，他們還處在一種被壓迫地位，一切思想，言論，集會，結社，都沒有絲毫的自由，也就可以接受無產階級的思想走向革命的方面來。尤其是現在階級鬥爭這樣的尖銳，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和下層，更必然發生極明顯的分野，反革命的必然跟隨資產階級的思想跑，而與資產階級混合起來；革命的只有擁護無產階級的思想，兩者之間，決難發生一個中立的思想，尤其不能發生一個甚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這就是改組派與第三黨，只有一天一天與資產階級混合起來，決難保持着他的獨立的政綱；從此也就可

以斷定現在的取消派，既然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他的前途，必然要一天一天的轉向反革命的方面去。所以這些上層的小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散播改良主義的有力的工具，資產階級經過他們把改良主義的思想傳播到工農羣衆中來，以和緩羣衆的革命鬥爭。有時候在與帝國主義軍閥的衝突的時候，這一上層的小資產階級，似乎表現着很激烈；可是假如這一運動，已經波動了工農羣衆，必然馬上與資產階級聯合一致來實行對工農的欺騙和壓迫。總之在武漢政府反革命以後，中國再不能發生甚麼代表小資產階級獨立的政黨了。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商業買辦階級和銀行資產階級，他們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幾乎完全混合着，所以一開始就站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方面來反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雖然在他的經濟的發展方向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不可調和的衝突，可是他們尚未完全脫離封建與買辦母體，仍然兼有多少封建剝削的利益，所以只能有一個改良主義的政綱，尤其是他們懼怕工農的徹底的革命，也就一樣的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聯合起來壓迫農工，反對革命。於是在壓迫工農革命的一致上建立了現在的買辦地主資產階級聯合的南京政府。可是正因為他們在對付工農，壓迫革命的主要政綱上雖然一致，而他們內部——主要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仍然有他的矛盾存在，因而在一切政治的設施上還表現着相互的衝突，再加以軍閥制

度的存在，特別是各個帝國主義互相爭奪中國統治的促使，遂不斷的爆發軍閥戰爭，而使南京政府始終無法穩定起來。

取消派因為認帝國主義已經讓步，封建勢力已不存在，於是否認「軍閥戰爭是帝國主義互相搶奪中國，軍閥搶奪地盤，以及反映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所造成」；而認為是「各派資產階級相互衝突的最高表演。」「一方面是在北方以閻錫山為中心的馮玉祥段祺瑞，張宗昌，張學良，安福系等代表官僚買辦銀行及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勢力，在南方是以改組派為中心的張發奎，俞作柏，方振武等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另一方面是代表南方買辦銀行大工業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雖是影述之要說，是「奇形混沌的中國」，銀行與銀行，大工業與大工業，竟這樣利益衝突，有如「深仇宿恨」一般的互相廝殺起來！其實中國倒沒有這樣的「奇形混沌」，不過表現着他們思想的「奇形混沌」罷了！

中國資產階級的內部的確是有很多的衝突：第一是民族工業資產階級與商業買辦階級的衝突，（譬如湖南改釐金為特稅，加倍徵收舶來品的稅額，於是發生長沙商人的罷市反抗）然而這一衝突實際的內容，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衝突，商業買辦階級不過站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一方面罷了！第二親日，親英，親美的各個買辦階級的衝突（在政治上表現着更加明顯），然而這一衝突的實際內容，是由於各

派帝國主義互相搶奪中國的衝突，各派買辦不過站在自己的主人——帝國主義方面罷了。

第三是地方幫口的衝突如寧波幫擁護蔣介石與廣東幫擁護李濟琛，然而這主要是兩個地方的封建勢力，封建軍閥的衝突，不過這兩幫的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脫離封建的母體，所以各自站到本地方的封建勢力的方面罷了，並且這樣的衝突表現在商業買辦階級的裏面比較多，而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內部是表現得比較少，這是因為商業買辦階級與封建的剝削是互相勾結混合生長着的原因。

第四是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衝突，這確是純粹資本利益的衝突，然而這樣的衝突，除在革命時期，小資產階級有時候聯合無產階級一塊來反對大資產階級外，決沒有因這樣的衝突而發生國內戰爭的。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輕工業和重工業，工業資本和農業資本，財政資本的衝突，現在中國簡直微弱得很，很少發生政治上的影響。

總之中國如果不是帝國主義佔着經濟，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不是封建剝削關係還在全國佔着優勢，不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各派互相的爭奪起來，那麼不只是無從爆發軍閥戰爭，而且資產階級內部也就不能發生這樣的衝突；資產階級內部還發生買辦性，地方性的衝突，正是證明各個帝國主義是搶奪中國的統治，與封建剝削關係還在全國佔着優勢。在一個國家內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都有互相依靠的密切聯繫，雖然在各種性質的工業和各種形態的資本之間，有利益的衝突，然而決不能超過他們互相依靠的聯繫，所以可以發生各種不同的政治派別，而絕少發生國內

戰爭的可能。尤其在同一性質的工業和同一性質的資本當中，雖然在市場上也常常發生厲害的競爭，到了這樣的競爭發展到互相不能兼併的時候，便馬上會採用托拉斯的辦法來解決相互之間的競爭，在全部產業發展的歷史上找不出一國內的資產階級因競爭市場而發生國內戰爭的。現在中國的民族工業尤為明顯，他一進到市場上便遇到了外貨的競爭，幾乎看不見本國工業的互相競爭；因此他們只有團結他們微弱的力量，如紗廠聯合會，絲業公所等）來與外貨對抗（當然主要是對付工人階級），甚麼「中國資產階級……有互相犧牲別省別縣的資產階級，各求自己的發展」（陳獨秀，彭述之），這只是毫無經濟學常識的「童話」。思想的「奇形混沌」竟到這樣地步！尤其最可笑的，為證實一國內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可以發生國內戰爭，於是引出一「美國南北戰爭，日本西南戰爭」（陳獨秀）來做例證，這不只是表現着他們不懂馬克斯主義，而且沒有歷史的常識。美國南北戰爭是由於獨立戰爭以後，北美的資本主義特別發展，而南方農業仍建立在奴隸勞動（黑奴）之上，於是兩個經濟制度，就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衝突日益尖銳，無可調和而爆發國內戰爭。日本的西南戰爭是由於明治維新以後，近代工業發展很快，而西南的封建藩屬仍然存在，這就障礙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要求全國的統一，肅清封建制度，因此爆發西南戰爭。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在他的資本主義尚未成熟的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國內戰爭，除開其他特種的原因外（如墨西哥國內戰爭因

美帝國主義的關係，中國軍閥戰爭因英日美的衝突所促成）必然要反映資產階級與封建殘餘的矛盾。這是歷史上找不出例外的。

現在中國軍閥戰爭，因為中國經濟組織的基礎異常複雜，決不簡單的由某一個原因，而是由各個複雜的矛盾所促成。第一，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佔着中國經濟政治的統治地位，同時又不是那一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是許多帝國主義——主要是英日美，正在互相爭奪中國的統治。每個帝國主義都在中國佔有經濟和政治的勢力範圍（如日本的在滿洲和北方，英國的在兩廣和南方），一方面扶持着本區域的中國軍閥（任何一個軍閥佔領着這一區域的時候，也必須與這一帝國主義相勾結。）來做他的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並幫助這一軍閥來搶奪中央政權。因為那一個帝國主義佔着中央政府的指導權的時候，他可以藉此取得更多的利益，更便利的發展。如果這一原來扶持的軍閥在搶奪中央政權的過程中失敗了，戰勝的軍閥決不敢損害絲毫帝國主義的利益，因此他又可以扶持在這一區域新起的軍閥，來和中央政權對抗，這樣就造成中國不斷的軍閥戰爭。歐戰以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主要是英日的對抗，因此這時候的吳（佩孚）段（祺瑞）戰爭，張（作霖）吳（佩孚）戰爭……都極明顯的表現着英日帝國主義的指揮作用。歐戰以後，美帝國主義勢力漸次侵入，可是他在中國並沒有固有的勢力範圍，因此他要繼續發展，必須打破英日壟斷的局面。「門戶開放」，「機

會均等」，便是美帝國主義的主要的口號。恰好在這時候，中國民族工業有相當的發展，也就反對着英日帝國主義的特權，而要求中國的自由發展。於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成爲美帝國主義的最好工具；美帝國主義，遂在贊助中國自由獨立的好聽的名詞之下來進行他的侵掠的政策（這是任何一個帝國主義搶奪別一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時候都必然採取的巧妙奸滑的手段）。從華盛頓會議以後，表面上都是採取援助中國資產階級的傾向；利用資產階級的宣傳來掩蓋他的侵掠行爲，以欺騙廣大的中國羣衆。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也隨着并進；到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美帝國主義的影響，幾乎超越英日之上，而且在經濟的地位上也是繼續增高的（譬如對中國的貿易，英日帝國主義固然也是日益增加的，而增加速度的比例，却遠不及美國）。在這樣的過程中，於是由英日對抗的局面，進而爲英日美三角衝突的局面；而且美國的發展，必然要侵犯英日固有的特權，因此英日在保持固有的利益上，日益接近起來，必然要由三角衝突轉變到英日聯合對抗美國的局面；現在正在這一轉變的過科當中。（認爲現在英美聯合反日的觀點，不只是沒有看清國際形勢的主要矛盾，而且沒有看清中國的形勢。）所以現在的軍閥戰爭是極明白表現着這樣的矛盾，就是英帝國主義勾結的新舊桂系和廣東的陳濟棠，日本帝國主義扶殖的閻張，與美帝國主義勾結的蔣系三角衝突的形勢，而且有南北軍閥聯合反對蔣介石的形勢。自然蔣

介石因爲佔着中央政府的名義，必須對各個帝國主義都獻好意，決不敢損害那一個帝國主義的利益；然而在帝國主義矛盾這樣日益尖銳的時候，也就不能不比較倚靠一方面（認識了這樣的形勢，就可以瞭解蔣介石兩年的賣國外交政策）。正因爲蔣介石雖然不敢得罪英日，但的確比較偏向美國；這樣就引起英日帝國主義的醋意（不只是醋意，而且是實際利害的衝突），而要幫助自己勢力範圍內的軍閥與蔣介石對抗，並進一步的搶奪中央政權。當然英日帝國主義在自己扶植的軍閥尚未取得中央政權的時候，決不會放棄搶奪南京政府的領導；而且要藉這一軍閥對抗的形勢，以挾持中央政府，以取得更多的利益。日本帝國主義在這次軍閥戰爭，運用這樣的政策異常巧妙而且異常明白；他一方面極力促起閻馮張反蔣，並企圖恢復北京政府，以取得中央政權的壟斷，另一方面又藉此要挾蔣介石取得「取消排日運動」與南京不干涉中東路的解決等。這樣的現象，在一般短視的人們看起來似乎是五花八門莫名其妙，而不知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巧妙。總之，因爲帝國主義這樣的矛盾，任何一個軍閥，也無法統一中國；並且任何一個名義的中央政府，也無法有短期的安定，誰認爲「這次軍閥戰爭，蔣介石得到了勝利，將要開展中國穩定的局面」，誰便是在根本上對於這一總的形勢，有極端錯誤的估量。

中國的統一，只有工農革命澈底驅逐帝國主義的勝利，如果有反革命的統一，便是已經爆發了世界大戰，而且此一方壓倒彼一方的時候。這是決不會有的前途，因爲假如爆



發了世界大戰，整個的世界，是將要改變顏色，在中國必然仍是革命的勝利。所以在工農革命沒有取得勝利的時候，必然始終是這樣軍閥割據與混亂的中國，而且要日益尖銳，複雜，嚴重起來。這不只是在中國是這樣，而且在過去的歷史，任何一個弱小民族，如果還沒有確定為那一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是兩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在互相爭奪的時候，那麼國內的戰爭，必然主要是由於這些帝國主義的指使。譬如朝鮮在尚未確定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尚在中日兩國互相爭奪的時候，他的國內戰爭，便是親日派與親華派的戰爭。取消派完全否認這樣的實際，他說：「如果中國戰爭，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戰爭，那麼蔣介石打敗了桂系，就是在中國推翻了英帝國主義的勢力；蔣介石二次北伐成功，就是打倒了日本，豈非滑稽之至！」這樣的話真是一種「童談氣」，難道帝國主義的矛盾促起中國軍閥戰爭，與帝國主義直接戰爭，不是有天壤之別嗎？難道反證出了不是帝國主義的直接戰爭，就夠證出不是帝國主義促起中國軍閥戰爭嗎？難道蔣介石打勝了英日帝國主義挾持的軍閥，就敢直接侵犯英日帝國主義的利益，不比這中國軍閥更鋒利千百倍的英日帝國主義的槍砲嗎？難道蔣介石沒有侵犯到英日帝國主義直接的利益，就夠證明這些軍閥不是英日帝國主義的工具嗎？「如果真是童談，倒也罷了，他却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語）第二，現在中國封建的剝削關係，並未肅清，而且尚在全國佔着優勢，加以帝國主義的侵掠，手工業與經濟都漸次破

產，發生廣大的失業羣衆，這就造成了軍閥制度的基礎，再加以帝國主義的扶植，於是軍閥制度遂日益壯大起來（這在前面已經有了詳細說明）。軍閥制度的本身本含有極殘酷的戰爭根性——決不能解作是軍閥個人好戰。軍閥佔據一塊地盤以後，爲着鎮壓農民的反抗，防禦別個軍閥的侵掠，必須擴充軍隊；軍隊擴充了，軍餉困難，財政沒有辦法，便要極力企圖擴大地盤；地盤增加了，軍隊又要擴充，軍餉又覺着困難，又要擴大地盤。每個大小軍閥都是如是，軍隊的增加不會停止，地盤的爭奪也就延綿不斷，這就造成了不斷的軍閥戰爭。同時這也就暴露出軍閥制度必然不可避免的要漸次崩潰，不只是每個軍閥都要殘酷的壓榨廣大工農羣衆而必然要掀起廣大工農羣衆的革命，而且因爲軍隊增加而軍餉日益困難的矛盾，要使廣大兵士羣衆生活日益痛苦，必然要積極起來反抗；尤其是因爲工農革命勢力的影響，更加要增長兵士羣衆的覺悟，最近兵士譁變與投到紅軍和游擊隊區域的日益增多，便是這樣的原因。因此在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無疑問的兵士譁變將要更加洶湧起來，與工農革命匯合，而根本消滅軍閥制度。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消滅軍閥制度，消滅軍閥戰爭。軍閥戰爭的第三個原因，便是反映着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各派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封建的生產方法，始終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雖然因爲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脫離買辦與封建的母體，因此不能而且不願根本消滅封建勢力，可是他爲着自己發展的前途，仍然要爲他改良政綱而奮鬥

，仍然要求漸次免除封建軍閥的剝削——如厘金制度，與苛捐雜稅等；這樣的矛盾自然要反映到政治上來。特別是經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後，封建基礎更加動搖，資產階級政治影響更加擴大，使一些軍閥企圖得到比較廣大的社會基礎，而傾向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同時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還沒有統治全國的力量，也企圖利用軍閥制度來做他的搶奪全國政權與實行改良政綱的工具，所以在軍閥戰爭中就常常表現着資產階級的口號。在過去蔣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和蔣桂戰爭的時候，的確在雙方的政治口號和社會勢力的基礎上都是比較明顯的反映出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矛盾。就在這樣的時期，蔣介石已經佔據很大的地盤，南京政府名義上已經成爲全國政府，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挾持，沒有可能實行，而且自然的日益買辦封建化。這樣在資產階級中便開始發生了對蔣介石的不滿，特別是改組派的改良宣傳擴大，部份的資產階級便走到改組派的旗幟之下。所以在此次軍閥戰爭，雙方結合的勢力都表現出是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集團。主要的原因自然是要由於帝國主義相互的矛盾，和封建買辦勢力的相互的衝突，而資產階級尚未完全脫離封建買辦的母體，也就各自與接近的封建買辦的各派互相勾結着，而造成現在這樣「混戰」的局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資產階級，仍然是不會完全放棄他的改良的要求，而且要企圖利用自己所擁戴的軍閥來實行這樣改良的要求，互相認爲對方的軍閥是實現這樣改良要求的障礙，也就促成了軍閥不斷的戰爭。

所以在這樣複雜關係中仍然是多少反映着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

因為帝國主義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掌握着一切經濟政治的最高權，任何一個軍閥，任何一個反革命的社會階級，都只能仰帝國主義的鼻息，都不能超越帝國主義的意志，所以帝國主義相互的爭奪是造成中國軍閥戰爭的最主要的動力。同時軍閥互相搶奪地盤和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仍然有他的相當的作用。並且這個矛盾是互相連鎖着而不可分離；如果把帝國主義與軍閥都丟開不管，而認這樣的戰爭是一階級對抗階級，這是莫大的錯誤。因為如果不是帝國主義統治着中國，如果中國不是半殖民地經濟，整個的社會關係，一點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的情形，自然無從發生像現在這樣的軍閥戰爭。所以這樣的軍閥戰爭，最主要的是表現各個帝國主義相互的矛盾，只是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的豪紳買辦資產階級，互相搶奪中國統治，搶奪剝削工農勞苦羣衆血肉的戰爭，任何一方面的勝利，不只是廣大工農勞苦羣衆仍然是一樣的受殘酷的壓榨，而且整個中國仍然是要繼續殖民地化的惡運，一絲一毫革命的或進步的意義也沒有。所以共產黨的任務是對這樣的戰爭，採取失敗主義的路線，號召廣大工農勞苦羣衆起來反對軍閥戰爭，以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完成中國的獨立自由，與工農勞苦羣衆的徹底解放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這樣的爭奪，在客觀上也必然是誰也不能統一，誰也不能消滅誰，最後走到雙方俱倒，工農勞苦羣衆革命鬥爭得到完全的勝利，我

們的努力就是要促進這一勝利更快的到來。

(未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四五期

合刊

## 目錄

正在成熟的世界經濟危機羣衆失業與罷工行動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擴大會議的決議——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

論國民黨改組派

走向革命高潮前的形勢

一九二九年五一以來的工人鬥爭

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

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續)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出版——定價大洋一角

立 秋 立  
三 白 三  
項 同 秋  
英 友 白  
紹 玉  
秋 白  
立 三

# 列甯青年

第二卷 第十二期 (即第三十六期)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出版

## 五一特刊目次

中國共產青年團五一宣言

今年的五一

怎樣紀念今年的五一？

血紅的五月

五一與青年工人

暴風雨的前夜

紀念五一與擁護蘇聯

擁護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在五一鬥爭中打倒改組派取消派黃色工會

衝破資產階級的欺騙與壓迫

五一歌

鐵鎚

徐白 振鵬 季冰 均鶴 莎菲 維克 維克 徐白 維克 徐白 莎菲

每冊定價大洋五分